婦女雜誌

第九卷 第二號

現代的男女爭鬬……紫瑚
我自己的婚姻史……曠夫
吾之獨身主義觀……魏瑞芝
婦女職業問題……陳諒
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風子Y.D.
美國文藝與婦女的勢力……郝森煥
丹麥婦女的生活……孫曉樓
歐美女校觀風記……李昭實
野蠻民族之抵抗力……顧伯英
家庭染術之心得……髯士
長篇名作 憂愁夫人……蘇台爾曼 胡學志
短篇名作 他來了麼……歐佐夫 雁冰
創作 離影……慕林女士
小品 吻的分析……東原

Vol. IX, No. 2, February 1, 1923.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一日出版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一元零五分	二元
郵票（一分二分及半分者爲限）	二角一分	一元一角零半分	二元一角

郵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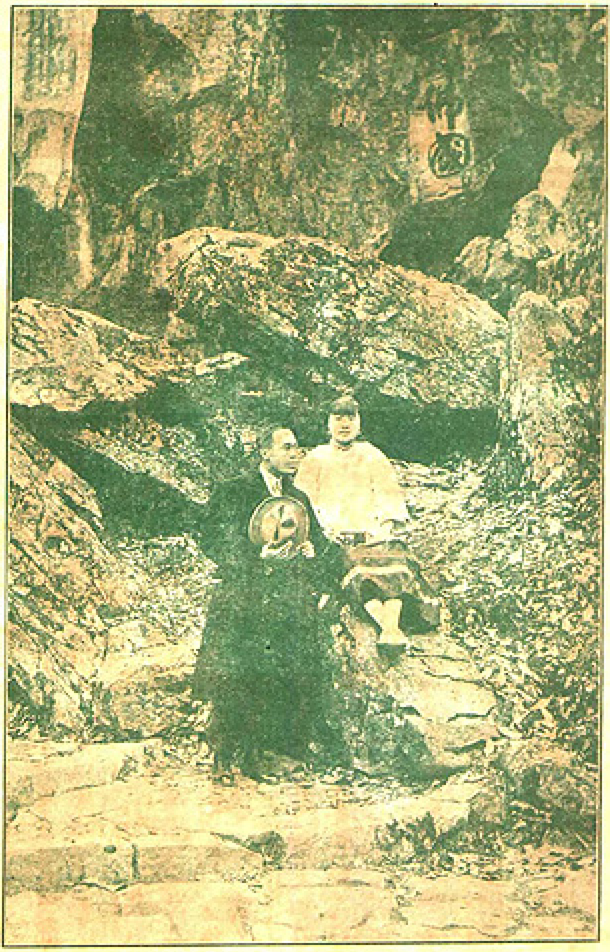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郵會各國	八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頁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書前、正文中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製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附設「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郵行奉復。



李石岑先生與胡曼君女士蜜月旅行之攝影

（在西湖靈隱）



呂　碧　城　女　士



婦女雜誌第九卷第二號目次

男女爭鬥問題

男女爭鬥之世界……卷頭言（一）
現代的男女爭鬥……紫瑚（二）
我自己的婚姻史……曠夫（七）
吾之獨身主義觀……魏瑞芝（二五）

評壇

□民國十二年的婦女界……晏始（二九）
□重男輕女的清華學校……晏始（三〇）
□告宣傳產兒制限的團體……高山（三二）
□女子爲什麽不可以剪髮……健孟（三三）
婦女職業問題……陳諒（三五）
歐美女校觀風記一（附圖二）……李昭實（六六）
女子參政之民意測驗……（六八）
【男女同……】……（七四）



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的討論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四……鳳子（四〇）
——自由戀愛與戀愛自由……Y.D.（四一）
——戀愛自由解續篇……鳳子（四三）
——自由戀愛與戀愛自由續篇……Y.D.（四五）
——讀鳳子女士和Y.D.先生的討論……章錫琛（四八）

戀愛與自由……Y.D.（五〇）

自由論壇

□我女界應籌備加入萬國婦女參政會……葉家璧（五三）
□對於婦女雜誌選擇材料的希望……石冠英（五四）
□一個婦女問題的先決問題……胡仰冀（五五）
□離婚的我見……查清（五七）
□女子解放與自信力……洪爲法（五八）

世界婦女狀況

美國文藝與婦女的勢力……祁森煥（六〇）
丹麥婦女的生活……孫曉樓（六三）
印度細徑的婦女狀況……克士（六五）
英國女哲學家的逝世……高山（六六）
美國女參議員的選出（附圖一）……克士（六七）

（接次頁）



離影……慕林女士（七〇）

他來了麼 保加利亞跋佐夫原作……雁冰（七六）

長篇 憂愁夫人 德國蘇台爾曼原作……胡學志（八三）

兒子的病……仲回（九九）

她戀愛的是什麼……董小蘇（一〇二）

吻的分析……東原（一〇四）

我的家庭……宋樹男（一〇五）

風雨……激翠（一〇七）

過後所城……L F（一〇八）

願望 William Allingham 作……洪爲法（八二）

野蠻民族之抵抗力……顧伯英（一〇九）

胎產和育兒改良之必要……胡定安（一一〇）

室內清潔法……克士（一一六）

家庭染術之心得……羅士（一一九）

通訊

□戀愛與姦淫的討論……吳鴻飛（一二三）

□對於崇拜女同學的反響……K C（一二三）

□關於女子命名的主張……朱福照（一二四）

□對於戀愛名詞的提議……金素存（一二五）

□一個戀愛問題……高崇福（一二六）

□同姓不婚問題的提議……王眞戡（一二七）

編輯餘錄……（一二八）

婦女雜誌

第九卷　第二號

民國十二年二月一日發行

男女爭鬪之世界

現代的世界，可說是爭鬪的世界，在國際間，則有民族的爭鬪；在社會間，則有階級的爭鬪；在兩性間，則有男女的爭鬪。可怕呀！莊嚴燦爛的世界，幾乎要變成殘殺悲慘的修羅場了！

國際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這是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問題。這三大問題的所以糾紛錯亂，不易解決，是由於人類爭鬪心理的存在。要解決一切的糾紛，免除一切的爭鬪，祇有一字，這就是『愛』。

孔子說仁，釋迦說慈悲，耶穌說博愛，古來的大聖大哲，都已經知道『愛』是解決世界一切問題，免除人類一切衝突的根本方法了。

但是人類相互間的愛，是發原於親子間的；親子間的愛，是發原於兩性間的愛。所以性愛是一切愛的基礎。男女間的爭鬪消滅，一切的爭鬪也跟着消滅。

耶穌和釋迦高唱人類間的愛，而欲絕滅男女間的愛；孔子雖不欲絕滅男女間的愛，而主張制限男女間的愛。所以『愛』的學說，提倡了幾千年，人類的爭鬪，終於不能免除，世界的糾紛，終於不能解決。

愛倫凱女士，高唱戀愛神聖論，把戀愛當作一種宗教，正為了這個理由。

要把殘殺悲慘的世界，改造成平和歡樂的世界，須先從免除男女的爭鬪起；要把仇視衝突的人類關係，改造成同情握手的人類關係，須先從提倡兩性的戀愛起。

現代的男女爭鬬

紫瑚

一　從本誌所見的實例

山川菊榮女士說：『男女爭鬬，是文明社會的特徵。』但這實在是可怕的特徵。男女同為人類，本來是應該互相和諧的，並且必須互相和諧，纔能完成其人類的任務。然而在文明社會中，竟有這樣男女爭鬬的事實，這不是可怕的現象嗎？

在本誌這一號上，有兩篇最可注意的文字，就是東南大學教授鄭振壎君的我自己的婚姻史，和浙江女子師範學生魏瑞芝女士的吾之獨身主義觀。這兩篇實在都是十分有價值的文字；因為敘述事實的忠實，和抒寫感情的詳盡，在我所看到的同類的文字中，可說沒有出於這兩篇以上的了。然而在這兩篇文中，却非常明顯的表示男女爭鬬的色彩，實在是我們所應該注意的。

鄭先生所以主張『逃婚』的理由，就因爲他夫人不肯對於他供獻愛情。這不肯供獻愛情的證據，就是不肯完全聽他的話——不肯免除纏足搽粉的習慣，不肯學時髦，不肯像信佛一般的信仰他，不肯像愛姘夫一般的愛他，乃至不肯拆大脉，不肯在火車上叫茶，不肯獨自上街等等。鄭先生自己也說：『如果男女應當平等，她爲什麼要承認我的條件——以後都要聽我的話？』這的確是良心話但鄭先生又說，因爲他受過教育，她不曾受過教育，所以她應該聽他的話。其實這話也未必盡然。自古以來，女子大都比男子無教育，然而逼女子纏足搽粉的，不是都屬男子嗎？我以爲他們婚姻破裂的原因，鄭先生文中所謂『他不肯遷就我』『我不肯遷就她』這兩句話說盡了。這實在是男女爭鬪最顯著的現象之一。

其次，在魏女士的吾之獨身主義觀上，表示她主張獨身的意見，在這文中所舉的理由，大約可歸納於下面的五端：即(1)女子出嫁，不能自主。(2)女子常易受男子的欺侮。(3)常常被強迫着做不願意做的事情。(4)夫婦未必都能意氣相投，家庭的快樂難期。(5)一有家室，便顧家庭而忘社會。然其所最爲注重的地方，就是『受人欺侮而不能雪，受人凌辱而無所避。故某氏婦爲夫毆打，某氏婦被詬斥罵，某氏婦遭虐待，某氏婦受折磨，某姊憤而自殺，某嫂抑鬱病死，層見疊出，指不勝屈。』照這幾句話看來，可見主張獨身，完全是一種對於男子的自衛手段，換一句話，就是把男子當作仇敵，不願意和他接合組織家庭。這又是男女爭鬪最顯著的現象之一。

這種男女爭鬪的現象，從好的一方面說，是自我的發展，是生活意志的向上，是奮鬪精神的表現；從不好的一方面說，是家庭的破裂，是社會病態的呈露，是人類自滅的預兆。我們不能祇把這個當做一人一家的私事，對於鄭魏兩君的個人，加以是非或當否的批評。我們應該曉得現在正有幾千萬的青年男子，都感到和鄭先生一樣的苦痛，已經或正想取那和鄭先生一樣的手段；更有幾千萬的青年女子，都覺得爲人妻的悲哀，已經或正在抱那和魏女士一樣的主張。我們還是聽其自然呢？還是加以提倡和讚美或勸告和駡詈呢？還是應該想出一種救濟的方策呢？

二　男女爭鬭爲什麼發生

在家族主義的時代，做家長的男子，掌握一家的大權，其餘的一切男女，都在家長的支配之下，男女間雖然有意見乖迕的時候，都不敢明白表示其爭鬭的態度。而且因爲女子的地位，比男子卑下得多，所以她們常爲這爭鬭的犧牲者，不能成爲對抗的形勢。女子一無能爲，不敢與男子爭鬭。男子可以爲所欲爲，更不必與女子爭鬭。這便是家族制度下面沒有男女爭鬭的原因。

到了近來，個人主義的思想日益發達。稍有知識的青年男女，都知道抱一種正當的人生觀，不願再受家族主義的壓迫。青年男子所要求於女子的，不是像從前的祇要得一個馴服的奴隸，便能滿足。他們所要求的，是他們的眞實的伴侶。因爲對於女子的人格看得較高，所以對於女子的求全責備也愈甚。如果她們不能滿其所欲，便不免成爲他們的對敵了。這是男子的一方面。至於女子，則因爲近來女子教育的發達，她們的智識較高，她們的才能也較優，而對於從前的境遇，漸漸不能滿足。她們既不肯爲男子所操縱，更不甘受男子的壓迫。外面看了社會上男女不平等的待遇，不免覺得憤懣，裏面又覺得自己的才能也稍足以自立，不致於像從前的逸不出男子的掌握。於是爲謀自己的幸福起見，遂以爲不如脫離男子，與男子取對抗的態度，較爲得計。

其次，便是經濟的關係。幾千年以來，一家的經濟權，常常都在男子的掌握中，非女子所得過問，並且女子自身，也屬於男子的財產。男子既因此操有生殺女子的權力，女子便也無從反抗了。但是到了近來，因爲生活程度的迅速高漲，男子的經濟力，漸至不能扶養女子，不得不要求女子自己去尋找生活費。然女子因爲多年受豢養的結果，習慣於安逸，往往不能副男子的期望。男子對於女子的不滿，遂由此而生。至於能夠自謀生活的女子，便不願再受男子的干涉，都主張脫離男子而獨立了。這是男女爭鬭發生的又一因。

加以幾千年來，因嚴於男女之別，兩性幾成隔絕的狀態，對於異性的理解力，素來缺乏。到了近來，漸漸由男尊女卑轉而爲男女對立，然而兩性間的隔膜，依然沒有除去，於是一方面既然有不能理解異性的苦痛，一方面更有不能被異性理解的苦痛。這不理解的結果，兩性便成爲仇敵了。

此外最顯著的原因，就是新舊的衝突。如鄭君的夫人，在舊式的家庭中，實在可以算得模範的婦人；然不幸所嫁的，乃是受過新思潮洗禮的鄭君，事事都覺得扞格，卒致發生這樣的悲劇。近年我國

社會上實現的婚姻破裂，大概不脫這一類的範疇。又如有獨思想的魏女士她處處覺得舊制度的束縛，舊家庭的難望美滿，所以便發生獨身的思想。而在舊制度和舊家庭中，最使人不平的，便是重男輕女的習慣。近來主張獨身的青年以女子爲獨多，就是爲此。

三　男女爭鬭與青年之性的苦悶

性的生活，占人類生活的大部分，據許多性的心理學家的研究，人類社會一切的政治，道德，宗教，藝術，文化，制度，無不與其性的生活有重大的關係。而青年時代正是性慾旺盛的時期，一切的思想，感情，言語，動作，幾乎都受性慾所支配。在這時期中，最足以使青年陷於危險的，就是所謂性的苦悶。這性的苦悶的發生，如尋覓戀愛對象的困難，失戀，結婚難和離婚難等，都是重要的原因。而在我國，一般青年所感到的性的苦悶，尤以戀愛不自由和家族主義的強制結婚爲主。而且因爲結婚係受家長強迫的緣故，男女間的性情，往往極難相合，常因此而發生男女爭鬭的現象；一般青年的苦悶，大多數都以此爲其主因。

現在我們試一看鄭君的婚姻史，他對於他的夫人，本沒有說她極端不好的話，就祗因爲性情不合，雙方間互相齟齬，卒至於以爲除了逃婚以外，沒有別的方法。試看他在主張逃婚的文中所述，其苦悶的情況便不難想見了。

至於魏女士，她自身原不會受着婚姻的痛苦，但其獨身的主張，却完全從不滿足於婚姻制度而生。試看她批評舊婚姻制度，如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受虐待而不敢鳴不平，遇欺侮而不能謀抵禦，雖見棄而不敢擺脫，雖受寵亦僅爲玩物。』其批評新婚姻制度，則謂『……眼光不遠，目標難準，美滿雖有，而不多見；被誘者有之，受騙者有之……』此外她更舉出許多的實例。這可見她完全爲了人家結婚的不好，纔發生這種不願結婚的思想。其因男女爭鬭而起的性的苦悶，也很透徹的呈露在文字上面了。

不但如此，我們更可看出她由性的苦悶進而表白『性的世界苦』的心狀。她好像對於人類一切的性的生活卽繁殖，結婚，戀愛，兒童的產生等，都表示一種絕望的厭世的心理狀態，要想斷絕世間所有的女子，共同實行所謂獨身主義。這是何等深刻的苦悶呀！

苦悶的結果，對於人的行爲上，往往發生兩種的影響：一種是破壞的，一種是頹廢的。青年男女，本來是社會的中堅分子；如果青年男女都陷於性的苦悶，羣趨於破壞或頹廢的途上，不但是國民的不經濟，也是社會發生糾紛的重大原因。所以這一個問題，實在是

現代最重大的問題，不可不急謀解決的。

四 從男女爭鬬到男女協調

人類在原始時代，男女間幾乎沒有什麼差別；能力既然相等，地位也完全一樣。進到野蠻時代，母系制度成立，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較占優勢，於是男子漸漸覺得不平，而男女爭鬬之端始開。再由野蠻時代變爲文明時代，男女的地位遂完全顛倒。男子掌握社會上所有的權力，對於女子，加以種種的迫壓。女子雖然對於自己的境遇，非常不平，但因處在男子的強力之下，不敢反抗，遂不得不歸之於運命。久久竟忘却自己的地位，以屈從隸屬爲當然。到了近世，受了天賦人權說，個人主義的影響，女子始發生所謂人的自覺，對於自己的境遇，覺得不能滿足，於是男女爭鬬的現象，遂日漸顯著。

我們現在要希望杜絕這男女爭鬬的本原，不可不先剷除男女間的種種不平。因爲不平是一切爭鬬的起因，這不平如一日存在，那爭鬬也一日不會終止的。爲了教育的不平等，於是因知識的懸殊而發生意見的隔膜；爲了經濟的不平等，於是男子責女子獨立，女子責男子供給，而惹起生活的齟齬。爲了一切法律，道德，制度，習慣的不平等，於是一方面要求遵守，一方面力圖反抗，而種種的爭鬬，遂無已時。所以剷除男女間的不平，實在是男女協調的第一步。

但在我國，最足爲男女不平等的護符的，實在是家族制度。在家族制度中，做家長的男子，擁有無上的權力；子女的婚姻，都由他一手包辦，至於雙方性情的是否投契，在所不顧。近幾年來所發生的婚姻悲劇，大都由此。尤其使女子感受不平的，就是所謂結婚不過從這家族移渡到那家族，喪却自己的完全自由。這在從前，已經使許多女子覺着非常痛苦；現在女子的主張不嫁，大多數還是爲此。所以要消滅男女的爭鬬，剷除兩性的不平，尤須先打破家族制度。

以上是就消極的方面而言。至於積極的方面，在消滅男女爭鬬上所應該努力的，第一便是主張生殖的神聖。在舊社會中，大都把生殖看做神祕，卑污，或罪惡的事情，所以對於女子，不免看做一種卑劣的東西，就是女子，也因此自覺爲卑劣，或且從而發生厭惡生殖的傾向。一切重男輕女的觀念和男女爭鬬的端緒，都從此而生。如果男女兩方，都知道生殖是人生最神聖最高尙的任務，是人類進化種族發展的重大的使命，便覺得男女雙方有互相協力的必要。於是培養男女的感情，訓練戀愛的藝術，改革偏枯的經濟制度，創造美滿的家庭生活，都成爲社會最切要的事業；而一切男女間的誤會和衝突，便自然無從發生了。



我自己的婚姻史

▲尋常的夫婦可以當作前車之鑑

▲研究離婚問題或社會問題者可以作參考的資料

曠夫

這篇文字，是國立東南大學教授鄭振壎先生敍述他自己婚姻的歷史。現代青年男女，因不滿意於機械式的婚姻，從而發生破裂，像鄭先生這樣的，正不知有多少；但能夠像鄭先生一般把他們經過的事實和感情很忠實的描寫出來的，實在可說沒有。所以我們覺得這一篇確是現代很有價值的文章。至於鄭先生對待他夫人的方法，是否適當，我們還要希望一般讀者的批評！原文很長，因爲著者要求一期登完，所以祇得照辦。篇中除校正一二錯字外，概遵著者的囑咐，不加刪改。句旁點圈，係編者所加，用以醒目，也沒有別的用意。——編者記。

在我們禮敎之邦，受着婚姻的痛苦者，不知幾多，肯把痛苦宣布出來的沒有幾個人。何以不肯宣布呢？有幾種原因（一）中國人講求體面，不肯把醜事外揚，受人譏笑。（二）歸諸天命，所以不必告人。（三）女子無法反抗，只可吞聲飲泣；男子則可以嫖，可以納妾，似乎沒有別的問題的。

這些原因，我都不贊成。我還有必須宣布的理由：（一）婚姻問題是重要的問題，在過渡時代尤其重要；所以我們應當公開的來討論。（二）我的主張當然有多數人反對。雖理由各有不同，而除一位林君外，沒有人說到我的夫妻如何可以恢復感情。有一位知己朋友，在我未決意離婚時，我曾告訴他如何痛苦。他親眼看見我的眼

淚，他不過說幾句普通的安慰話；現在我決意離婚，則反對最烈。所以我以歸納法斷定反對者的心理就是，『琴瑟不諧不要緊，而改絃更張則千萬不可。』所以他們的反對，不能打消我的主張。(三)我有解決的方法，是現在唯一的方法，應當宣布出來供大家參考。猶如在三叉路口立一指路牌，標明『由此可到自由村』，使後來者免得回顧徬徨，甚而至於自殺。

一　不得見面時期

將到杭州入第一中學的前幾天，母親問我：『某人給你做媒，你願意不願意？』這時候，我才十六歲，不免怕羞，含含胡胡的回答一句，不記得是什麼話。我預聞終身大事，就是這一次。進中學後，接到家信云，婚事已定，於是我才研究到自己的終身大事。研究的結果，寫一封長長的信寄給父親，要求兩件事：(一)放足；(二)讀書，並附以條件——否則不娶。父親給我回信說，已轉達女家，得其許可了。我將信將疑，然而沒有法子。

暑假回家，由各方面打聽消息，得知父親曾把我的信送給岳父看。而這兩位老人家各自誇耀其兒子或女婿的國文，至於這封信裏所要求的事，他們一笑置之，笑我不識世務，笑我所附帶的條件。

有一次年假回家時，母親叫我到房中間我：『你丈人病重，現在差人來接你去應酬，(即是去慰問)你去不去？』我立刻回答說『去。』母親微笑，笑我不怕羞。其實我不是不怕羞，這時候對於我將來的伴侶，已用心研究過，尤注意於他的腳，所以不得不乘此好機會去看一看，所以把『羞』字忘記了。不比從前將訂婚時，春情雖已發動，而對於終身大事，毫無研究，即使不怕羞，亦說不出怎樣的女子我中意的。喫過點心，就動身；一點多鐘，即到岳家。岳母內弟等都出來招待，獨獨我最親最愛的人不來見我；相隔不過幾個公尺，然而她的影子都看不見。在客堂坐片刻，即引我到岳父病榻前。岳父直呼我名，接連的說了許多囑託的話。他信任我的程度，可想而知。然他說他的話，我想我的事。談了一黃昏，絕對沒有談到兒女身上的事，好像沒有兒女的關係似的；然而他們很愛我，又不知愛情從那裏發生的。第二天，應當回家；然而我的目的絲毫未達，心中正在焦急。湊巧岳母來到樓上同我談話，我就大膽的向岳母詰問放足的事。他面微紅，口微笑，輕輕的回答一句『放了。』我亦不便再問，於是鼓三寸舌，講演放足的理由，想講過之後，再行進一步的詰問，或要求面看。不料沒有講得幾句，而岳母有人叫她下樓去了。不久，我的僕人已把行裝預備好，催我動身了。此行的結果，岳父的病漸漸

好了，而我的目的沒有達。不過講演了幾句，而且我的聲浪，并沒有直接傳到我最親最愛者的鼓膜。

回到家中，母親問我：『丈母同你說什麼？』我說，『沒有說什麼。』她說：『我不信……你有沒有提起放足的事？』我母親沒有研究過心理學，又沒有接到無線電，如何知道我所做的事呢？我既被她料到，乃不得不據實報告出來。母親說：『不怕羞的兒子，……你要放足，娶來再放亦不遲，現在同丈母說，是沒有用的。』我聽到『沒有用』三字，大吃一驚，如受雷擊一般。我所愛者是天足，然而沒有這樣福氣。只得退一步愛大足，亦沒有福氣嗎？此後幾個月，心中常有兩個問題佔據着：(一)究竟有沒有放。(二)假使沒有放，有沒有最後的辦法。對於第一個問題不能解決，因爲再沒有親眼看見的機會，亦沒有人可以代我去看。而對於第二個問題，我曾想到一個最後的辦法，就是不娶。然而沒有人試驗過，又有朋友說『絕對不能，』我到底是一個儒夫，不敢實行。

後來我的思想漸漸的變了。我以爲足之大小不過是一種形式，她究竟可否做我的伴侶，當以她的性情品格爲標準；至於相貌服裝以及足之大小，都是無關緊要的。於是我的問題更難解決了。即使我見到未婚妻，又何以能看見她的性情品格呢？除了她的母親及一二女僕外，又誰能知道呢？我知道訂婚即是抽籤。雖有許多條籤或號頭擺在我面前，任我選擇，然而不能知道某籤對某物。所以我親自來抽，或由父母代抽，或請泥菩薩瞎子先生代抽，都是一樣的。這時候受性慾的壓迫，只願早日開籤罷了。後來我問過一位朋友：『女子對於母親與丈夫誰親？』他答：『丈夫親。』於是我想，女子性情柔順，總有改良的可能性，所以很樂觀，一直到結婚，都是如此想。

二　新婚時期

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理科，覺得前途很有希望。這年冬假回家結婚，同一個沒見面過的女子雙雙入洞房。雖沒見面過，然一見成知己。眞奇怪！所以成知己的原因：則一半屬於生理的；一半則因希望他改良，不得不以知己待她，以期得到她的信仰心；因她既有改良的希望，不妨認她爲知己。

有一件要緊的事要報告讀者：即是從前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足之大小，這一天解決了。非但看見，并且親手摸着了，還是一層一層的用布包着。我問她，『何以不放呢？』她說，『放了，比從前大得多了。』這時候沒有工夫同她辯論『已』放或『未』放，只好把

從前對她的母親所說的話，直接對她重說一遍。

『頭一夜這一對不相識的男女頭一句說什麼呢？』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可惜許多新郎官都捨不得報告出來，讓親友們呵呵一笑。我不是要博讀者一笑，我覺得這頭一句話有紀念的價值，所以要寫出來。我們的頭一句話，是她問我『你現在是在那裏？』諸君不要笑，請想想看：一個不出大門的女子，被一羣乞丐們抬去，交把一個在那里都不知道的男子，這是何等可怕？讀者諸君，譬轎臨門時母女驚惶狀，以及新娘下轎時淚痕斑斑，在我們開化最早的國裏是常見的，諸君忍心看嗎？為什麼把人生極快樂的弄成極可怕的呢？

第二夜，我問她『兒子要不要？』她說『不曉得。』以我的觀察，舊式的女子，除生兒外，別無人生的目的，那里會不要兒子的呢？然而口裏不敢說『要』。

結婚後約十天，我就要回北京。這十天中，日裏是禮節的傀儡，夜裏始得自由。每夜所談的題目，大概是脚粉以及普通常識等。離別的時候兩對眼睛都有眼淚。

我在北京雖有兩地相思之苦，然苦中有樂。從考入大學起到第二年暑假止，這一年工夫，是我一生的黃金時代，精神愉快，身體康健，學業進步最速。

暑假回家，——兄弟姊妹都出來歡迎，獨獨這位最親最愛者仍在廚房裏作事，不來見我。我到房中去找她，她才由廚房裏進來見我，不到兩分鐘又回到廚房裏去了。好容易，等到光明的去了，黑暗的來了，我們兩人的自由才隨着黑暗而來。這夜裏第一件事，就是問到她的脚。她說，『放了。』實在還有三四層布包在那里。第二天，她拿鞋子比給我看，的確大一點，我姑且聊以自慰。

再過二三天，我覺得她的脚與臉雖有改良，然沒有透徹的改良。我就問她，『去年我同你所說的話，你記得不記得。』她說，『都忘記了。』我說，『你能記得一半，我就高興了。若都忘記了，有點對我不住。』這是我第一次對她不滿意，用『對不住』三字表示出來。但她聽了并不注意，只回答我說，『老實忘記了。』

家裏大小事務，一切都由我父母管理，且經濟上亦很寬裕，所以我們兩人談不到家事。她同我談的，是由女僕們傳來鄰舍新聞；我同她談的，是普通常識。她同我談的時候，我由喉頭裏發一最簡單的聲音回答她；我同她談的時候，她亦如此回答我。我們兩人的知識雖相差甚遠，然感情尚好。我看書都在寢室裏，覺得世界上沒有別處地方比這間房裏更安慰些。

有一日，我問她，『我討個小老婆來好不好？』她不願贊成，亦不敢反對，只可置之不答。於是我再說『你若將來不變成同某人（有怪癖的）一樣，我決不討小老婆。』她問我這句話怎樣說；我重說一遍。她聽明白了，然而沒有明白的回答我『決不……』，我亦不滿意。由這件事可以看出：（一）有愛情彼此自然要守貞節，毫不勉強。我所以如此問她，是想要對她申明不納妾。（二）這時候她的品性我已經知道一點，就恐怕將來彼此不能和洽。所以說『你若將來……』。

暑假期滿，又要離別，這時候，她有眼淚，我沒有眼淚。

這一年中精神尚愉快，然不及去年。

第二年暑假回家，情形同去年一樣。她的脚大了一點，臉上的粉亦薄了一點。在她心裏，以為已經遂行了丈夫的意思，而我覺得不痛快，不透徹，因之愈不滿意。夜裏脚腿上擺着尖頭的東西什麼叫作精神之愛，立刻冰銷雲散。

我知道她不肯透徹的改良，是由於與她接近的尊屬鄰舍與女僕們的緣故。我的話雖屬有理，然我一個人的話，如何敵得過許多人的話呢？有一日，我明明白白的同她說：『別人的妻學時髦，旁人會笑她；你是我的妻，你有資格可以學時髦，沒有人笑的。猶如普通農夫剪了辮子，有人笑他學時髦；而某人有個兒子入中學，他就可以剪辮，沒有人笑他。』然而這些話亦不生效力。

暑假不覺期滿了，離別的時候，兩個人都沒有眼淚。

此後我就不能樂觀。

三　痛苦時期

第三年暑假，大學畢業回家，於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時期到了。鄉下習慣中了科名回家時，鄉中父老紳士出郭相迎，迎接到家飲酒慶賀，叫作『接風』。我父親在前清做過官，所以很有威信，我未到家時，鄉中有個小紳士，想要得我父親的歡心，所以發起接風。一切都已預備好。我父親以為這是應分的光榮，亦是他每年供給學費的報酬。我極力反對，我的父母亦大不滿意。這時候，我的最親最愛者（不過比較的）亦問我為什麼不贊成，我不願回答她。於是我心冷志灰，決定做個傀儡，任他們去玩弄幾天。我家裏設宴飲酒，賓客滿堂，院子裏搭起戲台做戲。這時候，我不願做招待員，走到房裏去睡去。而她則穿着新衣裳，臉上塗的雪白，坐在樓上看戲。一日下午，她偶然走到房裏來，我要留住她；她要看戲去，我亦不再留，心中極不高興。到晚上，我直接對她說我不高興，然而她一言不答，亦沒有

表示一種感情。我亦不再說。從此起，我把『最親最愛』四字完全取消。

這是我傷心史的開端；以後一件一件接續的壘上去。

我的家庭，幷不等望我賺錢，供給日用，所以大學畢業後，一直回家，還想繼續用功，希望留學。因此，鄉鄰譏笑我，然我並不介意。有一次，我妻同我母親在月下乘涼。母親評論我，她隨聲附和。我在背後聽見，這是我不能不介意的了。

自從不認她為最親最愛者後，我時常對她說，『除了自己都是別人。』有一次她說，『你把我當作別人。』我立刻回答她，『自然是別人。』我回答這句話時，心中很怨恨；而她卻處之泰然，接下去說別的話了。

有時我以命令的口吻要她改良（粉與腳），她不允許。我表示一種不適意的態度，她處之泰然。有時我以恭敬的，懇求的口吻對她說：『你聽我的話得否？』她則慢慢的，勉強的，口頭回答一聲『得。』

有時我假裝和尚的樣子，口念『南無陀年陀佛。』（母親時常叫我『陀年陀，』意即愚的長子。）她說，『我知道你是要別人信你如信佛一樣。』我說，『如果我真是佛，你信不信呢？』她說，『那一個信你？』我立刻表示一種失意的態度，她似乎不看見。

她何以對我如此無情呢？以我的觀察：舊式的女子，生在舊式的家庭裏，對於丈夫本無濃厚的愛情（指普通而言），而我純以感情激動她，所以無效。今舉出幾個所以無情的原因如下，不知讀者以為然否？（一）女子出嫁，為的是父母之命，或為物質上的安樂，或為性慾，本無所愛於未見面過的男子。在結婚後第一個夏天，我曾對她說，『我們的夫妻是要很好的。』然而她不懂得怎樣子纔得『好』。（二）女子平日所受的教訓，是服侍丈夫，不是愛丈夫。男女之間如何相愛，如何快樂，這些話是避諱的。閨中少女，只可與女僕們隨意談心，（我岳母家裏的女僕，是年老的，他們叫妗婆的，）此外聽不到愛情兩個字。雖時常聽見某人與某人通奸，被某人看見的新聞，而這些新聞，不過使女子發生兩種觀念：（一）女子不可不貞潔。（二）男女間的關係就是交媾，因為報告這些新聞者單單報告交媾一部分的事實，幷沒有提到愛情兩個字。（三）然則既嫁之後，應當懂得愛情了嗎？唉，不一定。假使男女二人性情相合，自然會有愛情。然對於姘夫則盡量發表，而對於丈夫則盡量壓制，表示一種半推半受的態度，只恐怕丈夫疑她不能守貞潔。關於這一節，我單舉出兩件故事來，請諸君看看。

妻問：『她有什麼好看，你到她家裏去做什麼呢？』

夫說：『她待我非常之好。』

妻問：『如何好法呢？』

夫說『我用指頭在窗上一打，她就來開了窗門，把我抱進去。』

妻說：『我亦可以這樣待你，你可以不必到他那里去。』

夫說：『那亦好。』

夫第二天晚上從外面回來，用指頭在窗上一打。

妻說：『誰？』

夫說：『我。』

妻說：『門開在那里，沒有鎖。』

夫走到門口，故意跌一交，叫聲『噯唷。』

妻說：『怎麽一個大人亦會跌倒。』

夫問：『你待我好不好？』

又有一件故事：

新婦說：『哎喲肚子痛，比生兒子還痛。』

夫說：『你沒有生過兒子，何以知道生兒子的痛呢？』（因此遂兩家成訟。）

男女間這些不自然的荒謬的觀念不除去，難得有圓滿的夫妻的。

（四）女子非但不敢對丈夫表示愛情，且以有愛情為恥辱而以愛情淡薄為光榮。（男子亦有之。）這是什麽道理呢？我有一件很傷心的事要告訴讀者：我家裏演戲的時候，我睡在房裏，她坐在樓上看戲。她所以不來陪伴我，就因為我胞妹有話同她約過。不料這就是我一片傷心史的導火線。（五）窮苦的人家夫婦共負生活的責任，境遇愈艱難，愛情愈濃厚；而富家的婦人，則除廚房及管理女僕們外，不負別的責任；而在有父母的家庭裏，尤其無責任可負，故除性慾外，與丈夫毫無關係，亦是愛情淡薄的一個原因。

她的無愛情實在是一般舊式女子的通病，我雖可以原諒她，然而如何能愛她呢？我當時雖沒有看見過西洋人相抱接吻，亦沒有聽見過『自由戀愛』『戀愛神聖』等聲浪，然曾讀過 Irving 的『The wife』，又聽見朋友（蕭先生）說『丈夫親。』所以結婚之後，我真心的愛她，我的愛情比普通的男子高一點。那里料到一個熱的遇到一個冷的，所以當時非常之怨，非常之恨，比一對冷的遇到冷的還利害。後來我曾把這種情形告訴蕭君，蕭君說：『Sketch book 上所說的 Wife 是文學家想出來的。』但而我不信，現在仍不信他的回答。

心裏既不舒服，又時常有白堊色的面孔照到我的眼睛，於是視家庭若地獄。不久，就獨自搬到鄰近一個和尚寺裏居住。然在寂寞

的時候，惡家庭的影子又現出來。有時因事回家，又看見白堊色的面孔，非常憤恨。我表面上亦同她談話如平常一樣；我不對她表示愛情，她亦不對我表示愛情。她以爲夫婦之道，如此而已。有一次，我由和尙寺回家，吃過夜飯，故意向她告辭，要回到寺裏去；而她以平平常常的格式批准我。這時候，心中的痛苦不可以言喻。

到了陰曆過年，不得不回家。我睡在樓上。有一夜，我已脫衣睡下。這時候，她才來詰問我的暗潮。她坐在牀沿，以一隻手撫着我的額，所以表示愛情者，盡於此矣。我大怒，將從前不滿意的事都直說出來，并表示要離婚。她說，『我不懂。』我說『你去罷。』她不去，我催她去，她去了。

同樣的她同我談過兩三次。她回答我的就是眼淚水，以及『沒有不聽你的話』一句話。然而她并沒有聽我的話。我亦說不出怎樣子可以離婚。這時候進退無路，我的痛苦幾乎超過我的忍耐力。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出洋去，否則自殺。

這年上半年，有一個中學校請我去做教員，精神上的煩悶與悲觀，是同住在和尙寺裏一樣的，不過可以同學生們在操場中消遣而已。

這年春天，她生產一個兒子，（大約是畢業後初到家時受姙的。）我的父親給他取個名字，叫作端兒。分娩後好多日子，才寫信來通知我，我放棄了我的權利與義務。

這年暑假，我本不想回家；於假期將滿時，因便回家。她抱着兒子來見我，我雖恨她，然看見她的眼淚，又可憐她，看見兒子，尤其悲傷。最後，我忍痛的對她提出議和的條件，就是『以後都要聽我的話。』她問我：『你怎麼說？』我把我最簡單的條件重說一遍。她聽明白了，慢慢的，勉強的，答應一句。然而臉上還有白堊色，足上還有布條。以後她同我談過好幾次，自始至終，沒有接連的說過三句話給她自己辯護，或說明所以與我衝突的緣由。我詰問她到緊急的時候，她應一聲『我錯了』或『聽你的話，』而語氣及態度都不能使我認爲有誠意。假使她有心愛我，決不會以沒頭沒尾的最簡單的幾個字來安慰我，或對我道歉。最後我要試驗她有無誠意，我特意吩咐她：『你如果肯聽我的話，你明天把房裏的大牀拆了。』果然她竟沒有厲行，於是我大失所望。布條鉛粉亦捨不得除去。這時候又覺得我有相當的責任在，不應該自殺。以後想用最殘忍的法子，又不能實行。無法可想，只好回到學校，同學生們去踢球去。

我夫妻間的暗潮，被校長知道了。他誠懇的勸我與她復和。他說，『你若帶她到外邊來，感情自然會好起來。』我說，『不錯，我信你

的話，但是我不願。』

後來我曾請丈母出來調停。然而她們母女只談幾分鐘，（礙於習慣，不得久聚，可惡之至！）所有的結果，就是由丈母轉告我母親，把房裏的大牀（美麗的，不衞生的）拆了。

這年年假，情形同夏天一樣，不過沒有開談判。我夫妻間的暗潮，雖很激烈，然而沒有反目。家裏人莫名其妙，我亦不願告訴他們，因爲他們都是守舊的。我的胞弟是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生，算是新的，我希望他出來製造新空氣。於是把我的暗潮都告訴他。不料他不批評我，亦不爲我發一言。

陰曆新年，照例須到丈母家去拜年。我想由丈母方面調查她的心理。我問丈母：『她對你怎麼說？』（就是這次幾分鐘的會談。）丈母說：『她一說就哭，沒有一句說你不好。』我想哭而不怨，這是什麼道理呢？實在莫名其妙。後來丈母問我：『你有沒有疑心她有不貞潔的事呢？』我聽得可恨又可憐。那同她說過多少話，我的題目，是明明白白的，沒有絲毫疑心她有不貞潔的事，而他們竟以爲我有疑心。

第二天，岳父同我回到我家。她見到她的父親，就眼淚掉下來，然而不說一句話。我就避開，亦沒有聽見她有話對她父親說。這樣能哭不能言的女子，實在可恨又有可憐。這天，家裏客人很多，我的牀已被人佔去，除寢室外，無他處可睡。晚上想逃到別處去，又沒有相當的地方，不得已姑且在寢室宿一夜，看她怎樣子說。這一夜，她很懇切的要求復和，且表示眞切的愛情，當然承認我的條件，——以後都要聽我的話。然而她始終想把『都』字混過去，并不對我說明白。我仍不願意與她復和。這時候臉上的白堊色腳上的布條才完全取消了。

這一年來，我想得很清楚，離婚雖辦不到，我可以別的方法得到戀愛自由，甚而至於自殺，亦無不可，然總覺得對小孩子不住。最後，我自己議決：『去年所提出的條件是必要的，否則小孩子不能得到適當的教育，亦不能補償我的怨恨。這條件亦是可以滿足的，因爲假使她能聽我的話，則她的知識是很容易長進的，且不至於再有風潮。我拿住這個條件做標準，聽她的便；若不能通過，則犧牲一切，亦所不顧。』

這年暑假，爲學校招生事，到杭州去，沒有回家。待到秋天，回家一次，她承認我的條件，比較從前爽快一點。這時候我剛發明日高表（一種無磁針的日晷）精神愉快些，待人亦寬恕些。我不欲再固執下去。我正式的對她說：『假使你能都聽我的話，我重新認你是

夫妻。」

從取消「最親最愛」起到重認爲夫妻止，總共兩全年。究竟爲什麼鬧到如此之久呢？她的心理如何，我至今還不明白。以我猜度起來：最初她的確是無愛情。後來知道我要同她決裂，她只知道哭，不知道想法子。至於我提出條件以後，她始終不肯痛快的承認我的條件（然亦不用滑頭的說話來騙我）這是否完全屬於環境的緣故，或另有原因，則不得而知。她寧願犧牲夫妻的愛情，不肯革除舊習慣。她的母親亦不贊成。我丈母是很明幹的，假使她們母女住在一處，我們的暗潮早已解決了。

這兩年的痛苦不可以言喻，不是人所應受的。究竟是誰害我的呢？憑良心說，決不是她害我。如果男女應當平等，她爲什麼要承認我的條件——以後都要聽我的話？害我者是社會，社會不許我們離婚，所以使我們受非人所應受的痛苦。

四　復和時期

第二年暑假，因請求專利等事來到北京，在母校得一位置，遂辭去中學教席。有一位老朋友，勸我把家眷帶出來同他們同住。我說，「她不識字。」他說，「某人的老婆本來不識字，現在學起來了。」我一想，這話也不錯，她生在黑暗的家庭裏，所以如此，假使我父親不把我帶到福建，我現在亦是一個頑固的鄉下人。我應當教她讀書，於是決意接她出來，同他們同住。

在津浦車上，她要茶吃。我說，「你自己叫。」她問我，「如何叫法，」我就教她如何叫法。她說，「話不懂，」我說「你只要叫一聲『喔』，以後的話我來說，」她始終不肯叫，寧願忍渴，我亦不滿意，亦寧願忍渴。這是復和後第一次對她不滿意。

寓所安排好了，我就同她到街上遊玩及購物。走過好幾次後，我要她一個人出去購物，她不肯去。我強迫她去，逼到她眼中出水，然後去。我教她說官話，她又不肯學。我知道她是到北京做太太的。

這年冬天，她的足凍傷了，我送她到醫院裏去。送過好幾次後，我要她獨自去，她說不識路。我教她如何分別東西南北，我要她到街上去練習認路的方法。她始終不肯出去練習。夫妻應當互助，在疾病的時候尤其要互助，我不能不送她到醫院。然她如此頑固，我如何願意送她去呢？我送不送她去，不得已她只好獨自去。我兩人的感情，可想而知。此後無論什麼事，凡是她能做的，我都不做。銀錢都交把她，家事完全受她支配，我自早至晚都在實驗室裏。大家以爲我對於實驗室別有興趣，其實是另有原因。

如此，則她不得不能幹起來。我教她讀國語教科書，教她記新式簿記。有一時很愛她，給她自己取一名字，叫作『啓如。』（向來都是『你』『我』。）

當我待她好一點的時候，她無論什麼事都要我幫她做。於是我偏偏什麼事都不肯做。假使她是我的最親最愛者，我應當對她說明白你做多少，我做多少。但我不願意對她說，因爲她沒有履行復和時的條件，心中不能滿意。於是感情又傷。

對於家事，彼此互相推諉，不如去做客去。要到通州去。我二弟及嫂，在通州任河流測量事，房屋寬大，男女僕役五六人，而對於蒼蠅則寬恩大量，不令僕役們與之宣戰。我同啟如及端兒一同到通州，看見許多蒼蠅，即不滿意。他們亦聽我的話，即日改良。啟如及端兒住在那里，我則即日回京。隔了一日，我在實驗室裏，忽有門房來說，『你家裏有人來找你，有要緊的事。』我立刻跑到門口，見啓如立在那里，眼中有淚。我問她，『爲什麼？』她說，『端兒病重。』原來他們的女僕剛生過痢疾，端兒到通州的第二天，即受傳染。這天晚上，病勢非常的凶惡，我弟又出外測量去，只有她及嫂看護小兒，所以她特地搭早車進城來叫我。我立刻同她到前門購藥，購食物，喫點心，候中車上通州去。這幾點鐘工夫，心裏雖掛念小兒，然覺得她走路，做事，說話，都有精神，不像一位太太，像一位新式的女子。我很愛她，真心的愛她。我同她復和後，就是這幾點鐘真心的愛她。

一到通州，見小兒病稍愈，她只管同我嫂談笑，似乎責任全在我身上。我上半天對於她的真愛情，就因此打消了。我立刻送小兒到潞河醫院，我同啓如都住在醫院裏。不到五天，即不能支持，於六月七日死在醫院裏。

關於兒女教育的事，啓如都能聽我的話。所以端兒很聰明，很活潑，體質亦很強健，各部平均發達。年四歲，死得很可惜。死了之後，她很悲痛，我不悲痛。

十一月，她生產一個女兒，名叫一華。他帶回家之後，我父親把她的名字改了，曾有信通知我，我不記得改成什麼字。

我同啟如在北京總共兩年。第一年，她是抱着無才主義的。她時常自認無才，可惜她不知道古人曾稱贊她『女子無才便是德。』無論什麼事，都是你我相推諉。她時常對我說，『我們別的都不會爭，所爭的都是爲工夫。』我時常對她說，『你很愛我，你愛我如農夫愛牛一樣。』她有時搖頭不服。我舉出許多證據來，證明我的比喻。她好只默認。

我從學校裏回家，往往精神疲倦，睡在牀上教她國文。她以爲我

太惰，因此不要我教。她說，『某先生教某太太如此勤謹，她尚不願意，你如此致法，我亦不要學。』諸君想想看，男女爲其情人服勞，那有不願意的呢？假使我真愛她，我決不睡在牀上；假使她真愛我，她決不嫌我睡在牀上。從前我曾爲她理髮，覺得很快樂，不料現在弄到如此地步。

自從復和以後，我對於她的感情，并沒有復原。心裏時常牽着復和時的條件做標準。然而她竟把從前的歷史忘了，時常爲小小的事，彼此不能諒解。譬如一塊已破的鏡子，剛用膠水粘上，并不堅固，而她又不知加意保護，那里會不破的呢？我有意要同她離婚。第一年暑假，適逢皖直戰爭，沒有送她回家去。

第二年，她覺悟了。因爲我家事不管，她覺到『無才不能生活』。我睡在牀上，她亦請我教她讀書。有一次，她對我說，『你送我到學堂裏去。』我當時故意提出兩個難題：(一)學費(二)語言不通。這兩個難題就馬上把她難倒了。其實難題雖有，決不是這兩個。學費我亦可以供給她的父母亦有錢可以借得到的。至於語言不通，則在乎她自己能否用心練習，亦是不難。然而她竟沒有話回答我，可見她的覺悟并不透徹的。

她雖沒有透徹的覺悟，然總算有覺悟。我可否取消離婚的成見

呢？這是不能。爲什麼呢？我從前曾對她說過：『譬如一個小孩子，本來只要求一塊糖，哭了半天，大人不給他，他愈哭愈很，後來大人給他一塊糖，他并不謝謝大人，且把糖擲在地上，寧願不喫了。』我就是這樣子一個不幸的小孩子。以下尚有兩件事，與離婚有關係的。

有一日下午，她坐在牀上，我立在書桌旁邊。她突然的問我，『你究竟要我怎麼樣？以後你亦好一點，我亦好一點。』我說，『怎麼樣？我天天說，你不知道嗎？』她說，『別的都聽你說。』我說，『從前(指復和時)我同你是怎樣說的(即以後都要聽我的話)？』她不應，我亦不再說。我想人間許多衝突的事，都是由於彼此不相諒解；假使我們夫妻時常有這樣子開誠的痛快的談話，決不至於釀成暗潮。可惜她這樣子痛痛快快的詰問我，只有這一次，并且她又不同我繼續的談下去。對於這件事，我有兩個感想：(一)假使她真要想增進夫妻間的愛情而詰問我，則詰問的時候，應當顯出一種親愛的態度。(二)我提起復和時的話，心中是很沉痛的。假使她知道我的沉痛，應當立起來抱住我，安慰我幾句。

我同她的歷史，與我的日高表是時常有關係的。因爲失了愛情。所以研究日晷以解悶。因爲發明日高表，心境寬恕些，所以同她議和。最後決意與她離婚，亦是與日高表有關係的。我製造日高表，尚

在試驗時期，所以許多工作，要自己動手，時常要請她做助手，她當然沒有研究的興趣來幫助我，又沒有工錢強迫她來幫助我，然而她又沒有受愛情的衝動，快樂的幫助我。我很不滿意，我常對人說，『中國人不守時刻，……中國無好材料，……所以我把日高妻丟開不做了。』其實不盡然。第一個原因，是我的老婆沒有獎勵我，并且不幫助我。第二個原因，是國家沒有獎勵我。去年春天，日高妻改良後，頗爲社會所歡迎，亦賺到錢。把她看見。有一日，她對我說，『既可賺錢，何不多的做起來』我說，『叫誰做？』她沒有回答我。我以爲她有意要幫助我，第二天，我預備一點工作請她做，她仍然給我做一點點，同從前一樣的態度。我疑心她不知道我的欲望，我以粗暴的態度命令她，她亦不服，這是我同她最後的衝突。我跑到外面去。晚上回家，她叫我喫飯，我亦叫她喫飯，好像沒有這一回事。第二天我又預備點工作叫她做，她又沒有熱心的給我做。我說，『你給我倒茶盛飯是應該的，你給我做事是不應該的。』她沒有話說，我亦沒有話說。我不願以女子作僕役，亦不願做女子的牛馬，賺來麵包同她同喫，決意離婚。

我不能即刻對她提出離婚，因爲這是她不信的。於是時常指示她做人要自立，時常把婚姻的黑幕揭開來。我說，『男人愛女人如你的兄弟愛畫眉；女人愛男人如農夫愛黃牛；所以一對夫婦，就是一隻畫眉一頭牛。』『太太與妓女，是一樣的，都是爲的衣食住；一個是批發，一個是零售。』有時她不承認。我舉出證據來，她不得不默認。

她知道我不愛她，然而她并不着急。她以爲不爭不吵就是好夫妻。她爲父母之命而嫁，當初是以愛情爲避諱的，後來雖不避諱，然并不注重，并沒有正式的詰問我，如商人論價或富翁討債一般。在她心中，結婚之目的，非常遠大，愛情不過是『小販』『酒資』之類，可以隨意，可以隨便。平平常常的待到暑假，我寫信叫家裏人來上海接她，我送她到上海下船。離別以前，我同她沒有話說。她只問我幾時回家，我說，『你不用管。』她亦不說別的話。離別的時候，并不悲傷。她囑我多喫點雞子，我很感謝她的臨別贈言，然而如何敵得過平日這許多痛苦呢？我回到十六鋪碼頭上，覺得自由，又覺得寂寞。

五　結論

我與啟如的歷史說完了。世界上離婚的案件不知有幾多，然而沒有如我們這樣子的不爭：——

（一）同居不到一個月，我就覺得她的性情與我不合，假使在社

交公開的社會裏，決不至於結婚。我們不幸未見面就結婚。(二)我與她失和之後，不幸在漠視戀愛的社會裏，沒有人出來調停，沒有人贊成我，亦沒有人勸諭她，把失戀的時期延長到兩年有餘。(三)到北京後，她不幸沒有遇到好朋友，可以做她的模範，使她自己解放，使她覺到前日的差誤，特別的對我表示好意。這些不幸的原因，只要一個不遇着，就不至於離婚，然而……不幸。

沒有如我們這樣子的可惜：——她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女子。由舊的方面看起來，她毫沒有錯處。她待我的父母都很好，眞能盡婦道。對於我家裏人，不論尊卑，從來沒有衝突過一次，尤爲舊式女子所難能的。由新的一方面看起。來她沒有宗教的迷信；相信微生蟲（因爲到醫學專門學校去看過）不奢侈；亦懂得經濟與儉省的區別；能記新式日用簿記；教養兒女能用新的法則。這樣子的女子，在內地是難得的，即在北京我所交接的朋友中，亦沒有幾位嫂夫人比得過她。假使她當初就信仰我，肯聽我的話，（實在不必全聽我的話）則夫妻的愛情，加上師生的愛情，何等濃厚，何等快活，然而爲一雙脚，費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眼淚。到北京後，要她獨自出街，又要流眼淚。人生幾何，能有多少眼淚呢？總而言之：她從來沒有受愛情的衝動，肯破除舊觀念，改革舊習慣，一定要等到傷了感情之後。爲他種勢力所壓迫，然後改，無乃太遲了。

六　我的意見

譬如甲乙兩個朋友斷絕往來，幷不是由於甲乙二人中必有一個是惡人，大家亦決不如此疑心。諸君讀了我的歷史，亦請不要疑心我們孰善孰惡。我們雖不敢自命好人，然都是心地光明的。今把我主觀的所以要離婚的理由寫在下邊。

屬於感情的：——(一)她的新知識，是我以很大的痛苦換來的，覺得犧牲太大，不甘心。(二)到京以後，她應當明白纏足的害處，然而她對於初結婚時所有的衝突，沒有對我道歉，這是不能不介意的。

屬於理知的：——(一)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若人人都要極端的各行其是，則不但不能結婚，即約兩個朋友遊公園，亦做不到。若要婚姻圓滿，必須彼此有愛情，則彼此肯互相遷就；肯互相遷就，則可保住愛情。讀者諸君以爲然否？我們爲父母之命而結婚，本無愛情可言，且受環境的影響，使她不肯遷就於我，以至於失和。復和以後，則我對於她無愛情，不肯遷就於她。復和以前，我曾對一位體操教員胡君說過：『除非我生重病或遇別的危難，她特別的救護我，

我不能再愛她。』後來我特地提出苛刻的條件（就是以後都要聽我的話，）亦是使我再能愛她的一個機會，然而她不知道這是機會。然則既往不咎，以後我們可否互相遷就呢？實在做不到。在她一方面，則現在沒有機會使她思想解放，使我滿意。（指不遷就而言）而爲尊重個人的自由，亦不能受外界的強迫而遷就於我。在我一方面，則因感情沒有復元，不肯遷就於她，因我在不適意的時候，卽聯想到前日的痛苦，對於她特別的不肯遷就。所以沒有破鏡重圓的希望。(二)近年來，我因失了愛情，覺得世界上一切富貴功名，都沒有競爭之興趣，非與她離婚，不能恢復我的競爭性與奮鬬性。(三)離婚之後，我當然有我的好處，而她亦可以得到好處。何以呢？她所愛於我者，不過爲我是大學教員，爲我不拘束她。而她不滿意於我的，就是爲我要把許多責任放在她身上。其實我是否大學教員，不過是一點虛榮，對於她毫沒有好處。我不拘束她，雖於她有好處，然她幷不十分歡迎。她曾對我說，『寧願受拘束，不願負責任。』所以她離了我，並不可惜。現在家鄉半新舊的紳士最盛，他們既不滿意於舊式女子，又怕新式女子的平等自由。譬如是半新舊的女子，只要她肯嫁，羨慕她的一定很多。諸君想想看，牛吃草，貓吃肉，是何等快樂。反轉來，牛吃肉，貓吃草，是何等痛苦。(四)有名無實的夫妻，何必要照例保存呢？假使大家照例，什麼時候可以破例。在過渡時代，這種慘劇是免不了的，我不做犧牲者，誰做犧牲者！

我知道有許多人要異口同聲的詰問我：『離婚必須雙方同意。』我要先問諸君：『設有甲乙二人，地位相等，能力相等，本來是知己的朋友。後來爲因意見不合，甲要與乙絕交，乙始終不答應；甲在前面走，不與乙說話，乙跟在後面不肯離。這樣的人，世界上有沒有？諸君能舉出例來嗎？』我敢斷定：純潔的感情，永遠是屬於雙方的。如果一方要絕交，他方不願意，都是由於兩方地位不等，能力不等，且爲第三者所牽制，如金錢勢利虛榮等，決不是出於本心的。例如政客對於軍閥，窮人對於富人，都是爲的勢利。我對譬如提議離婚，一時未必得其同意，所以不同意的原因，就是爲『貞潔』。除在黑暗的鄉村外，片面的貞潔，早已認爲束縛女子的鍊條，離婚幷不有損名譽。在一般遺老遺少看來，認我爲不孝，認女子改嫁爲失節，我與她名譽上的損失是一樣的。不過我受過教育，能看破無價值的名譽，而她則做不到。所以『離婚必須雙方同意』這句話，可以改爲『離婚必須對方能看破假名譽。』名譽是生在衆人的心裏，所以我請求譬如同意，不如請求衆人醒轉來，認明白什麼是眞的，有價值的，什麼是假的，無價值的。

我可以用各種方法，使她知道離婚與改嫁是合理的。曾有人爲要離婚，先送其妻入學校者，（見婦女雜誌八卷四號百四十七頁），只要能得到她的同意，無論什麼事我都肯做的。若不能得到她的同意，我亦不必勉強。我在本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晨報發表我的主張，茲將原文全篇抄錄於下：

對於逃婚的意見

鄭岳平

近來逃婚殺妻自殺等事層見疊出，且有許多人在本報發表意見，可見婚姻問題的重要了。我想在過渡時代爲婚姻而犧牲，未經報紙登載者，不知幾多，我們應當多多的討論，或能得一個較好的方法，不要讓犧牲者一天多一天。

對於婚姻不慊意者勸他離婚，或以聖人之道責備他，都是很少多數人的意思，以爲離婚的損失太大，應當忍耐下去。我以爲人類的欲望無窮，不得不有忍耐心以限制之，然欲望是進化之動機，亦不可過於壓束，所以我們對於婚姻的欲望應否取忍耐的態度，或忍耐到如何程度，很有討論的餘地。今先舉幾個應否忍耐的例，同本題比較一下。

譬如有個天文家，以爲生在地球上，死在地球上，無異於終身監禁在地球上，非周遊八行星不可，否則不自由毋寧死。這樣子的不忍耐，誰能贊成？譬如有人對朝鮮人說，「你若是把日本人當好人看，他就是好人，你的生活雖苦，乃是天數，古語云知足則樂，請把着罷。」若是朝鮮人信這話，則其精神上的快樂或能比日本人還多。這樣子的忍耐誰能贊成？譬如我對鄉下人說，「辮子爲會生蝨，且不方便。」鄉下人說，「剪了太不好看，這一點不方便，應當忍耐下去。」這樣子的忍耐，誰能

贊成？

一對夫婦在馬路上攜手而行，談談笑笑，誰不羨慕。一個女子這點心到困倦給丈夫吃，一個吃着，一個坐在旁邊看着，誰不羨慕。這樣子的欲望，是否是周遊八行星的不可能，是否是少數人的幸福，任憑算命先生同濫調苦議所支配的？若是這個幸福是人人應有的，就不應該放棄。若以顧全禮教或他種原因，忍痛耐苦，同一無感情者同居一室，則朝鮮人亦可以忍耐的態度對待日本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還要問朝鮮人爭自由必須以鐵血爲代價，我們爭婚姻的幸福要用如許的代價嗎？抑婚姻的幸福無爭的價值嗎？朝鮮人爭自由要犧牲日本人的自由，我們爭婚姻的幸福，要犧牲誰的幸福呢？

我想婚姻問題同上文的二例都不像，而同後一例則很像，婚姻不慊意所受的痛苦，是無人不承認的，同鄉下人承認辮子不衛生不方便一樣。離婚有許多損失，如家屬的體面，女子的貞操，同剪辮後羞見有辮朋友，或斷絕他的復辟希望一樣，再進一層，同女子剪髮問題亦是一樣。我不敢說我的比喻完全恰當，我敢說剪髮離婚等問題，都是一邊痛苦，一邊損失，不過有輕重之分罷了。至於那一邊輕，那一邊重，則各人的觀察不同，應當讓各人各自權其輕重以決定之，旁人不必參議。

至於絕對的不忍耐，如一言不合卽要離婚，在今日的社會行不通，而絕對的忍耐，則理不應受，亦勢不能受。中國富貴之家，逼儀離婚等事，而主僕通奸，親屬通奸，乃是詩書門第中所常見的。

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問題，是設有人因婚姻不慊意，至於不能忍耐的程度，決意離婚，然而正式離婚，事實上辦不到，應當如何呢？

孟子曰；「食色，性也。」可見麵包問題同婚姻問題，是一樣的重要，一樣的利害。社會中經濟制度不良，逼人去做娼妓乞丐盜賊等事，這些是下等的方法。還有一

個好方法，除不識字的鄉人外，大家都知道的，不用說了。社會中婚姻制度不良，則逼出通奸，納妾，謀殺等事來，這些亦是下等的方法。還有一個好的方法，就是逃婚。有未婚而逃者，有已婚而做和尚或尼姑者，亦有離開家鄉與家庭斷絕關係，而另娶新婦者。方法雖不同，終可歸入逃婚之一類。

（一）逃婚是無損於人的。逃了一個人，猶如死了一個人，對於家庭總沒有損害，至多不過少一個生產者，這不應該要逃亡者負責的。我想除奴隸外不能以逃亡爲罪惡。對於活寡婦，總沒有增加她的痛苦，因爲若是不逃，她的痛苦決不會少一點，或者還要多一點也說不定。因爲她的父母沒有給她教育，使她無改嫁的知識，故她的痛苦，也應當由她的父母負點責任。

（二）逃婚是最公允的。不願承受父母所代辦的婚姻，這是合理的，但父母的財產是願意承受的，這是什麼理由呢？潘蓮茹及易其銳謀殺的動機，真爲的是戀愛，我要佩服他們的勇敢，其實不過貪不得婆家一份財產罷了。設潘蓮茹同法女結婚後，不回到家鄉，同法女說個明白，何嘗對不住法女？徐振華女士之父，曾對易其銳提出老家庭不發生問題，及永遠在徐家居住的條件，設使易其銳實行這兩條件，又何必殺妻呢？我要說句公道話，中國的妻何嘗有能力干涉丈夫的結婚自由呢？假使她有這個能力，什麼罪惡都沒有了。

（三）逃婚是最有效的。我曾看見父母把一對無愛情的男女關進房裏，要他們製造文孫，假使逃去了，如何關得進去呢？革命黨逃走了，政府沒有法子，即使牛馬逃走了，亦是沒有法子。

（四）逃婚是最和平的。中國人最講究體面，大總統的位置非爭不可，而總統的號令能及幾丈路，可以不問的。中國的領土必要完全，而領土上的財產不妨拍賣。家庭中只要男殼人女殼人，媳婦幾房，兒子逃亡在外，等於在外做官，無暇回家。

（五）逃婚是最容易的。不必經過法庭的批准，家屬的許可，只要自己能獨立生活，打起包裹就可實行。我有一位同鄉，連舖蓋都不要，逃到北京來。

由此可以斷定，只要經濟獨立，就能得到離婚的自由。不要說高等教育的男子，即僅受中等教育的男女學生，亦能得到離婚自由。即未受教育的女子，有做媳子的能力的，亦要實行她的實際的離婚。這些話都有許多實事可以證明的。所以第一條到自由之路，就是各自努力，來獨立的生活。

至於結婚的自由如何可以得到呢？這個問題，比之離婚問題難得多了。現在男子對於女子，如蒸年遇機會，其愛情不能以品性合不合爲標準，乃以愛得着愛不着爲標準。女子對於男子，雖有多數的男子任她選擇，然不敢公然與男子交接，無從知道男子的品性。偶然與男子交接，則男子必大施其吹牛拍馬的手段，而女子富於感情缺少理解力，未有不爲其所誘。猶如在菜館裏要點菜，雖有菜單任她選擇，然其滋味如何無從試過，亦不敢到廚房裏去看，亦不能先做來看一看，還是無從選擇，或不選擇。故現在的自由結婚，何嘗是自由呢？比之代辦的結婚，實在是五十步笑百步。然而第二條到自由之路在那里呢？請大家想一想。

逃婚除遺產外，實際上是無異於離婚的。我放棄父母的遺產以維持她的生活，在她的方面，則一生可以吃不完用不完，在我的方面，則可以完完全全的經營獨立的新式的生活，精神上非常的愉快。同病相憐的青年男女們呀，我的辦法如何？諸君不要悲觀，不要徘徊歧路；徘徊歧路，必至於悶死活人，在現在我們禮教之邦，至少有這樣子一條路可以走的。這條路雖崎嶇險惡，然能鼓勵精神，至

少可以保得住精神與身體之健康。

以後我與啓如的關係是怎樣呢？(一)對於女兒，我同他分負責任，此共負責任還好。因爲感情不好，彼此互相推諉，反致誤事，這是在北京經驗過的。(二)對於她的愛情，則肉體的愛情永遠斷絕，這是我的自由，無論什麼理由，無論何人，不能干涉的。肉體的愛情旣然斷絕，則精神的愛情自然消滅，亦是屬於自然的。外人不能以道德法律來干涉我，卽我自己亦不能強迫我。但我與她幷無絲毫仇恨，我當以姊妹待她。

附告：此稿最初是一種隨感錄，歷時半載，至今年五月始全篇告成。辱承諸親友認爲一個重大的問題，細心硏究，加以批評，不論意見同不同，均能匡我不逮，開我茅塞，敬表謝忱。我想待彙集社會的批評後，再發表鄙見，以與諸君討論。我的通信處，是南京東南大學鄭振壎。不論相識與否，如蒙批評，均表歡迎。

暑假期內，亦有遇到詫異的批評如下文者，請批評者自重。(一)不信我所發表者爲眞原因，而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二)不肯細讀一遍，而信口開河。我寫明白『放棄父母的遺產以維持她的生活』而問我『舊式女子如何能獨立生活？』我寫明白『由舊的方面看起來她毫沒有錯處，』而問我『她有什麼錯處？』如果離婚必須有錯處，則離婚者必爲不道德或不名譽的。試問何以西洋貴族亦公然宣布離婚，近年中國上等社會亦時常有離婚二字見諸報紙？

十一年，雙十節，在南京。

徵求批評

本誌同人，認鄭君的婚姻問題，不僅是關於他們兩人個人的問題，實在是全社會的大問題，所以希望讀者對於此事發表個人的意見。特提出下列各問，敬求讀者答覆：

一，鄭君對於他夫人的待遇，和他夫人的待遇鄭君，都可算得盡善否？

二，鄭君的處置法，於雙方的利害如何？此外能否找出兩利的方法？

三，假使你自己處在鄭君或他夫人的地位，對這事怎樣處置？

四，他們的婚姻，有否重圓的可能？

以上各問，請讀者任意答覆，答辭不拘多少，但以明瞭爲主。儘二月底寄達本社，於四月號上發表。如能撰成長篇文字，對於此文加以詳盡的批評，尤所歡迎！



吾之獨身主義觀

魏瑞芝

緒言

凡人之痛苦，皆由不謹慎，不審察，不注意，自我自取之也。吾儕女子之最關利害者，即婚姻問題。幾千年來之習俗，女子終身許字於人。雖出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總逃不出自身之一默認。此種野蠻婚姻，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受虐待而不敢鳴不平，遇欺侮而不能謀抵禦；雖見棄而不敢擺脫，雖受寵亦僅爲玩物。此於精神上且不論，而肉體上亦已苦矣。現今潮流趨新，兒女漸知自動，由自由戀愛而達到自由結婚。但泰半眼光不遠，目標雖準，美滿雖有而不見多；被誘者有之，受騙者有之，一時情感作用者有之，出於性慾衝動者有之。未結婚時，往往男女感情，如膏如漆，有夢想爲勞之概。一至結婚以後，男家往往存木已成舟之想，無論如何手段，均實現矣。有某女師校之畢業生，出嫁以後，不惟不能服務教育，男家且勉強委之以洗揩燒煎，拖地板，倒糞桶；種種粗勞之事，無所不爲。此種事務，固不應視爲賤役，但其人之材所合用者，不在此也。有某女士，戀愛意中人頗篤，至中途輟學以完婚。不多時，馬脚全露。蓋其人固有前妻者也。且一誤再誤，不敢離婚，恐遭社會物議，朋黨嘲笑，於是含辛茹苦，廿度長夜漫漫之歲月，視地獄無以過矣。因是之故，我既反對舊式婚姻，更不敢贊成自由戀愛。幼讀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一文，甚仰慕北宮嬰兒子，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至十三歲時，偶閱教女遺規，至唐代宋若昭不願字人，以教師終其身，著女子規範，以遺後世，又羨若昭不已。遂學吟一絕，以誌景仰，且爲要求於父母之

請願書也。附錄於後，以博一笑。『却笑他人鬭畫眉，自慚寡學每傷悲。若昭何幸逢知己，典掌六宮作帝師。』措詞雖鄙，亦可想見當時之思想矣。吾以為世之最可惜者，材之誤用耳；世之常遺憾者，願之不償耳。

獨身主義與家庭

家庭之快樂與煩惱，增一人或減一人皆有關係；家庭之良好與腐敗，增一人或減一人亦有關係。但減之結果可預決，而增之結果則不可前知。用材不同，處境各異，以此人入彼家，其家庭快樂及改良，又安可必哉？夫家庭快樂之所由來，在於意志相合，情誼相投，互相唱隨，互相諒解，則雖終身如一日可也。家庭煩惱之所由起，在於情意乖舛，習慣不合，稍一不慎，即致誤解，前嫌未消，後疑又起，雖有人為之排解，亦無益矣。且協力同心，何事不成；一有乖迕，禍患立生。夫服務家庭，固為人生應盡之天職，一嫁一娶，組織家庭，為種族，為社會，責任固甚重大。然至於一家之中，有乖戾之氣而無雍穆之風，則人生安得而快樂，種族安得而善良？碌碌一生，徒為造化小兒所愚弄，添製衣架飯桶，果何為耶？然中國人之草草成婚，其家庭狀況，殆無不如是。此不惟於社會，於人類，不能稍有貢獻，且專為社會人

類之消耗物，良可悲也！吾既不取如此之家庭，然吾亦有吾理想之家庭在。大而言之，人類皆吾同胞，地球即吾家庭。小而言之，生吾者有父母，愛吾者有兄弟朋友，凡吾所托足之地，皆吾之家庭也。捨親趨疏，棄廣就狹，勉強服從習慣風俗，組織所謂新家庭，以消磨其一生有限之光陰，珍貴之精力，吾不能不笑世人之愚也。

獨身主義與社會

男子在社會中約分三期：第一期為學生時代，對於社會熱度最高，雖犧牲一切，有所不顧。第二期為結婚後之時代，改其趨勢，轉向於妻室矣。第三期為成家後之時代，遂與社會道別而與家庭握手矣。當此之時，社會事務，悉置之不問不聞，即後服務社會，亦復爭奪權利，計量報酬，惟利是圖，甚至借公濟私，損人利己，廉恥喪盡，無惡不為，即或家累千金，亦不肯捐一毫以福人類。然此亦無怪其然，家室累之耳。貧者妻子啼飢號寒，不得不盡力以圖一家之溫飽，富者貪得無饜，為子孫計久長，強食弱肉，良心汨沒，此社會道德之所以腐敗也。至於女子，其用心較男子為專，故其愛家亦較男子為切。當其求學之時，終日埋頭伏案，孜孜不倦，似乎社會有望之分子也。迨至一與社會相接觸，則熱忱奮發，挺身直前，雖鬚眉莫及焉。然而結

婚以後，則無不傾向其夫壻，留戀夫家庭，向日獻身社會之勇氣，已化為烏有，遇事不敢着手矣。產生子女以後，全副精神，皆傾注於兒女，如何裝飾，如何發護，惟日不足，於社會事業，已成隔世。因此之故，社會得女界之貢獻者甚少，而女權不強，及種種不平等之現象所以發生，亦毋怪其然已。故欲自振，當明大小廣狹之分，盡心力而為之，毋為外物所阻，毋為外感所移也。或曰：『社會本聚家庭而成，服務家庭，即服務社會，家庭與社會何別焉？』吾以為家庭為小組織，社會為連絡家庭之大組織。社會之主持無人，而社會力分散矣；各顧一己，而社會之幸福亡矣。吾既有鑒於此，故極願犧牲一切，委身社會。社會即吾家庭也；種種問題之供吾研究及待吾解決者，即吾夫也。且以宗教維持吾心，堅固吾志，俾不致半途而廢。本博愛仁慈之念，而以奮發之精神，勇猛之努力，熱烈之血氣赴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社會求幸福，謀利益，庶社會不虛生吾一人，吾亦可告無愧於社會矣。

獨身主義與他人

凡人有被依賴者，必有所牽累；有戀愛者，必有所懸掛；以致兩地分心，不能專於研究上進。以目前中國狀況觀之，固由彼有被依賴者及有戀愛者之無果決力，亦未始非依賴之者及被戀愛者之罪也。宇宙間多少聰明青年，有為學子，只以訂婚誤，結婚誤，家庭誤，妻子誤，不惟不能兼善天下，或且不能獨善其身；不惟不能為社會造幸福，或且不能保安全於一家；不惟不能謀人類之進化，或且遺害於其子孫。是以吾不願依賴於人，人即不致為吾而有所牽累，吾不願受人之戀愛，人即不為吾而有所懸掛。或謂『汝不嫁僅汝一人已耳，人豈有因汝一人而遂不娶不嫁乎？』是語固然。但吾之一身，雖未必有益於人，然決不致為人之障礙，吾但求吾於人無所損害，吾心盡矣。且吾之意見發表後，有志求進及願脫離苦惱之青年男女，或於吾言，與吾同志者，又安得謂必無其人哉？幾月前，接冠兄來書，略謂『日前某友來此，談及妹品學舉止，擬為妹希攸。兄告以妹之志願，某友終於贊善而罷。』日來又接遠姊來書云：『令姊身體大弱，而洪水為災後，家務益繁，遠頗憐之，但愛莫能助，為之奈何？於此亦可知家累之苦，恐天下之勞勞者，正不止令姊一人已也。前聞吾妹鑒於時勢之不良，抱獨身主義以行素志，遠不勝佩服，望堅持之！』於此亦可見其關係於人之一斑矣。

獨身主義與吾

依賴之性，非生而有之，自身養成之，環境造成之也。依賴性既成，遂致受人欺侮而不能禦，受人淩辱而無所避。故某氏婦爲夫毆打，某氏婦被姑斥罵，某氏婦遭虐待，某氏婦受折磨，某姊憤而自殺，某嫂抑鬱病死，層見疊出，指不勝屈，此皆自取之禍，默認盲從故耳。死固不足惜，惟其人之死，輕於鴻毛，曾無一毫之價値，甚可憐也。是以吾願犧牲一般所謂幸福快樂，以避此等苦痛。不自由，毋寧死，不得志，毋寧死，此則吾之所不肯屈撓者也。吾當善養吾氣，善修吾志，以地球之大，何患無吾托足之地，以事業之多，何患無吾立身之處。吾之貢獻苟有補於人，吾之言行倘有用於世，則不愧爲人類之一分子，而吾之幸福與快樂亦在於此矣，至於甘食美衣，嬉遊消遣，吾所不取也。萬一不得償吾宏願，卽爲一小學教師，亦無不可。或謂『女子嫁人，則老年得子孫孝養，死後有埋葬祭祀之人；今若此，奈老死時何？』然而嫁人者未必皆有子，有子者亦未必皆能孝養，碌碌數十寒暑，舍大謀小；而有子者，或夭殤，或不肖，徒增悲傷怨恚已耳。生前如此，死後可知。天下之事，安能預定，遙望歧途，不如止步。至於吾死之後，或委諸山野，或投之水火，或供醫院之解剖，均無不可，亦安用埋葬祭祀爲哉？

結論

吾文姑盡於此。此吾十年來之觀念，主張，志願，特假此極短促之時間，稍吐一二。吾，婦女也，敢以此文貢獻於婦女雜誌，願吾國之女子，羣起而討論之，批評之，吾當傾諸君之教訓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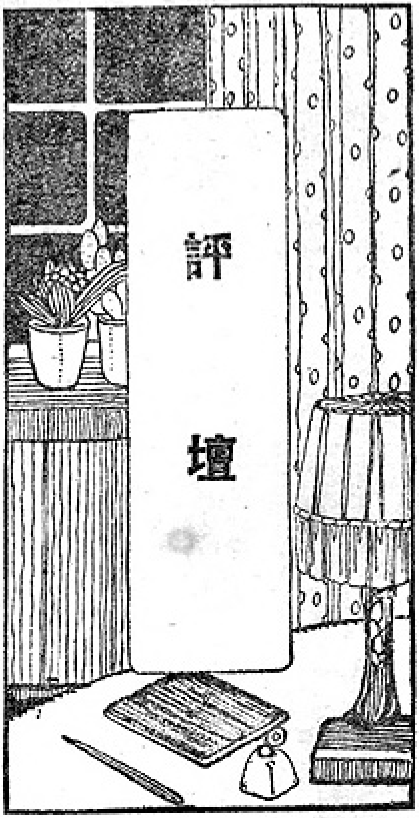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二，一〇，二五，脫稿於浙女師校。

女子參政之民意測驗（張耀翔君在北高紀念日）

	男子	女子	男女未明	合計
贊成	五二四	五一	二一一	七八六
不贊成	九五	七	三五	一三七

贊成與不贊成合共九百二十三票：贊成票數占百分之八十五。贊成與不贊成之比例爲十六與三。

此外尚有條件的贊成：例如『贊成品學都好的女子參政』，『贊成有知識的參政』；及贊成原理而不贊成卽刻實行者：例如『贊成，但是程度太低』，女子尚無參政之資格，俟有眞正學識，始可論之。』如此八票。



民國十二年的婦女界

晏始

民國十一年，可說是我國婦女最活動的一年；這活動的最顯著的表示便是參政運動。并且就形勢上察看起來這運動也大有成功的希望。雖說大勢所趨，然一般婦女的努力究不能不說是最有力的原動力啊。

但是參政運動，究不能包括全部的婦女解放運動；而從事這運動的，又不過是全體婦女的一小部分。并且據我所聞，參與這運動的一小部分婦女中，有好些是並不知道什麼男女平權的原理，不過藉此當作一種「出風頭」的機會的。更有某君告訴我說：有某女校因為要加入某種參政團體，由全體學生選舉代表。她們的選舉，並不以才能作標準，而以自己的感情作標準；并且不是選舉和自己感情較好的人，却選舉那和自己感情較壞的人。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為她們怕麻煩罷了。

這雖是極端的例，我們不當把這個來概括全體；但即小見大，說我國婦女，多數還沒有真的覺悟，也不能說是過分了。

世界各種的社會運動，都是由貴族的而趨於平民的，由少數的而及於多數的。婦女運動也是這樣。就參政運動的本身上說，實在是一種貴族的少數的運動，這是人人所公認的。現在我國這回的參政運動，如果能夠成功，固然很可慶幸。即使終於失敗，也不必就此灰心。因為目前我國婦女最為切迫的，並不是浮面上少數婦女的參政運動，乃

是實際上大多數婦女的覺悟運動。如果大多數的婦女,都能覺悟到自己地位的卑下,向上爭扎的緊要,凡是婦女應享的權利,可以不爭而自得的。否則即使獲得了一切的權利,自己不能運用,還是無補。試看現在我國的男子,不是已經都獲得了參政權嗎?然而所得的效果究在那里呢?

民國十一年的參政運動,雖是我國婦女運動史上應該大筆特書的。然而我總覺得這種運動,不能算做根本的運動。我希望真正覺悟的婦女,以後努力從實際上根本上做起,不要管到將來的有無收穫,且先問我們現在的耕耘怎樣。如果將來編中國婦女運動史的人,在上面振筆疾書道:『民國十一年,是婦女運動的發展時代;民國十二年,纔是婦女運動的發展時代。』這不是很可欣喜的事嗎?

重男輕女的清華學校

晏始

在今日女權運動正在發揚的當兒,忽然發生了清華學校停止派遣女學生留美的事件,這實在是不能不令人詫異的。

據中華教育改進社所發表關於清華派遣學生的統計如左:

學生類	
現在美國肄業學生數	四四五
現在清華學校肄業學生數	五二一
在校學生與留美肄業女學生總數	九六六
派遣留美女生數	五八
現在美國肄業女生數	二一
留美女生佔留學生總數	五·八%
留美肄業女生佔留美肄業學生數	四·六%
留美女生佔在校及留美學生總數	二·一%

經費	
留美經費總數	一·一五〇·〇〇〇
清華校內經費數	三四六·六六八
留美經費與校內經費總數	一·四九六·六六八
女生留美經費	三四·八〇〇
女生留美經費佔留美經費總數	三·〇三%
女生留美經費佔留美與校內經費總數	二·三三%

清華學校對於此事的解釋,無非是經費支絀四字。但其對於外交部的呈文,有今歲尙有照章不應派遣的男生八人,因所學不同,教授不便,想一齊遣送。而且又有男子教育究比女子急要的話。這可見該校當局重男輕女的態度了。

清華當局重男輕女的態度,不是到現在始行顯露;我們祇要看該校的拒絕招收女生,便可明白。這樣的態度,不但引外界人士

所反對，便是該校內部，也早已發生不滿。在民國九年的上學期，該校學生，就討論到男女同學的問題，那時校中出版的清華週刊，曾因此出了一個男女同學特號。次年十月，該校學生，更有男女同校期成會的組織，裏面有六十餘人的責任會員和一百餘人的通常會員；同時致函北京各專門學校及大學校長徵求意見。接到各處回信後，該會就上書校長，請願開放女禁；當時由校長處正式答覆如下：

「前接貴會來函，經已提交董事會會議。僉謂男女平權，女子應同學同等之待遇，董事亦表同情。惟男女同校，爲屬辦法，窒礙殊多；議決每年考送女生十名赴美遊學，但須於預算範圍內考察能否由男生遊美經費中撥充女生遊美經費等語，相應函達。……」

那時該校的清華週刊上有某君作了一文，內有一段話道。

「清華應否男女同校，我們不必再多費話了；除了獨些沒有人性的人以外，大概是全體一致舉手贊成的了。」清華男女同校既是合理，又是可能，所以便不是一個問題，更用不著解決，祇問我們自己有沒有施行的決心與毅力。

「假如我們有這樣的決心，馬上就可以向學校當局建議，請於下次暑假就實行收女生。假如有人從中作梗，我們不必向他講理，祇恭恭敬敬的請他避避人獸不兩立；是非不並存。……」

這可以看出該校學生怎樣的憤慨了。

又據該刊所載，那時該校的校長王文顯君對於男女同校期成會會員的私人談話，有「董事會原則上不贊成本校招收女生，處現在董事會之下，本校絕無男女同校之望。」這幾句話，已經很明白的表示該校當局重男輕女的態度。前信中尚有「議決每年考送女生十名赴美遊學」的話，現在不但沒有實行，覺連隔年派女生十名赴美的舊例也完全破壞了。

但照該校王校長的話，這種重男輕女的施設，完全出於該校董事會。聽說這董事會，久已爲人詬病。據謂這些董事，每開一次董事會，可得大洋一百元，而對於校中的事，却絲毫不管。最近該校第二六三期的清華週刊上，有董事會罪惡證據一文，其末節這樣說：

「……我希望外交當局，取銷現有董事會。董事會自身稍有天良，立應自行取銷。校長亦可對於董事會奉其命運。因爲在現在的董事會之下校長總是犧牲的……此外本校教職員，學生，同清華在美同學和歸國同學，人人對於董事會，疾首痛心。「千夫所指，無病而死。」不過我觀光是「指」，還不夠一點。」

這樣看來，現在根本的辦法，須由全國教育團體和女子團體，聯合該校職教員學生要求教育當局和外交當局，改革該校董事會。即使如該校的呈文所說，經費支絀，把該校董事會開會費來派遣女生，也可以多派幾名女生哩。

告宣傳產兒制限的團體

高山

珊格爾夫人來到中國以後，產兒制限這個名詞，也同時傳播到中國，而且引起許多人的贊成。不久報章及雜誌發行許多專刊，特號，隨後又有宣傳產兒制限的團體也相繼設立起來了。

這也奇怪，別的問題或學說傳到中國，往往當時雖能哄動一時，過後卻即時消滅，少有能夠多延時日的。只有產兒制限運動覺不是這樣，珊格爾夫人離中國已經長久，而這項運動卻還不見衰竭。

產兒制限這問題的重要，本誌產兒制限號及許多別的專刊專號上面，已詳細討論過，現在沒有再論的必要。而且這種原理，我們實不能不視為真實，也沒有討論的必要了，現在所應當討論的，只是宣傳的方法。

別國的產兒制限團體，宣傳方法固然認為緊要，他們宣傳原理也認為極其重要，這因為有許多人，還在那里根本持反對論的緣故。中國反對的似乎很少；有些反對者說此法一經實行，勢必要紊亂男女關係。細按這話，不是根本反對產兒制限的原理，是說宣傳方法上失當時，應有的一種弊害。這種反對說的論據固然極其薄弱，因為事實上，反對論者不能說沒有科學的避孕方法以前，男女不曾有紊亂的事，一方面也不能證明宣傳這方法以來怎樣增進男女的紊亂。但宣傳這方法的人，卻也不可不知道有這一種反對理由的存在，而隨時加以注意和防止。

其次更有須討論的，便是宣傳者不可失產兒制限的本意。產兒制限的本意是在防止結婚夫婦不需要的兒童的產生；防身體羸弱不宜於生產的婦女的生產的危險，有遺傳疾病的產生疾病的小孩以及沒有經濟能力教養的小孩的產生。

以上各種情形，在貧民階級，當然比中上階級為多，所以真要救那不需要的小孩產生的困苦，不能不向貧民窟裏去宣傳，這是必要的辦法，而且也是美國產兒制限會所取的方向。

但向貧民窟去宣傳，比較的困難些。她們與文字少接近，報章上的宣傳或分送小冊子，都與她們無關，即使能夠知道，恐怕精細的方法也多不能用，貴昂的器具或藥品更不消說了。所以要向貧民窟裏去救護她們的困苦，必須就近設講授所 (Clinic)，裏面

有可靠的醫生擔任解答及指導的職務，實地看到某家有制限產兒的必要時，便應她們的需求，把方法——有效，簡單，省錢的方法——傳授給她。

如果不是這樣做去，單在中上階級裏宣傳，所得的結果，適與原理相反。中上階級的人家，多少比貧民窟裏的人多一點養育小孩的能力，也正因爲經濟的力量較充裕的緣故，有錢購買貴重的避孕藥品，沒錢買藥品的貧苦人家，反任其無限制的生育，因此發生的弊害，一層是許多善種學家說的理由，如知識階級多去應用這種方法，而貧窮人家倒不用，結果能使將來民族中的優秀分子漸減少；其二這避孕方法是教生活困苦的，若不向需要更迫切的地方去宣傳，未免多少失其本意了。這是宣傳產兒制限的團體不可不注意的。

女子爲什麼不可以翦髮

健孟

頭髮與指甲都是從皮膚裏長出來的同類的附屬物，本來是有用的東西，但到社會進到文明，生活安靜之後，兩者都能够過分的生長起來，反而覺得不便，因此爲便利計，就不得不加以修翦。

但頭髮雖過分的長發，因爲當他是一種裝飾，也就情願費許多功夫去整理他。中國前幾年指甲也曾作爲裝飾品，我幼小的時候，見『文人』多留養指甲，『門第人家』的婦女，留養的尤其多，指甲斷掉覺得非常可惜，并且常用銀質製的很長的假指甲載在指上。

到清朝末年，這種習慣，不期而然的漸漸除去，只見唱道情求乞的道士還留着極長的指甲罷了。並不曾成爲什麼問題，只是對於翦髮一事，卻早成了很重大的問題了。

聞老輩說，早先洪秀全鬧事的時候，爲了頭髮的長短，不知死了多少人，可見頭髮關係的重要了。武昌革命還未起來的時候，爲了翦髮的事，許多校長曾起了許多忙頭，斥退了許多學生。拳匪鬧事的時候，恐怕翦髮的學生，也曾冤死了許多。

到了近年，男子翦髮的事方纔定當，女學生翦髮的問題卻起來了。於是又惹起許多女校校長及教育長官的惶恐不安。

女子的整理髮髻，的確是一件老大不便的事，在從前中上階級的婦女，常常僱用女僕理髮，因爲她們不要早上八點鐘便上課

堂，生活不像學生的忽忙，所以縱使髮上的油垢積滯得像膏藥一樣，但頭髮總可以梳得精光。

到了近代，社會狀况漸漸轉變，多數婦女不能再像從前的受人供養，不能不自己出來賺生活。別有許多，也情願不要別人援扶，只要放大自己的足，自己走路。學生在學校裏面，不能將丫頭使女帶進去，要留頭髮不能不自己梳了。

到了最近幾年來，男女的求學機會，及有種職業漸趨平等，女子如要與男子的同樣求學問或做事，使不能不將生活改爲簡單，遂有許多不怕改革舊習慣的女學生將髮翦去了。雖然社會上反對女子翦髮，沒有像反對男子的猛烈，翦髮學生雖也受着許多困難，在校時校長勸諭留養，還是小事，如要出去轉學或升學，便感老大不便。投考學校時縱使成績好，學校多數不肯取翦髮的女生罷。

裝束本是不時改變的，髮的長短，有什麽關係？近年來歐美女子翦髮的很多，並不算什麽一回事；也有國民中的女子，本來如男子的翦短的，但這事在中國便詫爲奇事，眞使人有些莫明其妙。

原來從人類學上說，一族固有的裝束，往往存着一種圖騰時代同族的標識的觀念，改變裝束，很是重要，所以爲着「扶清滅洋」的緣故，裝來帶西洋風的便覺得危險。但這種觀念到近年來應該已經多少破除，那麽取締女生翦髮是什麽用意呢？這用意近來某省教育廳長已經告訴我們了，他近來禁止女生翦髮的命令裏說，是因爲恐怕男女沒有分別的緣故。可是男女爲什麽應該留這樣一種區別的呢？可惜他不曾告訴我們了。

男女同……　我是堅決反對男女同家，男女同園，男女同世界的，我以爲這樣反對比較切實而且徹底，而且能把男女同學也反對在內。因爲學校只是人類社會組織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只反對男女同學，那麽地球上除了學校以外還有十分之八九的地方，爲江蘇省議員諸公所沒有顧到的，依然可以男女同處，其禍患將不堪設想。

但我所深怕是有這樣的志願，却沒有這樣的能力。在我以前有幾萬萬代的祖宗，從阿美排開始一直到我的父母和你們的父母，都是男女同處的。在我以後還有幾萬萬代的子孫，我沒有力量禁止他們男女同處，於是他們硬派我充當他們的祖宗。這樣小小的一個我，只是往古來今一條無窮長的索子中的一個圈兒，我那有力量對於全條索子有什麽主張？

我於是乎投降了。我於是乎非投降不可了。我看了數千年來多少比我偉大的人格，如基督教和佛教的那班祖師，他們反對男女同處何嘗不力，但看直到現在的效果覺怎樣，我於是乎也樂得投降了。(晨報)



婦女職業問題

美國著名婦女們對於本問題的討論

陳諒

一　本問題小說

——赫金遜的這是自由——

——任職業婦女對於家庭的悲劇——

婦女問題，在現今簡直成爲全世界的一個大問題。在中國社會情形之下，女權運動固然還須不少的盡力。在歐美方面，婦女地位却是好得多；可是因爲婦女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衝突，這婦女問題因此更見複雜。大部分人自然是認定男女絕對的平等，鼓勵婦女擔任職業；同時却很有人受社會紛擾的反動，依舊主張家庭是婦女唯一的事業。在最近著作界中這樣的主張，而且最引起各方注意的，要算是英國小說家赫金遜(A. S. M. Hutchingson)了。

赫氏做了一部小說，叫做這是自由("This Freedom")。裏面所寫的是一位婦女，名叫羅沙萊(Rosalie)，因爲專力於她的職業，使她的丈夫十分感受痛苦；後來她的子女也都受到不好的結果，一個完美的家庭因此成了悲劇！這部小說出世以後，英美的社會非常注意，婦女們更是『人手一編』。反對他的，說作者只知宣傳主張，不顧顚倒事實；贊成他的，又非常稱揚這本小說，以爲他是對於世界婦女地位最健實的批評。

二　婦女的根本問題

——婦女果能同時治家而且任事麼？——

——美國 Literary Digest 的徵求女界意見——

無論讀者對於這是自由的意見怎樣，赫氏所提出的問題，可說是婦女問題的根本，大概沒有人否認了。因爲要是不解決這個，一切的婦女教育問題，參政問題，經濟獨立問題……都將無從說起。這個問題就是：婦女是否能夠擔任一個事業，而且同時能做盡職的治家主婦，做一位溫馨的夫人；慈愛的母親，得到一個快樂完美的家庭？簡單的說，就是一個婦女能夠同時治家而且任事麼？(Can a woman run a home and a job, too?) 美國的 Literary Digest，是一種很通行的雜誌，見赫氏的小說這樣惹起美國婦女的注意，便想搜集公論。他們在去年十月四號，發出一種問題信，分致美國聞名的已嫁婦女（大概是美國的"Who's Who"書裏有題名的，）徵求對於這問題的解答。一月之後，雜誌社收到二百五十多人的報告，主筆先生便摘出各人的意見，在十一月十一號的該週刊發表。他的題目，便是上面說明的問題，因爲多半是各人的言論，所以編者沒有署名。我因爲覺得這個問題，在中國也是同樣的切要，所以把他摘譯起來，成爲本篇。本篇的目的，便是：(一)使國內的女同胞們得聽到美國女界的議論；雖然遠遠隔了一重太平洋，却可在紙上獲得幾十位的新大陸開明女子和我們討論重大問題。(二)表明這個問題的重要，使智識界的女同胞都起來討論；就理論事實各方面，自由的來發表意見，預備爲女權運動立一個很堅實的基礎。(三)或者婦女雜誌的編輯先生，贊同美國的問題徵求的方法，也同樣的來徵詢國中女界的意見，那更是本篇的成功了。

三　反面的意見

——說婦女不能兼任治家和事業的——

關於這個問題所收到的答復，雖然沒有兩個人意見完全相合的；爲了便利起見，我們姑且把他們分做正面和反面的兩種；其中有條件的說『可以』的，也把他歸納於正面的了。這里，譯者須先安慰閱者諸女士一句，就是本篇次序，雖然反面爲先，結果却是正面居多——就是說婦女可以兼做家事和外界事業的，佔發言人總數的五分之四。在婦女於社會地位很佔重要的美國，這樣的結果很不算希奇；不過我們取研究的態度，必得細細地體察這兩方面的意見。爲敍述上的便利，先提出少數反對的意見來說。其中或概括一人的意見，或酌量的引原信的文句。

納裴摩瓦夫人(Mme. A. Nazimova)是一個做易卜生戲劇的主要人物，不相信婦女可以管理家事而且擔任事業。她說：

『倘使婦女要這樣做，不是她的事業就是她的家庭必得受不好的影響。我自己確信不曾給我的丈夫他應得的快樂之半；幸而我沒有孩子，否則我更不堪盡責了！我也希望世上或有佳運的人可以處兩者而得當，我可是不能的。』

彼雷夫人(Mrs. R. E. Peary)主張同樣的意見。她的丈夫的探險事業，她始終是個良伴，她並且曾著關於兩極生活的書。她說：

『我相信古語所謂「一人不能同時服役兩主人」。所以一個婦女應該就兩者選擇其一，——做事業家或者做治家者。要是兩者並做而無缺，我不信有這樣一回事。』

赫麗孫夫人(Mrs. B. Harrison)是美國第二十三任總統的夫人，也以為婦女如果成功一種事業，終不能好好的教養子女，得到完美的家庭。斯蒂芬夫人(Mrs. W. F. Stevens)，一個熱心愛國運動和慈善運動者，說她雖然幸而有『一些事業的經驗』，卻是假使不是她的『特殊情形』，就這一些任事也是不可能的。她說：『青年做寡婦和雙親的愛助，使我有任事的時間；倘使我自己維持家庭，一定不能這樣的。』兒童故事著者雪蘇女士(Mary S. Sheldon)說一個婦女『不能為一個好的父親，而且着力於外面工作。』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部教習蓓克爾夫人(Mrs. E. K. Baker)以編詩歌和神話著名，也以為『通常婦女』難能這樣。宗教故事的著者哥白需女士(Louise D. Goldsberry)引聖經裏『你不能服役兩主』一句話表示她的主張，而且承認『以本來責任付之雇傭是一種罪惡。』格玲訥夫人(Mrs. E. Grinnell)是自然派的作家，也說婦女不能『同時走兩條路』。故事著者格爾脫女士(Mary M. Culter)的意見大致一樣。著作家麗查女士(L. H. Richard)表示下面的意見：

『我讀了赫金遜的小說(見上)，覺得他的說明雖不好，主張卻是很對。一個婦女有一天八小時的工作，她對於家庭兒童的效果，怎能比得上以家事為主體的婦女呢？』

赫黎威爾思(Harriet Wells)是威爾思大將的夫人，并且是一位著名的雜誌作家，對於這問題也表示相對的否認：

『赫金遜的結論，以為職業界婦人的子女必得不幸的結局，我不能表示同意。因為世上沒有人願護的孩童，很多自立有成；好好養護的兒童，儘有許多不長進的。不過一個婦女對於事業和家庭生活，我終覺得不能並進而能成功。若是她完全自私自主，方纔可以這樣。』

『縱使赫金遜的話有言過其實的地方，他的主旨是正大健全

的，』這是兒童故事著者勃拉克佩爾女士(Mary F. Blackburn)所說的話。畫家斯密斯夫人(Mrs. F. C. Smith)以為治家是婦女的第一務，除非被生計所迫，她不應舍本外求的。

紋特女士(Emily C. Vanderpoll)是一位畫家和美術家，說一個婦女應該於兩種事業——家庭和外方——選擇其一。慈善家蕭嫵夫人(Mrs. F. Schoff)極口稱贊這位英國小說家（指赫金遜）說他能夠使『遂遂外緣的父母見而警心。』畫家菲攝夫人(Mrs. A. O. Fischer)說，『一個注力職業的婦女再不能維持她做母親的地位。』

有名的著作家中，如斯密斯女士(Mabell S. C. Smith)的意見也是這樣。默玲女士(Isla M. Mullins)的結語是：『這是自由小說中所指示的危險，自然不是普遍的情形，但是為兒童幸福起見，終該分離事業和家務——做母親的還得認育兒當天職。』歌劇名伶羅綏女士(Anne Roselle)也以為這兩事的同時成功是不可能，因為『一種事業的盡職，便是無窮的工作和犧牲。』萌嫵女士(Mary E. Mumford)是費拉台斐爾(Philadelphere)城中的女界領袖，說她所知道的職業界婦女，多數是棄去兒童和家庭的愛來換得事業的。她的結語是：『婦女對於外面的注力便是兒童方面彰明的損失。』麥金納女士(Kate S. McKinney)說婦女一有事業，便沒有治家的餘閒。撒克爾(Mary D. Thaker)女士甚至於說『婦女愈是開明有智識，她愈能認清她的終身事業是在於家庭和兒童。』細萌女士(A. H. Seaman)也贊成赫金遜的主張。著作家蕭納綏女士(E. O'Shaughnessy)曾著許多關於歷史外交的論文，以及華盛頓大學職員麥開女士(R. C. Mckee)，愛國運動者勃來女士(Alice H. Bartlett)，著作家窩特夫人(Mrs. F. Older)都承認赫氏的主張，以為婦女終難兼顧家務和事業的。窩特夫人說：

『保持家庭而且同時進行她的事業，只有身心都超常人的婦女，——能夠支持兩重生活的婦女——纔能這樣。』

小說家恩特武夫人(Mrs. E. W. Underwood)也是這樣主張。教育家湯默女士(M. L. Thomas)，著作家都蘭女士(R. S. Durand)，格羅女士(M. G. Gross)，勃克爾女士(E. A. Baker)，和演說家海特夫人(Mrs. M. Heindell)所說的大意都是相類。蒙的哥美女士(H. B. Montgomery)，是婦女浸禮會會長，歸結她的主張，說：

『婦女如果有了請人代為顧護子女的成見，就可以決心不

嫁。既經做了母親，便該盡力保養子女。育兒比繪畫著書雕刻都難，必得婦女絕對的注力；但是這個事業又是非常可貴，——造就一羣美善敏慧的兒童，是婦女對於當世的最大貢獻！』

蔥士萊女士(G. B. Easley) 是公民聯合會勞動部部長，根據她二十年的經驗，斷定婦女兼做兩事的困難。她說：『就使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一個婦女能夠治家而且擔任職業，也是超人的能力。所以對於普通婦女，這個理想很不該提倡的。』最後，我們提出格志女士(S. Y. Gates, 救濟會雜誌的主筆)的主張。在收到的報告中，反對方面的意見，主要的可算完了。她簡述她個人的經驗，表示否定的意思，說：

『我做雜誌的編輯，已經過了三十三年，而且對於地方的雜誌報章，也都曾盡過文字的貢獻，我的筆墨生活，可算自從十四歲起直到現在。我一總生育子女十三人，可是不幸只剩下五個了！這死去的八個，大的已養到十九歲，小的是產後便夭折的。我的丈夫確信這並不是我忽略的緣故，但是我應該說明，其中的兩個小孩是因為腦膜炎而死，就是我產前用腦過度的緣故。懷慘的回想，我不要多說了；只有一點意思要鄭重對世人說的，就是從我個人的經驗，我想著作和其他公共事業完全不是做母親的職業。世上的婦女一有了兒童，就不能擔任事業。我自己現在將近五十歲，為了用心用力過度的緣故，終至於生活破產。從此以後，我將決意斷絕公共事業，去補續已往的缺憾。』

以上是美國三十五個已嫁的婦人（其中稱女士的，不過因她是這樣被稱，不是未嫁的意思，下節同。）對於婦女任職業的反面意見。她們或是審度理想，或是根據事實和生活經驗，或緩或烈的反對婦女能夠同時治家而且擔任事業。挨次的敍來，好像是很枯燥；但是讀者應該知道她們的原來答信，還是多過幾十倍，這里所說的已是原編者把他刪繁節要的結果。我們細細看各人的話，實是非常有趣，要是只說反對者幾人，那就不是本題了。這是譯者對於這少數派的意見，也不敢刪節的理由。以下我們再聽主張婦女可以兼任職業的許多偉論罷。

（未完）

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的討論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四

鳳子

現在可以討論『美學式的結婚』了。

『戀愛的成分有靈的吸引，』『靈魂的美感，可以成慣性的，』『所以美學式的結婚應當別論』這是某君信上的主張。

我想此信或是束縛於歷來男子的偏見，所以主張結婚，并且主張慣性的結婚。因爲這樣男子才可以利於自己的法律習慣等等來拘束我們。我們如果承認戀愛是人格的結合，所當首先排斥的就是婚制的拘束。自由離婚，對於這層，是很有見地的。作這信的某君自稱是離婚的過來人，婚制的價值，當已很明白，爲什麼也作這樣的論調呢！信內結婚二字或是戀愛二字的筆誤罷。

至於美感問題，某信的另一段說：『美不美的評論，是相對的，沒有一定標準的。』又說：『人人心裏，各有一美的概念，而且各人也時時變幻，不一定的；就是靈魂也是這樣。』已經自己否認慣性的存在，當然無討論的必要。

若說沒有『傾國傾城，』恐怕『色衰愛弛，』求教於『情人眼裏出西施，』是專從玩賞方面着想，『小雀兒，』『玩偶，』美學式的結婚，『沒有人了。』

不過於此有急應聲明的一事：我不是反對世界的美化。『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以美育代宗教，』『靈魂只有在戀愛的時候，才是宗教的。』某某先生來信說：『美的本質有四，而其特點爲想像，所謂「無關心」所謂「變形」所謂「心的隔離，」都是引導我們入於想像的世界，所以美學式的戀愛，較別的自由。』那麼，戀愛爲美所吸引時，雖屬『交互迷着，』仍是架空的想像。我們所受現實

的苦悶，是要我們努力奮鬪的，我們僅要這樣無知無識的架空的想像麼？我們僅要這樣假的世界假的自由麼？『不完全，則寧無。』我要直捷說：我是主張『戀愛自由』了。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在台時成五篇，以他故未續。今晤本誌主撰章先生，得知後二篇已被郵人失落。章先生囑再補寄，約略記其第四篇如上，其第五不復記及了。

一九二二，十，五，在上海。

自由戀愛與戀愛自由

——讀了鳳子女士的『答客問』以後——

Y. D.

現在世界最重大的問題凡三：即一，國際問題；二，勞動問題；三，婦女問題。國際問題與勞動問題的解決期，現在雖還在開端；但只要各國國民都能明白戰爭與侵略政策的謬誤，和人類相互間的愛的認識，國際問題就不難解決。而勞動問題的根柢，則在於私有財產制度上；這制度打破的時候，也就是勞動問題解決的時候。至於婦女問題，如參與政治，經濟獨立，教育平等，舊道德解放等等，可說異常複雜；但其根柢，總不外婦女人格的解放，與男女相互的平等。而解放人格，相互平等的終極目的，就在男女雙方各以自由的意志，為平等的納合，其唯一的途徑，便是提倡戀愛的自由。因為戀愛自由，實是提高兩性人格的極致，而參政，職業，教育，及新道德，是使達到戀愛自由的渡船。所以戀愛問題，是婦女解放的先決問題，也就是婦女解放的終極問題。

美國有名的社會學者瓦特氏(L. J. Ward)在他所著的純理社會學 (Pure Sociology 1919) 裏說：『由性慾而起的愛凡五；(1)自然的愛(Natural love)，(2)浪漫的愛(Romantic love)，(3)夫婦的愛(Conjugal love)，(4)母性愛 (Maternal love)，(4)血族愛(Consanguineous love)。但夫婦為人倫之本，亦即為一切愛的起源。』所以『戀愛』是人類的愛的根本問題。

愛倫凱女士說：『人生應該決定的有三件重大的事——即根本的人生觀，終生的職業，及戀愛。』

人生觀是定我們做人的目的，所以人生觀的決定，當然與我們一生有重大的關係。至於職業問題，不只是衣食的問題，也是對於社會的一種義務，其重要自不待言。但是我以爲倘使三者之中，把戀愛抽出，那麼一切的愛，果然無從發生，就是人生觀也不免動搖，而職業的生活也因之苦悶乾燥，人生就毫無意味了。所以說戀愛就是人生，實是確論。於是我敢說：『人是必須爲戀愛而生存的。』

但是現代的社會怎樣？家庭的壓迫，舊道德的束縛，經濟的恐慌，法律的制限……在在使戀愛發生阻礙；因此要使戀愛能夠真實發展，必須使戀愛獲得『自由』才好。

所謂戀愛的自由(Love's freedom)，便是男女憑着『自由的意志』(Freedom for Will)，不受任何的拘束，獲得相互的靈肉的結合，而達於『戀愛之春』(Spring Time of Love)。這就是戀愛的自由。

但是假使青年們對於戀愛沒有自制(Selfcontrol)的修養，不明白戀愛對於人生，子女，社會，及世界的關係，只圖肉慾的滿足，假借戀愛之名，行自由性交之實；這是戀愛之魔，我們無以名之，只得名之曰『濫用的自由戀愛』。

以上只把鳳子女士所說的『人生不是爲戀愛而生存』及『自由戀愛與戀愛自由』的義解上立論，（女士原文見本誌八卷八號）以下就戀愛的必須兼靈肉二元及社會上所發生的獨身問題約略加以說明。

人類有種族保存與個性保存的本能，這是學術界的定論，無所疑惑的。愛倫凱女士在戀愛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Love)裏說：

『戀愛是起源於兩性間所牽引的種族保存力……能夠使寂寞的心靈發生愉快；但是心靈的感覺上如果拋棄了『肉感』，那就減少效果了。所以真的戀愛，是含心靈與肉感的兩種要素；而這兩要素中，是分佔着愉快和歡喜，因此所需要的，不單是肉的(性慾)要求，也不單是友情(心靈)的要求。彷彿同空氣一樣：淡氣不是空氣，養氣也不是空氣，必須淡氣與養氣相合，才成爲空氣。肉感不是戀愛，同情也不是戀愛；必須心靈與肉慾相衆，才得成爲戀愛。』

又說：

『戀愛進化的第三個階程，是認識異性的個性，加以特殊的同情。從這同情上去發展兩方的戀愛。所以戀愛又不僅是抽象的去求異性的肉體或心靈。』

所以戀愛，非抽象的，不是獨身生活的；也不是單爲性慾的。

但是現在的社會組織，可以說無一處不妨礙青年們戀愛的自由。所以戀愛與獨身，遂成了現代社會的普遍的現象——社交不公開，異性的認識就不得自由；智識沒有完備，戀愛的選擇(Love selection)就不得自由；舊道德仍舊像網似的籠罩着，不合時代的法律，依然如鐵柵似的束縛着，戀愛的進展上就不得自由；人人被經濟問題壓迫着，戀愛及種族上的使命就不得自由。這不但是中國一國的問題，世界各國的青年男女，爲戀愛不自由而獨身者，正不知多少呢！

獨身生活，從人類種族的使命上說：固然是件不道德的事，但也得依各人的個性，各人的事業而定。假使個人堅決的主張獨身生活，當然決不能像從前斯巴達的以法律禁止的。然主張獨身，固是各人的自由，那決沒有一方發生戀愛，一方主張獨身，或一方主張獨身，一方再有戀愛的。因爲獨身是"Unmarriage"不贊成結婚，即不欲發生戀愛。所以『獨身與戀愛是截然的兩件事』不能混同的。

附記：

七月間路過上海，本誌主撰錫琛先生，問我對於鳳子女士答客問的意見。我覺得很有討論的必要，因那時行色匆匆，不及起稿，現在原文又不帶在身邊，所以只把戀愛與獨身的兩種意思，加以討論；至於有許多文字上的解說，我覺得無關重要，所以略而不說。　二二，八，二七，於日本牧ノ原山上。

戀愛自由解續篇

——再答YD先生幷參加王平陵章錫琛二位先生關於戀愛問題的討論——

鳳子

我在本誌八卷四號發表我的離婚後，YD先生曾經來書討論，答客問第一(見本誌八卷八號)下半篇，約略表示我的意見。現在大意是說：『無產者不能不一做獨身，』和『從學理上新的觀念上說起來，靈肉一致的戀愛是最進步的學說。』我因於戀愛自由解從錫琛先生處得讀其自由戀愛和戀愛自由一文，似乎對於我的解答，尙多所誤會。YD先生說：『鳳子女士的論文中……有許多

文字上的解說，我覺得無關重要，所以略而不說』我以爲名詞的意義，一經確定，可以省了許多無謂的爭辯。平陵錫琛二位先生關於戀愛問題的討論，不是大半爲了戀愛二字的定義麼？所以現在我又要說『無關重要』的『文字上的解說』了。

第一，『戀愛』二字，作靈肉一致的解。這是我們所見皆同的。平陵先生對於戀愛觀念，『是贊成物質與精神的調和——是希伯來文明與希臘文明的調和，』錫琛先生答平陵先生的第二信說：『我前信所說的戀愛，完全是愛倫凱女士所謂靈肉一致的戀愛。』YD先生述愛倫凱的戀愛的進化上說：『肉或不是戀愛，同情也不是戀愛，必須心靈與肉慾相兼，才得爲戀愛，』都和我在本誌八卷四號所下的定義：『戀愛是性慾和愛情的混合物』一樣。所以我們文字上，一用戀愛二字，就作靈肉一致的解；不能再有『精神的戀愛』『肉慾的戀愛』(見平陵先生信中)和『濫用自由戀愛』(見YD先生文中）等等說法。

第二，『自由戀愛』四字，作由肉而靈的戀愛解。這是我和YD錫琛二位先生解釋上的——不是主張上的——相異處。YD先生以『誤解的自由戀愛實在是一種的自由性交，』錫琛先生以『不認對手方的人格，而當做洩慾的器具的』口頭戀愛，算做自由戀愛；所以反對他。我則以爲戀愛內『除去愛情，就是亂交，』(見本誌八卷四號)不能叫做自由戀愛；自由戀愛是戀愛的一種，(見答客問第一) 亂交不是戀愛，因之也不是自由戀愛。YD和錫琛二位先生所反對的自由戀愛，可以說就是我所反對的亂交，不是我所反對的自由戀愛。我所反對的自由戀愛，是由肉而靈的戀愛。在這一層，錫琛先生並未討論及。我恐怕因各人用詞命意的不同，致勞讀者費解，并在此說一聲。

第三，『戀愛自由』四字，作由靈而肉的戀愛解。這是我和YD先生主張上的——不僅是解釋上的——相異處。我們知道：靈肉的一致，不是定能同時並起的。由肉而靈的，注重在戀愛，就是自由戀愛，是以『人是必須爲戀愛而生存的』(見YD論文中。) 我所以反對他的理由，已在答客問第二篇上說過，YD先生可以參看。因之我所贊成的戀愛，是由靈而肉的，是注重在自由的，就是戀愛自由，是以『人是不專爲戀愛而生存的。』

第四，『獨身』二字，從含愛的一方面說起來，作有靈無肉的愛解。有人以爲獨身是獨居的意思，也有過性慾的生活的，實在大謬。人類進化，交通便利，戀愛的兩方很可以獨居；且因職業或他種的關係，甚至於有不能不獨居的形勢。若說獨居就是獨身，未免太滑稽

了。所以提起獨身二字，就含有不是戀愛的意義。這就是Y.D.先生所說：『獨身與戀愛是截然的兩件事。』不過於此有當注意的：戀愛自由，是注重在自由。是說『發生戀愛也罷，不發生戀愛也罷。』含有戀愛的正反兩面：一面是戀愛，一面是沒有戀愛——是包括獨身在內的。

總之：我們對於戀愛問題，都是贊成靈肉一致的，都是主張——除平陵先生沒有表示外——戀愛自由的，只須用鄭環先生所用的標語：『戀愛自由是解決婦女問題的起頭，』極力呼號於大衆之前，就好！我的戀愛自由解，也暫止於此了。

一九二二，十，十，在上海。

Y. D.

自由戀愛與戀愛自由續篇

——再答鳳子女士——

日本廚川白村著了一篇『近代的戀愛觀』（見本誌八卷二號）以後，頗引起日本各界的質問與討論；廚川氏在今年一年中所發表的文字，多討論這戀愛問題。（編者按：廚川氏近來整理一年的論文，著成近代的戀愛觀一書，大受全國的歡迎。）但是回顧國內，對於戀愛的義解，還都弄不清楚；而一般的青年，用戀愛兩字，玩弄女性的更所在皆是，這是何等的可悲呀！

鳳子女士獨能對於這重大的戀愛問題，加以分析和討論，實在非常難得，是使我們深切的欽佩的。我前回對於女士答客問上所說的戀愛問題與獨身問題，略有辨論；所以不顧於詞句為詳細的解答者，因為女士對於戀愛與獨身的義解，尚未與我們一致；恐怕詞句間的爭辨，容易引起感情的激昂，於實際反而無補。現在鳳子女士既然平心靜氣與我為懇切質明的討論，對於戀愛的真義與獨身的義解，也已和我們接近。所以再願女士的希望作一番名詞上的討論，等候女士和多數讀者的賜教。

鳳子女士答客問第一的首段說：『所以自由戀愛(Free love)作自由的戀愛解，戀愛自由作戀愛的自由解。』這詮解是否適當，姑作別論，但和第二段所說，『所以自由戀愛，作戀愛之自由(Love freedom)解，戀愛自由，作自由的戀愛解，』便覺不免自相矛盾了。

這因爲女士把"Free love"與"love freedom"混同，而以自由戀愛及戀愛自由都作『自由的（或用之字）戀愛』解了。

『學說』是隨時代思潮爲轉移的，我們處何種時代，就有適應這時代的思潮發生。這時代思潮的結晶，便是『學說』。合於時代思潮的新學說，就是現代人所走的理路。所以學說並不是束縛人的東西，而我們人是創造學說的。

『無產者不能不一做獨身』這句話意，或者有所欠缺；但是在事實上，確有這一種現象。因爲『經濟』是妨礙戀愛自由最有力的魔障，這是社會主義者所公認。即愛倫凱女士在戀愛的自由（我曾譯登九月婦女評論）裏，也以爲經濟是戀愛自由的障礙物。

關於『戀愛』與『獨身』兩問題，我已在前篇說過，此處不再複述。但是鳳子女士對於『戀愛』與『自由』兩者，沒有清晰的理解，所以不免有誤會的地方。因爲所謂『戀愛的自由』，祇是『戀愛能夠自由發展』的意思，我們祇要一看愛倫凱女士的戀愛的自由便可明白了。

其次我們再把『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分析一下。

什麼叫『戀愛』？戀愛與姦淫的區別如何？錫琛先生答王平陵先生的通信中（見本誌八卷九十兩號）和我的前文中已約略說過，鳳子女士也已肯定，不必再在此處細說。

但是我只承認戀愛有程度上的差異，（例如青年期的戀愛與成人期的戀愛）不能如鳳子女士把戀愛分析爲『自由戀愛』與『戀愛自由』的兩個單位；而且女士的分類與解說，也不很明白。女士所說的『戀愛自由』和我們所說的『戀愛的自由』（Love's freedom）似相接近；而女士特把自由戀愛認爲戀愛的一種，作由肉而靈的戀愛解，卻是我所不能了解的。

戀愛的起源，雖基於性慾；但是戀愛的發生，當然是由靈而肉的。我們所主張的『靈肉一致』，是使已得到靈感的兩戀人，再能結合而發生肉感上的關係，以完成戀愛的本質，及種族的使命，並不是靈肉同時並起，就叫靈肉一致。

鳳子女士的所謂由肉而靈的叫『自由戀愛』，我想只有一個最顯著的例，即舊式的婚姻中，男女不謀一面，不交一語，由父母媒妁的撮合，擇吉洞房，先有肉感上的接合，再孕育夫婦間的愛。這或者可說是『由肉而靈』的；但這決不是我們所提倡的戀愛，更不是所謂自由戀愛了。

我所謂濫用的自由戀愛，不過鑑於誤解『戀愛自由』的青年們，以戀愛爲口頭禪，而玩弄女性；假自由之名，而在社會瞎闖。故於自

由戀愛之上，冠以濫用兩字，這是我一時的語氣，並不想成立這一個名稱的，這須向女士說明的。

鳳子女士叫我參看的答客問第二中，也有幾點可以討論的地方：

女士說：『欲進世界於安而且平，必自戀愛自由始！』這與我『人是為戀愛而生存的，』及錫琛先生所說：『戀愛是解決婦女問題的起頭，也是解決婦女問題的煞尾，』是不謀而合的。但女士接着又說：『自由戀愛的結果，兩性間要交互迷着，一經交互迷着，就要忘了本來面目，不再研究眞理的所在。無論以戀愛為性慾的滿足，或是以戀愛為高上精神的結合表徵，總是注重在戀愛，其結果將使我們女子再墮落入偶人的家。』這一段很可研究；戀愛，是兩性高上精神的結合，這是戀愛的本能之一；戀愛，帶有盲目性的，這也是戀愛的本能之一，女士既認：『戀愛為這世界安而且平』的一個階梯，當然再不能說注重戀愛，要墮入偶人的家了。上面那一段解說，雖然是女士單指『自由戀愛』的四字而言；但於此已可證明女士所說的『戀愛自由，』就是我們所說的『戀愛的自由』的一部分；而女士所指的『自由戀愛，』也就是戀愛的一部分。這不僅是女士定義上的謬誤，也是邏輯上的謬誤。

『買賣式，媒約式，照片式，考試式，經濟式，地位式的婚姻，是掠奪婦女做父親的女，丈夫的妻，兒子的母，』但是要打破這種隸屬式的婚姻關係，自然非提倡『戀愛結婚』不可！因此女士所說的：『婚姻為萬惡之源，』『戀愛自由是反對婚姻結合的』話，我也認為不合邏輯的。

女士又說：『靈肉一致的戀愛，是戀愛的最進步，』這話我很佩服，但接着又說：『但若注重戀愛，便是自由戀愛了，』這不是又把戀愛與自由戀愛打成一片了麼？

現在再把愛倫凱女士解說『自由戀愛』(Free love)與『戀愛的自由』(Love's Freedom)的一段話，錄在下邊：

『我們不必辯護邪解釋多樣而且屢被濫用的所謂『自由戀愛』(Free love)的名詞，却覺得有極力主張『戀愛的自由』(Freedom of love)的必要。因為前者的意義是無論怎樣的戀愛，都可自由，反之，後者的意義不過是不以戀愛之名為可恥的感情的自由罷了。』

所以我們所說的戀愛，就是愛倫凱女士所提倡的『戀愛的自由。』一方面提倡戀愛，同時並於他方面有妨礙戀愛的舊道德，舊習慣，不適時代的法律，不平等的教育，不良的經濟組織等，要設法

加以改造，使戀愛得自由的發展，這是戀愛的本意，也是戀愛自由的本意。同時誤解的戀愛與誤解的自由，這是『戀愛自由』的一個大障礙，是我們所痛心疾首須加以反對的。

末了還得附說幾句：我讀了鳳子女士戀愛自由解續篇，我雖未和女士見過一面；但是女士忠誠懇摯的態度，已都躍然在紙上，所以不嫌辭費，再有此篇之續，一以補我前篇的不足，一以答女士肯鄭重討論的至意，藉此能够引起國人對於本問題的注意，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一九二二，十一，十四日上海。

讀鳳子女士和YD先生的討論

章錫琛

鳳子女士和YD先生，對於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的兩個名詞，互相爲詳晰的討論，最後並有牽涉到我的話，所以我不能不附說幾句。

鳳子女士思考的精密，是我所非常欽佩的；但文中以自由戀愛作由肉而靈的戀愛解，戀愛自由作由靈而肉的戀愛解，却似乎與普通所用的這兩個名詞，稍有不同。『自由戀愛』這名詞，誠如愛倫凱女士所說，『解釋多樣而且屢被濫用，』所以現在要用一句話來解釋，實在非常之難；但愛倫凱女士所謂『無論怎樣的戀愛都可自由』的一句話，可算再明白沒有了。詳細的說，所謂自由戀愛的戀愛，是有可結婚可不結婚的自由的；是有可僅僅一朝相處或可終身相守的自由的；是有可異居或可同居的自由的；是有可同時戀愛多人或祇戀愛一人的自由的，是有對於子女可負責任或可不負責任的自由的；是有可祇有性交或可兼有靈感的自由的；……這種戀愛，因爲太自由——却也未必是放縱——了，所以愛倫凱要反對他。（我給王平陵先生的信中所謂『不認對手方的人格而當做洩慾的器具』的話，是指姦淫而言。鳳子因爲我反對姦淫同時反對自由戀愛，便把我對於姦淫所下的定義當作我的自由戀愛的定義，不免稍有誤解。因爲自由戀愛，是可以承認對手方的人格，也可以不承認的，並非祇有不承認的一面。）至於所謂戀愛的自由，則如愛倫凱女士所說，『祇是一種感情的自由，』就

是對於異性有不受任何干涉的戀愛的自由。但至於有了戀愛以後，則此兩異性必須成爲夫婦，直到戀愛破裂爲止，不能再和第三人發生戀愛；並且必須組織家庭，必須對於所生的子女負相當的責任，不是像所謂自由戀愛的都可以自由，這便是所謂戀愛自由。近來有許多人往往把這兩個名詞混而爲一，實在大誤。

鳳子女士對於戀愛加以由肉而靈和由靈而肉的區別，我却不敢贊同。因爲我們既承認戀愛是靈肉一致的，便無所謂先後的區別，更不必有先後的區別。至於對這區別加上自由戀愛和戀愛自由的名詞，尤覺不必。因爲這兩個名詞，已經有人下了確當的定義，並且爲許多人所公認了，我們似不該加以改變的。

YD先生對於戀愛自由這名詞，解析得非常清楚；但對於自由戀愛所下的定義，似乎不十分明白。他所謂「假借戀愛之名而行自由性交之實」，誠如鳳子女士所說祇是「亂交」而已。YD先生也以爲這句話不足概括自由戀愛，所以特地加上「濫用的」三字，大約爲此。但鳳子女士以爲亂交並不是自由戀愛，這却未必。因爲亂交有時也被用爲自由戀愛之一，不過不能包括自由戀愛——或者是越出自由戀愛——罷了。鳳子女士因爲認定戀愛是靈肉一致的，亂交有肉而無靈，所以不是戀愛，自然也不能稱爲自由戀愛。這話在邏輯上固然很合，但在實際上，亂交也常爲濫用自由戀愛者所稱爲自由戀愛，所以我們便不妨加以濫用的自由戀愛的名稱了。

至於鳳子女士說「戀愛自由含有戀愛的正反兩面：一面是戀愛，一面是沒有戀愛，——是包括獨身在內的。」這實在是犯邏輯上的錯誤。因爲獨身既然沒有戀愛，那麼戀愛是正詞，獨身是負詞，照邏輯上講，正負二詞，完全二物，不能互相概括的。所以獨身不是戀愛自由之一，正和戀愛不是獨身自由之一相同，理由非常明顯。



戀愛與自由

日本廚川白村原著
Y. D.

所謂人類，是似乎聰明，而實在愚蠢的。天地開闢以來，人人都看見蘋果的落地，但牛頓未生以前，終沒人注意到萬有引力。至於所謂相對性原理，更不必說了。就是所謂地動說在當時也很引起許多人的反對罵詈。這些還都在其次。最可驚異的，古來幾千年之間，無論東西，竟會沒人注意到婦女是有人格的人類那麽切實的事情上！就是號稱近代思想的淵源的盧騷，覺也有沒有見到，這是何等的可驚呢！從伏爾斯頓克拉夫脫女史著女權擁護論以來，祇不過一百年罷了！

婦女不是奴隸，是有自由的人格的。這解放論既爲一般所公認，當然的歸結，定要想到所謂戀愛的自由了。誰都是這樣說：戀愛是自由的。被剝奪自由之精神的奴隸，是沒有戀愛的。選擇對手方的自由，是戀愛第一的要件。受他人的強制，或被迫於他種的必要，而自己不能作主的戀愛，是喪失人格的。戀愛和強制，根本上不能一致的。沒有自由便沒有戀愛。

我屢次說過：從一夫一婦論說，所謂自由人格，戀愛，貞操，其間實有不能分離的關係儼然存在。作爲革新生活的理想的戀愛，是男女間性的道德的根本和基礎，也是爲此。

西洋人所說自由戀愛 (Free love) 的名詞，和『從馬上落馬』的話一樣愚蠢。沒有自由就沒有戀愛，好比不是從馬上決無所謂落馬。不過自由戀愛的名詞，依普通的慣用法，常解爲放縱不羈的戀愛關係，所以正如我

前節所說實在是自由性交精神的人格的戀愛，與以絕對的自由結果自然成爲一個人格的男子與一個人格的女子的一對，最後不外乎歸着到一夫一婦的原則。戀愛這東西的本質不過如此。所以自由戀愛這名詞，決不是像道學先生所戰慄新聞記者所驚疑的那般可怕的名詞，實在是極愚蠢的名詞。

奴隸婦女奪還她喪失已久的自由時，其最可貴的獲得，不得不推戀愛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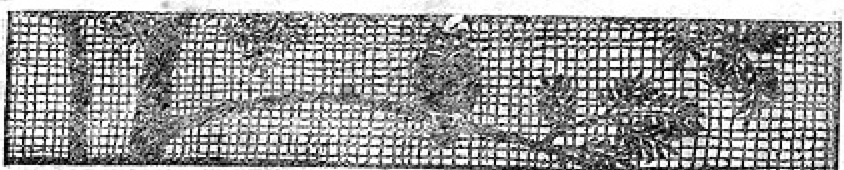
沒有自制的自由不是自由，自由並不是放縱自恣。所以借戀愛自由的美名，而恣其放縱的亂行，正和借社會服務的美名以飽私囊的詐欺犯一樣。我因此覺得關於戀愛和自制的關係，有一述的必要。

我在近代的戀愛觀文中說過，眞的戀愛是人生最貴的理想，所以可說是一種『苦行』。如果沒有像修道院中高士一般純潔的心志的人，決不能有眞實的戀愛。卽至高的藝術，必有加於奔放的生命力的抑壓 (Restraint)。眞的自由不可不有節制 (Contince)。在人生最大的創造藝術上在以人格自由爲根本的戀愛上，堅強的節制與制御，實在是必須條件。沒有這節制和制御時，戀愛立卽破滅；否則也變爲荒淫，邪淫，亂淫，人格的生活，從根柢上破壞了。如果以戀愛爲性的道德的基礎，其第一重要的問題，當然無過於自制了。

最近英美關於性的問題的書籍，最惹視聽，被賞讚的；要推斯托潑司女史 (Stopes) 的結婚戀愛 (Marreage love) 及其爲答辨世人對於此書的非難與質問而再著的一册賢明的親道 (Wise Parenthood)。這兩部書，不過說爲男女（卽夫婦間 戀愛的完成，永續，更新，有產兒制限的必要，並且評論肉體上或心靈上，倘沒有自制節慾，戀愛就被破滅，所以須有制限的實行方法，世上的先覺者，已經爲了這戀愛力說產兒制限的必要了。

我對於產兒的問題現在不願加以可否。惟一對男女間，無自制無節慾的生活，動輒產兒過多，徒誇量與數的多而不顧到質的方面，這實在是冷却夫婦間的戀愛，阻止戀愛的永續性的最大的原因。

動物的性慾受了淨化純化而成爲人格的戀愛，是由於什麼呢？被惱於靈肉二元生活的不調和的人類能够



於性的本能（卽性慾）與性的理想（卽戀愛）之間，尋出了合一點，消除兩者的矛盾衝突，是由於什麼呢？這便發生節慾與自制的必要了。所謂節慾，不是像從前宗教生活的禁慾主義，極端迫壓肉體以使心靈向上。譬如食慾：節慾是爲保護康健的節食，決不是絕對的斷食。斷食與禁慾，不是保生命之道，也不是保康健之道。又如荒淫亂行，便像過食的害人了。

「加抑壓於人類無壓的慾望，這便是行淨化作用。」這是福勞特（Freud）派的學說。無論怎樣，人生決不是自己生命力放恣的無制限的發現，否則生活的破壞就到了。因爲有了加在生命力上的抑壓作用，所以慾望被淨化，純化，而成爲藝術，宗教，智識，及人間愛。因此，我們說人類生活的偉大崇高，是這抑壓作用的結果，也非過言。不過被自己以外的人物，法則，因習所抑壓的時候，便成爲壓制與強制了。所以加抑壓的，不可不用自己的生命之力，就是自己加壓抑於自己，才有所謂眞的自由和戀愛。用宗教來譬喻，就是不克服小我，不會到大我，不會達到三昧法悅的心境。我常常說戀愛與宗教的心境的相似，在近代的戀愛觀中，我也曾說過。

我在人生觀上，反對一切的禁慾主義。因爲征服人類的本性時，雖可依禁慾生活而保肉體的純潔童貞的清淨，但不絕被肉的誘惑和本然的欲求所惱，怎能希望精神的純潔呢？結果不是仍然不得不歸於人格的萎縮及破壞麼？宗教家諸斯格德也說：「禁慾生活，於人類進化的某種道程上，雖是有價值的，然而至於精神上的效果，不及戀愛遠甚。」（基督教與性的問題八七頁）

然而怎樣才能夠完成那爲至上的道德至上的理想的戀愛呢？那個不是童貞，不是禁慾，也不是自由性交的意義的『自由戀愛』。我們並不說肉體的淸淨無垢，是說關於性的行爲的淸淨無垢。換一句話，性的關係，不得不爲靈肉的一致調和。借了女作家梅辛克萊女史的話來說，就是「戀愛乃是專爲靈救肉，肉救靈的設施。」這是眞的戀愛；除此以外，就不是戀愛。所以這樣的戀愛，我以爲是性道德的理想極致。



我女界應籌備加入萬國婦女參政會

葉家璧

歐戰以還，世局丕變，向來爭持激烈之婦女參政問題，均以次解決。世界上號稱文明之邦，如英德美諸國，莫不相繼通過婦女參政權案。雖由時代之要求，然不可謂非歐美婦女努力政治之結果。茲者猶恐未能舉參政之實，由義大利婦女協會與英法美三國婦女團體發起萬國婦女參政大會，定於今歲在義召集，研究關於婦女一切問題，以促義國暨其他各國婦女之參政。斯誠集女權運動之大成，而開世界女子參政運動史上之新紀元也。

我國婦女，因受不良禮教之束縛與頑固社會之制裁，天賦之權，被剝已久。邇來感受新潮，頗有覺悟，始從事於女權運動。北京一城，即有中華女子參政協進會與女權運動同盟會同時發生，天津亦聞風而起，不可謂非吾國女界進步之徵。然就目前情形論之，參政權能否取得，取得後果能實行參政否，尚屬問題。吾女界所應持之手段，惟有堅心毅力，百折不撓，以期達到目的而已。職是之故，凡爲女權之障礙者，固當剷除之；而足以促女權之發展者，尤當順應而利用之。則今歲在義召集之萬國婦女參政大會，實與吾國女界以良機也。

據報載是會之宗旨，在促進義國婦女與國各婦女參政。其重要之議題，由義大利婦女協會所擬定者，爲婦女政治地位問題，兒童問題，婦女勞動問題，婦女與職業問題，婦

女與社會問題等，并已得義首相與美國務卿許士氏暨英總商會長呼佛氏之贊助，將來請柬，即由義外部非正式照會各國。可見是會所負任務之大，於國際友誼甚有關係焉。

我國婦女，與世界素鮮莫往來，較知此知彼之效。明歲義國開萬國婦女參政會，遙想各國女權運動家接踵而來，濟濟一堂，實為希有之盛會。我女界正宜乘此時機，與各國女權家相晤，交換意見，藉助他山。

不寧惟是，孤立寡助，衆擎易舉，凡事皆然。況要求女權，為一種政治運動，尤非羣策羣力不為功。吾國女權運動，前途雖屬光明，然社會惡劣，阻力亦復不小，不有援助，成功綦難。該會者，實援助吾女界一有力之團體也。吾女代表，倘能善為周旋，必能藉該會之勢力，為促進吾國女子參政之工具。

更有進者，我以文化夙著遠東共和國家之資格，屆時出席，必當有所貢獻，非先將內國婦女況狀，與上述各項問題精細研究，欲臻圓滿結果，其道無由。倘有失措，非特於體面攸關，實示我女界缺乏參政能力也。

綜上所述，萬國婦女參政會，我女界實有加入之必要，而籌備尤不可緩。時不可失，稍縱即逝，深冀吾女權運動家暨贊助女權者，早為之備，勿致臨時倉皇失措，斯則區區之意也。

對於婦女雜誌選擇材料的希望

石冠英

現代的婦女精神上的榮養物，只有二種：一是學校的教育，一是新聞雜誌。學校教育的榮養固然味濃滋富，可是不過為短期的，不能為他作終身的精神榮養品。那麼，這婦女終身的精神榮養品，就不外乎新聞雜誌了！

雜誌的益處既有這樣的大，所以我們對於婦女雜誌，不能不抱極大的希望，我希望貴雜誌，標準一定的目的，去選擇材料，真心負指導或覺醒的責任。茲特略列關於選擇材料之私見如左：

一，關於自然科學的材料：無論中外的婦女，對於文化科學，或有擅長者，惟對於自然科學，大都缺乏素養。我國一般人自然科學的知識，即很幼稚，婦女的知識更是不用提了。但是要打算改造社會，提高婦人的地位，非有物質學問，具體的技能，能夠不流於空談麼？所以這自然科學的知識是

婦女雜誌的好材料。

二，關於養育兒童的材料：法國的女子，厭惡小兒，就有種族衰弱之患。我國婦人的生殖力雖大，因爲保育的不善，平均嬰兒之死亡率很高，這損失也非常之大。所以婦女對兒童要承認爲最有興味的問題，不是肉慾的副產物，是精靈的結晶體，就可免掉厭惡小兒的痛苦了。至於保育問題，則當知嬰孩之生理若何？嬰孩心理若何？嬰孩之心身若何發育？這是婦女的必須常識。

三，關於社會科學的材料：我平常最厭棄男女平權不平權，平等不平等的爭論。我所知道就是男女生存互助，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何必爲平不平的無味之爭呢？只是男女互相生存，生出許多的問題，什麼男耕女織，男政位乎外，女政位乎內的職業問題，就聚訟紛紛，莫衷一是。若是女子從事於社會的事業，則家庭事業歸諸男人麼？若是女子不**從事於社會的事業，那麼就永久沉沒在閨**閫之內麼？這問題倒像很難解決似的，其實也是尋常，只留待社會科學解決就是了。社會科學的原理明白了，社會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如何持續存在的？男女雙方都了解，自然都向互助存在方面努力去，誰還管那內**外平不平的爭論呢？**

婦女有自然科學的知識，則能營自身獨立的生活；有社會科學的知識，則能營男女互助的生活；有保育兒童的知識，則人類種族，可以永久持存。如是，則二十世紀的婦女問題，就不煩言而解了。

一箇婦女問題的先決問題

——擴張婦女職業的領域——

女子　胡仰莫

近來講婦女問題的多極了：不說貞操問題，便談戀愛問題；不談婚姻自由問題，便講產兒制限問題——雖是這許多東西，不僅關於女子方面，可是對於女子格外切近；能了——這許多原是現在切要的問題，但是我看第一箇劈頭大問題，還是夠包問題——女子自身的經濟獨立問題——罷。

女子本身的經濟獨立問題不解決，我看有許多與之有因緣的問題都不能解決。試看現在社會上爲什麼有許多依門賣笑的娼妓？爲什麼有許多作人玩物的小老婆？爲什麼有爲人妻而飲泣吞聲任人擺布的女子？爲什麼有雖似有職業而常受主人非人格的待遇的女傭？——這都是女子沒有經

濟獨立的本領和機會，因此惡果而演成的社會現象罷了。

有的說：『這是女子教育不普及的緣故，倘若普及了，就沒有這種現象。』我說這話原是不錯——但是女子教育固要普及，而有一箇先決的問題，就是開拓女子職業的領域。女子職業的領域不擴充，雖普及也是無用的。譬如現在有個女子中學（或高小畢業的）的學生，她要學點職業，試問除小範圍內的幾個看護婦，小學教員，商店職員（這更少了）……以外，還有什麼事情可做？這小範圍內的事情安插不下，那就苦了。原是讀過幾年書的女子，比較有點普通智識，還不如鄉村的老媽子，到都市做女傭可賺一二塊錢一月呢！反之，男子方面看來，那職業的範圍就大了：可以學做商店的職員，學書局裏的校對；可以學交通機關的郵務員及電報員，學印刷所的排字匠……。而女子因無職業可就，無法維持自己的生活。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與之有因緣的種種問題都不能解決了。

我不是因爲引了這個例，就用片面來概括全體，說這是應該先決的問題。那麼，試放眼觀察鄉村中下社會的婦女，幾乎是沒有正當生利的職業。就我們所見的而言，所謂職業者，不過是些嬭娘嬭媽；再有別的，是都市中工廠式女工的變相。（例如餘姚近海一帶的翦麥冬鬚和揀棉花）和替人縫衣紡花的女工。（這雖是生利的職業了，但是所得甚微，不足以——或僅能——維持生命。我想既是職業，必須維持個人生命而有餘，決不是待養於人，再尋職業來補助維持自己的生命的。）除此以外，還有三姑六婆，雖能賺錢，跡涉迷信或狡騙，更無職業的資格可言。就上面所說的以外，再要去找婦女的職業，只能把大部分歸『婦女生活譜』行事的婦女來充數了——不過即使算了職業，經濟仍不能獨立的。

這樣看來，女子職業範圍的狹隘如此，女子經濟獨立的難能可想。女子經濟不能獨立，事事爲人挾持，爲人箝制，雖要談解放，談改造，無非都是些空話，於事是無濟的。

因爲要把上面所說的許多女子，納入於正當職業的軌道上，所以不能不把女子職業的領域擴張。我希望大家留心社會問題的，來研究研究這個婦女的先決大問題。

我因對這個問題時有感觸，所以匆促寫成這篇文章，自知定有不妥當的地方。反對女子職業的，原有什麼爲保護母性而起的反對論，也有他的理由，——不過我的直覺所感，以爲急求解放的中國婦女界，更非先從此點改造不可。那些母性保護論，還是緩些討論好。　作者附識。

一一，九，三〇。於上虞第一女校。

離婚的我見

直清

離婚這件事，是大家認爲合理的，不是什麼不道德的。但已結了婚而宣佈離婚，現在還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我們常時看見宣布離婚的，十之八九是發生於男子，這就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了。離婚的真理，是無戀愛的婚姻，有無窮的痛苦，我們欲除却我們的痛苦，不能不宣佈離婚。這是大家絕端贊成的，沒有反對的道理。但爲什麼獨發生於男子呢？難道女子不痛苦麼？我想女子的痛苦，更勝於男子百倍。既然如此，爲什麼女子不先宣佈離婚呢？這就有關於社會問題了。俗語說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兩句話，是一般人奉如神明而不敢違背的。數千年來，已成了習慣，牢不可破，任你說什麼『無戀愛須當離婚』，社會上總不如此說。他們總是用那譏誚的口吻，說某人家女兒，不知爲什麼被某某嫌棄了，實在羞辱祖宗呀！親戚朋友雖不如此說，但『嫌棄』二字，也是臟在他們腦裏的。父母兄弟也是如此想，甚至於她自己也是這樣想。想不通的時候，不是跳井投河，就是懸樑服毒。性情稍爲和平的，雖不如此，也要氣得『死去活來』。這是我們常聽見過的。所以女子無論如何受男子的虐待，總是『忍氣吞聲』，希望男子改悔。若沒有改悔的希望，她也只好抱定終身守貞，不再嫁人，情願犧牲她終身的幸福，保全她父母兄弟及自己的名譽。她做夢也想不到可與男子宣佈離婚。若男子與她離婚，就是宣佈她的死刑；不然，也是由一層地獄再送她入十八層地獄。即使有一個女子，她與丈夫離了婚，她心雖得寬，再要與別人結婚。衆人都目她爲『生人妻』。能夠受得這氣的，幾能與她結婚。青年們能夠與這個同男子離婚的女子發生戀愛麼？恐怕未必吧。那麼與她結婚之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男子與女子離了婚，他們再結的婚，當然是美滿的。女子與男子離了婚，他們再結的婚，更是痛苦的。我們凡行一件事，就利害上論，有利於己，無害於人，就可以行。就道德上論，有益於己，有益於人，纔可以行，若『損人利己』，那就是罪人了，就是不道德了。現在男子與女子離婚，表面上雖然是『無戀愛須當離婚』，實際上實在是『損人利己』。這並不是我故意挖苦青年，是社會的惡習慣造成的。所以一般青年受了盲婚的痛苦，想宣佈與她離婚，總覺要爲她想一最善之策，方對得住自己的良心，這就難了。經濟一層，只能解決物質一面，精神上還是不能。情願犧牲自己的

犂福與她過一輩子麼也是不能。這是什麼原故呢？男女的愛情，是自然的，不是勉強的；是永久的，不是暫時的。所以雖想與她強顏爲歡，覺轉眼即成泡影，反添許多苦惱。既然如此，同床異夢，度日如年，淚眼愁腸，何時了局。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種好法子來。這是大多數青年的痛苦，尤是女子的痛苦。那麼，要如何纔好呢？我想，既知道提議離婚的青年，當然是覺悟的青年，既是覺悟的青年，就負有改造社會的責任。我們當想一個解決的方法，使她離了我無一點痛苦，有最大的快樂，同我離了她一樣。

(1)她如何纔了解離婚的眞理？

(2)她如何纔覺得離婚不痛苦？

(3)她如何纔知道重婚不足恥！

第一是智識問題，有了智識，自然了解離婚的眞理。第二是經濟問題，她的經濟若能獨立了，就覺得離婚不痛苦了。第三是貞操問題，她知道『婦人從一而終』的禁條，是不合理的，是要打破的，自然不以重婚爲恥了。但當着離婚萌芽的時代，一般婦女還未覺悟，我們須要『以身作則』，不憚煩的助她求學，作一個研究學問的朋友，使她有了智識，能彀彼此發生戀愛，由苦海化爲愛河，那更好了。若實無戀愛的可能，她已了解離婚眞理，經濟也能獨立，也不受制於社會的習慣，雙方宣佈離婚。她得其所，我亦無憾，社會的習慣也打破了，迎新棄舊的『負心漢』也無所藉口了，豈不好嗎？這是我的理想，是與不是，還望大家批評。

女子解放與自信力

洪爲法

女子解放，女子解放！這種運動，已有幾年，自然時至今日，覺悟的女子已日漸多起來；從前女子所受的壓迫，已逐漸解放了些。但是進步總是慢呵！範圍總是狹呵！社會上大多數女子，還是個被壓迫者，被玩弄者呵！

我常於空閒時推究女子解放之所以進步慢的原因，範圍狹的原因，結果以爲有一道難關還沒打破，這道難關便是『缺乏自信力』。

『男子與女子，除生理上一部份天生的差異之外，其餘的一切，都是相同的，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各具智慧，各具能力。』(用本誌八卷十號女子之悲哀文中語)這種思想，必須普遍印入女同胞腦海中，那女子解放的進步才能加速，範圍才能增廣。記得我在家鄉，有時和女子講到女子解放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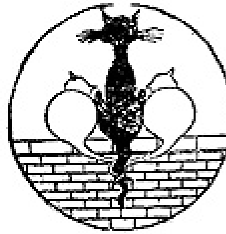
她們多半一笑置之,年紀大些的,還說,『你們曉得什麼,只知胡謅。』後來和有些朋友談談,朋友中也多得有這樣的反應,這是什麼緣故,我敢說因爲『缺乏自信力。』她們多還以爲女子天生是被壓迫者,被玩弄者,是命中註定,是無可如何之事;往古來今都是這樣的。唉!可敬可愛的女同胞,腦中如還存有這種思想,女子解放的前途,還可樂觀嗎?有人說,『這因女子教育不發達。』我說,『未必全是這原因吧!』我親自聽到許多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也多發出一種不能自信的論調。並且有些在小學時代是高唱解放的,不知爲了什麼,一經結婚,志氣便消磨。若是生產了子女,更是好好的做個管家婆,什麼解放,誰再理呢!壓迫也好,玩弄也好,……一切都好,做個征服者了!只須盡個男子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自己且談不到解放,還能提攜別人嗎?這原因固甚複雜;而不能徹底了解女子解放的眞意,不能自信男女平等是當然的,實爲一大原因。試想我國女子受教育的本來少,大部份都是未曾受過教育。大部分未曾受過教育的,不用說都不能自信能與男子一切平等,誰不應壓迫誰,誰不應玩弄誰。而少數受過教育的,都應負有喚醒別人之責任的,也多種種不能自信走走退退。女子解放的前途,如何如何?我不願再深說了!

然則如何打破這難關呢?我說實在熱心提倡女子解放的人,眞正熱心提倡女子解放的,必是徹底了解女子解放的。(這中間自然有女性也有男性。)這種人,此後一,最好口頭講說,或是筆下作文,必須多多將男女能力,智慧,沒有軒輕的地方,不厭詳細的解說,比較;二解說,比較之後,盡力的做出些事,使其他缺乏自信力的女性,多一個榜樣,加一番反省,增一分自信之力。

末尾我再說幾句自信力不可無的理由。凡是做一件事,除去預爲規劃種種進行方法外,做起來,必還須具有一種自信之力,才能叫這事情做好,做得圓滿。不然,那必滅煞勇往之氣,必無好的結果,而且自己不能堅信,又何能望人之堅信呢?吾國女同胞處在現時,除去自己信自己,自己助自己,異性的贊助,畢竟是智識階級的少數!(我寫到『智識階級的少數』這幾個字,心裏很難過,又很慚愧!)韓詩外傳上『孔子曰,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我說女子解放也是如此。若不能自信而有慢,前途也不得好呵!

女同胞!你們要解放嗎?且先自信!且先自信!男女同胞!你們要提倡女子解放嗎?且先促進女子自信!先促進女子自信!這樣自信:

『男子與女子,除生理上一部份天生的差異之外,其餘的一切,都是相同的,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各具智慧,各具能力。』



美國文藝與婦女的勢力

Miss Miriam Beard 著

祁森煥

一

常爲各種新經驗發祥地的美國，現在正臨空前的危險——即文藝由婦女的指導和創作。美國婦女的需要書籍雜誌比男子多；她們變成文藝的眞正保護者，檢閱者及教師每年更有多量的文藝作品。

在經濟方面，婦女的勢力，加諸編輯者和出版者甚大。以致美國文藝的性質起了根本上的變化。因爲婦女每年在讀物上化費幾百萬圓，她們購買許多的詩和小說；爲大部分雜誌的顧客，能使出版者只發行她們所好的小說，使著者只著作合乎婦女心情的書籍，其他種類的小說，不能銷售。所以美國的作品，幾乎都爲婦女而著書的。

但婦女不只是購讀文藝作品，也是給活氣於美國文藝問題的討論的。婦女俱樂部爲誦讀國內外的著作時常開會。在美國，雖極小的村落都有勃朗寧或莎士比亞俱樂部（Browning or Shakespeare Club）。如在芝加哥或紐約等大都市，豪奢的婦人，或開音樂會，詩歌會，贊助奮鬪的美術家，或開晚餐會招待有名的人。在實際上，婦人的有閒階級（Leisure Class），對於國民的文藝生活，施行完全的檢閱。

充檢閱者的婦女，在決定藝術之道德的標準上，有顯著的影響。她們決定某種書籍可以放在公衆圖書館去。她們在學校的委員會決定兒童的讀物，編輯新開雜誌，爲出版事業的社員，以經營幼年部，從事原稿的取捨。作成次代的文藝趣味的，也是女教師。婦人檢閱的勢力，這樣重要，有美國某出版者曾經說過：『誰捉到婦人

的注意，便是合衆國的大總統。」

二

但如果美國婦女，只對於檢閱和保護文藝使用此新自由，其結果也不會好的。以讀書當做消遣的人羣，在藝術上，不能有向上的或眞正刺激的效果。婦女文藝活動眞正有興趣的一點，是在她們自己更努力的趨向創作。她們爲新聞雜誌的記者，小說劇曲詩歌的著作者，開始表白婦女潛蓄的感情，並非祗檢閱男子的著作的。她們現在大工業的中心地，在鄉村之小都市，荒蕪的鑛山社會，西方僻遠的農民地，鼓勵婦人階級的發言。

女性文藝的作品，在美國各部分如巨濤似的布滿着。在城市之間，有錢的婦女，多喜執筆爲文。她們組織俱樂部，編戲劇，或研究作文，而開個別教授班 (Private Classes)；還有許多婦女，雜入工場充當女工，以冀觀察其他婦女的生活狀況。但此等舉動，決不限於富饒的婦女。在紐約，有許多青年女子，因爲要做一獨立的藝術家，專從鄉村來的。其中有許多人，在新聞社或出版所找到相當的地位，但是還有數百人，仍住在很小很窮的家裏，等待有機會可以入新聞社，賤出售些傑作，藉以立地成名。

三

此等未來的作家 (Would-be Authors)，並不是都市中所專有，卽在西方很僻遠的農家婦人也有勢力。例如住在迺布拉薩開 (Nebrasaka) 或北達哥塔 (North Dakota) 等廣漠寂寥的平原的主婦，多有學文學上之自己表現，受通信教授，藉以度其單調無味的長日。實則今日婦女的作品，其總計甚多。某漫畫雜誌上，曾載有一美國鄉郵差，背負婦女寄給定期出版物的原稿，以致曲腰緩行。

此種自己表現的大波動，不過方才開始，還不能豫見此新文藝將成何種形狀。但這和往昔確是大不相同了。從前歐羅巴及東洋文明的文藝，都表示男子關於戰爭，戀愛，宗教或美等的理想，且僅以男子讀者爲目標。至關於女性的見解，除了很少的幾個特例，數世紀間沒有注意的。生死於世上的數百萬婦人，在她們死後，沒有遺留下她們的精神生活的記載。她們不能互相交際，直到現在美國婦女，纔得到機會，表示她們所有的思想和情操，且築成和平及國際的理解之新文藝，以代替戰爭和忌妬的文藝。男子早已築成他們的文藝之紀念碑；婦女從此非建築她們自己的不可。

四

更有一有趣的經驗，便是德謨克拉西的現象。現代機械文明的結果，得到富裕和閑暇的女人們，在普通的情形，都是素樸的開拓者和沒有教養的移民的孫女。她們的祖先，既不能讀書，又不能書寫，爲了開拓美洲荒野，沒有工夫去顧文藝。但在今日，他們開拓者的後裔，負美國文藝之將來的重任的多數婦女，近時已有餘裕和研究的機會了。

美國文藝受婦女的影響，還不到半世紀。在五十年前，沒人夢想此事。美國的大學不給婦女開放，美國雜誌不喜載婦女作品，新聞也不雇用婦女當記者。且一般人的態度，都是這樣的反對，雖很有智慧的人如霍遜(Nathanial Hawthorne) 尙且說：『凡使用墨水的婦女，我都覺得可厭。』後來因機械文明的輸入，才起這樣的變化，生產業既使用機械，男子較昔爲勞苦，在他方面，纔給多數婦人以富裕及閑暇，成了國民的發言者。

除去少數著名的例外，實則今日美國的婦女，對於這樣有意味的事業還沒十分準備好。她們常不免許多錯誤，且購讀者的婦女亦未能普遍其經濟力。實則不親真正的書籍雜誌，而過重小說，這是她們之咎。她們要盡力制定定期出版物上一般流行的嚴格的道德標準，並且極端主張檢閱，雖對於最高的文藝作品，亦適用之，因此這些作品，非降格到少年可讀的程度不止。不祇如此，美國的文藝，對於討論社會問題及產業上的問題，頗屬卑怯；因爲普通婦女所要求的作品，是那趣味的和家庭的音調，且太不接近生活的醜惡和不快的方面。要而言之，美國婦女所要求的，過爲享樂的作品，以致變成單調。所以她們的態度，不免發生不幸的結果。

現在爲作出她們自己的文藝，這樣奮鬭的女流文藝家們，在達到可與男子並肩之前，尙有許多應學之點，是不用說的。她們必須躲避僅爲男子的模仿，和淺薄的文藝技巧的炫耀，尤其如對於討論貧窮，疾病，產業界的醜態等的恐怖心，非征服不可；且必須從事研究旅行和害苦，必能做完這些事，或者她們的夢想——卽對於全世界婦人的精神，與以有價值的呼聲，纔有實現的一日。

(原文載 The Asahi Weekly Edition No. 25, 26.)

丹麥婦女的生活

孫曉樓

丹麥雖是幾個彈丸的小島，介於列強的中間，而畢竟不爲人所侵蝕，固由於均勢的緣故，然而他們國內的婦女也未始無力。讀丹麥國的歷史，就不免驚異其國內女權的澎漲，和許多女英雄的偉大。像葛林斯替納(Kristina Gyllenstierna)、和勃臘海(Ebba Braba)，均有名的女政治家，丹麥農業的所以蒸蒸日上，都是她們兩人的政績，因爲她們是主張採用外國耕種術的。像聖波克得(Saint Birgetta)教農婦紡織法，於丹麥工業上也成了不朽之功。又如女皇馬葛萊(Queen Margaret)，她在時，可使丹麥瑞典兩國歡爲聯邦，及她一死，兩國就變了仇敵。然而丹麥非特有二三傑出的女英雄，足以振興國家的實業，改良國家的政治，即是平庸的婦女，也顯一種特性，使我們可敬可慕的。

丹麥婦女的婚姻

離婚和重婚，丹麥是很普通的，在禮拜堂結婚的沿習，她們早已廢除了。英美的婚姻式，在她們的心目中，以爲是固執，是守舊，不合時宜的，所以她們絕對的反對。多妻主義，和試妻主義，都是丹麥政府所核准的，所以在她們身上，受著許多困苦。然而現在正頭謀改革，這二種主義，或不能長久在丹麥通行了。丹麥的人民，無論男女，都以爲不懂治家方法，或園藝經驗的女子，是無資格出嫁的。所以學校對於耕種術一門，非常注重。她們於將嫁未嫁之前，有三個月的農事實習，在這三個月內，她們每到鄉間淸靜的牧師家裏，練習種植的方法，如蘋果樹，梅，桂花接木的手續，及保護植物不損害實貴的結實等等。在尋常宴會或跳舞會裏，若有人問起：『令愛那里去了？』他們的回答，總是說『去待嫁的。』所謂待嫁，就是到鄉間去做三個月的實習。

丹麥婦女的體育

丹麥婦女酷好運動，所以體育異常發達。像籃球，賽船，騎馬等，她們習練得非常用功；脚踏車幾是她們的嗜好品，海濱的混雜游泳(男女不分)也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丹麥高鄉(Co-ed)女

子大學的學生，在鄉間步行二十五英里，不算難事。丹麥人又以女童子軍自誇，其組織的完備和女子的勇敢，亦誠可稱雄於世界。即首創世界運動之補爾將軍（General Baden-Powell）也常常參觀她們的營帳，表示羨慕，可以看出丹麥女子體育的一斑了。

丹麥婦女的裝飾

她們的裝飾也有像中國的扣子，手鐲，頸環，和戒指等，然而無論什麽裝飾品，如果不是爲她們特別造成的，她們絕對不飾在自己身上。因爲她們的裝飾品，倘和人家同樣，她們非但覺得不雅觀，並且以爲很不道德的。這種精神，頗可促進藝術的進步。她們的服裝，多尙儉樸，這種品格，是在學校裏做學生時養成的。因爲女學校的學生，都不務外觀，以能樸素爲榮。如果一個學生能够發見一種免消耗的方法，無論在家庭方面或社會方面，她的榮譽就非凡之大。

丹麥農婦的生活

在波羅的海沿岸，有無數婦女在那裏做工，有的捕魚，有的做磁器，有的育雞，雖是男女都有，然婦女確占多數。像丹麥街上的負販者，婦女也頗不少。她們常在木櫃下裝上車輪，往來推動，以售捕得

的魚或製成的陶器。內地的農家，當青黃不接，家用拮据時，婦女能用育雞的利息以濟急，或到地方公局去借貸，使農務不致曠廢。

丹麥女教員的生活

丹麥女教員所享的利權，和男教員無異。她們任教務二十年，或因病而不能繼續任務，可得一卹金的榮譽。這種榮譽，可以出售，價值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九百元。或因病中輟，亦可得教授時薪水的半數。而近來政府因爲鼓勵教育起見，又增添教員的薪水。女教員在校裏沒有一定的寓所，惟校外有特別房屋和菜園，都由學校供給，隨她們自由處置。她們在這裏，可以耕種蔬菜和果樹。未婚的女教員也是這樣，惟所供給的房屋，每人僅限於一所罷了。

葛萊克斯敦（P. P. Claxton）曾說，『丹麥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二不過三十年，而每年出口貨額，在農產品上，（雞蛋牛酪猪肉是大宗）自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增添至一二五〇〇〇〇〇元，其進步之速，誠出人意料。現在丹麥百廢俱興，全國幾無寸土不毛，協作主義，提倡不遺餘力，田主制度亦日形消滅，這都是丹麥婦女的特性和教育有以促進之。照這話看來，婦女在丹麥所做的工作，確是不小了。

印度細徑的婦女狀況

克士

細徑 (Sikkim) 是一個半獨立的小州，位置在孟格爾之北，喜瑪拉耶南部的山麓間。這是一個原始的國，南部住的是新近從尼泊爾 (Nepal) 移去的移民，北部居住的都是游牧之民，養的多是羊及犛牛。該地婦女矮壯強健，善於肩荷搬運物事，比男子還要能幹。很高興，好嬉笑，喜歡吸烟，她們做的職業便是搬運。

細徑的女子，結婚年齡大約在一六至二四歲間。婚姻的主權，不在女子自身，也不在父親，却在母舅，或協議會，或由雙方協同辦理。如有男子要娶一妻，必須大注財物付給女家，因此不容易得妻。所以一家五兄弟者，只共娶一妻以爲常，便因無力分娶的緣故。

在十四五年前，每娶一妻的價目大約十到五十路皮（貨幣名，一路皮大約值中國六角上下）價值本不算很大，然在那里，巳不算少了。到近年來價格却增高，巳到五十至到二百路皮了。這大部分的原因，因爲歐洲人進去傳敎，以針黹編織等敎育年女子，近年來編織工業漸漸發達，女子也比從前更多能賺錢，身價也就因此增高起來了。

像從前的習慣，女子可以被買去做公共的妻，地位可想而知了。到了現在，有些女子竟不願結婚，因她賺得的錢，巳够買一所小小的房屋田地和幾頭牛，儘能自活了。

近來竟有一個女子，不要村中協議會和母舅給她揀定的男子做夫，去嫁給他們。這樣堅決的反對，固然無可奈何她，只是男子的和那女子的財物，終於被地方上收沒，作了罰款。

結婚之後的婦女，雖然成了男子的財產，但在家庭中，却有管理的權柄。她們的親子關係，不很明瞭，大概生子歸夫，生女則屬於母的。

細徑既是游牧的民族，所以人民常常隨着水草移徙，沒有定居；往往於川流上下搭造茅篷數處，以便隨時移徙居住，那時妻也隨牛羊羣一同跟着；但有些婦女同小孩留駐一處，也是有的。

那里的風俗，雖然妻是夫的財產，但對於所養的牛羊，妻也平均

所有，可是夫死之後，財產却仍不能歸妻，須直接給予長子，因爲父死之後長子便爲一家長了。細徑的有幾處地方，很多私生子，地方上對於私生子並沒有什麽強烈的反對，母及私生子也不必十分隱匿。聞說只要那犯姦的男子給喇嘛教主及村中長老三路皮，便算了事，對於那女子及所生小孩却可不必負責，那小孩卽由母親去負擔養育。

從前美國白洛克夫人(Mrs. Alice Bullock)曾經親到那里去，說細徑地方的婦女的特性很詳，她說該處婦女常是面貌鮮明，形容和藹，性情坦白，但很似小孩，很容易忘記憂愁而得到歡笑。

英國女哲學家的逝世

高山

瓊史女士(E. E. Constance Jones)便是奇爾頓夫人(Mrs. Girton)與白利安夫人(Mrs. Sophiee Bryant)兩人，是近代英國的哲學研究者，可惜去年都已經死了。

瓊史女士大半生活盡在大學的研究著作很豐富，她的最早的工作，是將德國著名哲學家洛宋(Lotze)的小宇宙(Mikrokosmus)譯爲英文，於一八八五年刊行出來。這書早先威廉漢密頓(Sir William Hamilton)的女兒依理查白(Elizabeth Hamilton)曾開手譯過，但不久身故，不曾完成這工作，由她繼續下去，纔得成就。

瓊史女士的議論，涉及的範圍極廣，但她研究的中心，却在論理及倫理兩方面。早在一八九〇年，卽著一論理學，Elements of Logic as a Science of Propositions，出版，較近又出一冊A New Law of Thought and its Logical Bearings，於一九一一年在劍橋大學印行。她的倫理學思想是極端崇信稅奇維克(Sidgwick)的功利說，而且竭力爲這說而奮爭。她交友極廣，性情和善聰明，去年的四月間，死在偉斯頓蘇潑梅爾(Weston-super-mare)

白利安夫人於去年八月十四日，在阿爾潑斯山慘死的事，深爲世人所惋惜。夫人一八五〇年生於杜百林，她的父親是維洛克博士(Dr. W. A. Willock)也是當代知名的人。她早年求學於培

德福特大學，十九歲與白利安博士結婚，不滿一年便守寡了。嗣後她專心研究科學，到一八八一年在倫敦大學畢業，數學及自然科學最有名。三年以後，她遂得理學博士學位，在聯合王國得到這項學位的女界中以她爲第一人。一八九五年，她承白斯女士(Miss Buss)之後，爲北倫敦學校主任，直到一九一八年；她一方面擔任校務，一方面在社會上多有活動。

她的著作，最早有論教育的書 Educational Ends，於一八八七年出版，其次則有講道德教育的 The Teaching of Morality in the Family and the School。她的論文，散見各種哲學雜誌，但在 Mind 這種雜誌上最多，所論範圍有爲心理學或形式論理等，因爲她的創造的思想，淵博的學識，所論多被認爲當代很有價值的文字。

美國女參議員的選出

克士

美國在政治上的婦女，年來漸漸加多。一九二二年冬又選出一女參議員，這不可不說美國婦女運動的大成功。被選者爲弗爾頓夫人(Mrs W. H. Felton)，係喬及亞州(Georgia)人。被選出的一年，年紀已八十七歲，在政治學上享盛名已五十來年，這次被選爲參議員，在知識和經驗上不能不說十分適任的人才了。



美國第一個女參議員弗爾頓夫人

美國這回第一次選出一個女參議員，實在是美國女界的極大榮譽。弗爾頓夫人自己也曾這樣想，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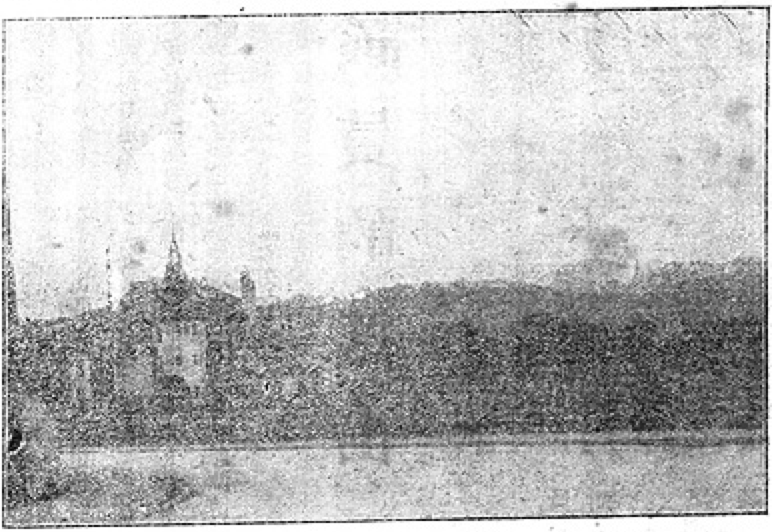
『這個消息跨過川湖，傳到海岬，聯知合衆國已經有一個婦女當選爲參議院議員了，這也能鼓動人民的罷。』

歐美女校觀風記

李昭實

一 瑞士燕睢臺女校

歐洲大戰而後，婦女地位，日見增高，培植女界人才，漸為當務之急。此誠數十年前拘守舊習慣之士大夫夢想所不能及也。世界各國女校，風氣不同，我中華遠居東亞，若不先為實地之考察，則女子遠航求學，更將有靡所適從之歎。以記者訪詢所至，覺歐美各校，可分三系：其一為英美派，一為法國等拉丁派，一則瑞士國，別成一派。瑞士居歐洲大陸中央，近者國際聯盟會，以日內瓦(Genevre)為其常駐之地點，而笠芒湖(Lac Leman)畔之瑞士名城，遂成為國際間樞要之地。瑞士有五大名城，而濱臨笠芒湖者，實居其二。羅山(Lausanne)城市較小，有



燕睢臺女校校舍一

馥琪女校(Les Fougeres)，屹立湖濱高阜間，垂四十年。記者以秋盡往遊，花事殷繁，環境幽美，心曠神怡，不辨其為春與秋也。日內瓦鄉景之美，不讓羅山，交通之便利，聞見之廣博，實視羅山更勝。法文所謂"Les Hirondelles"者，本為校名，今則已漸成其區域之名，就字義言，蓋譬燕也。音義并譯，為『燕睢臺』。校長之所以取此名以題斯校者，意謂學生來自他方，就此小住，學習成功，旋即歸去，猶燕子之春來秋去也。校屋為層樓，介乎崇山環列之中，鄰近多為別墅或莊園，鮮見行人蹤跡，清雅幽靜，頗似世外桃源。四境林樊，松柏盤鬱，修柯戛雲，低枝拂雨，驟望以為森林之園牆，而不知其為小山也。校舍之後，曠場甚大，

雜木奇花，繽紛點綴，綠陰冉冉，朱實離離。晨起推窗，則白雲天半，光色熹微；傍晚窺山，則落日西沉，煙雲縈樹。三五之夜，朗月半簾，樹影斑駁，風移樹動，楚楚可愛。此校生活，不若法國各校之嚴厲，各事均甚合意。戰前學生來者甚多，約有數十人。戰事乍興之際，諸生惶惑駭懼，相率歸去，暫住此校者，僅止三人。開戰後第二年，竟不留一人，直至一九二一年，人數方漸增，然總不及戰前之盛。蓋歐洲大戰後，生活程度益高，衆多褰足不至。最近得十四國女士，有自南北美來者，有自英吉利法蘭西來者，有自荷蘭希臘來者，有自俄羅斯捷克來者，多為名家閨秀，舉止大方，吐屬淵雅，每當進餐之頃，談諧諷刺，議論風生，爛縵天真，粲然相對。課餘之暇，或閱小說；為消遣，每至佳處，則高聲朗誦，饒有興趣；或赴校園擊球為戲，或散步其間，行歌作樂；或攀高樹，採摘鮮果，分餉儕輩；或



蕭薩台女校校舍二

相聚一室，跳舞遣興；或赴劇場音樂會影戲園遊樂；或團住校長，要求朗誦小說。有時校中亦演電影，則環坐一室，緘默無聲，演畢掌聲如雷，向校長道謝畢，聯袂而去。校長杜樂時夫人（Mme. A. Dourouze），和藹可親，對各女生，柔聲下氣，噓寒問暖，周摯非常。女生輩亦倚之若慈母，從順惟謹，每事必請命而後為之。平時生徒欲入城購物者，嘗隨校長同往，且隨時示以物美價廉之處。星期日，則校長與諸女士偕行，往教堂聽講，地點亦無定準；如此星期赴基督堂，則下星期赴天主堂，蓋欲各生察知各教之異點及其同源異流之儀式云。按歐洲諸國，宗教信仰，各有所偏倚。英美派崇基督教，拉丁派崇天主教，教育方針之受其影響，尤以女學為最甚。獨瑞士有萬邦一體不偏不倚之真精神；且其研究外國文字之機會，又為其他各國所不易得也。

離影

慕林女士



一九二二年江天輪船第十七次自長江回到上海時，正是九月十五號的夜半。船在九江就擱了，所以到的特遲。黃浦灘的燈光，照耀如晝這時候有一位少年同兩個女子，下船上岸，乘車直到三洋涇橋新大方棧去了。

他們到得客棧，就聽說到日本去的朋友們，已准於明天動身，他們慌了。

十二點已經過了，他們雖行程勞頓，尚不敢安息，吩咐棧房安頓好行李，立時又到四川路去訪他們的朋友，要問明天開往神戶的熊野丸，能不能再購一張票？

到得靑年會門閉得緊緊地，好容易叫開了，不幸他們的朋友，又不住在那裏。

『新君我們步行着回去吧！無論如何，你明天是要走的了，就是找不着他們，明早直接將東西送上船去，還怕買不着票嗎？只我們別離祇在這幾點鐘內了，新君呀！我們多談談吧！』少年的話，她們同意了，但那較長的女子慢慢說道：『蘅如不知走得動不走不動時，蘅如你乘車先去吧！』

『不！我要和你們一陣！』幼年的女郎蘅如說。

讀者已知道那位較長的女子名叫新君了，那位蘅如原是新君的老同學，她們相處親於手足，所以蘅如就認新君爲姊。這次因爲新君要到日本留學，蘅如特同那位少年來上海送她。

谷生是那少年的名字，新君女士是他的愛友，他原在北京讀書，這次新君將蘅如重重託他，說等她去後，務要帶她到北京去升學。

夜半的四川路，除三兩乘空黃包車及幾個巡捕外，什麼也不見了。他們心緒如焚，各自在不耐煩的思索，原是想多說幾句話才未乘車的，誰知一句話也沒有。最後還是嗚的一聲汽車的怪叫，驚起他們低着在的頭。

『走了！走了！就這樣的走了！明天就要走了！……躑躅路頭，寒風颼颼，……走！走！真的明天就走？不走罷不走！玩兩天再走』——谷生心裏實在難過，任他腦經的轉換，順口謅着唱着，原是要打破寂寞的，但新君以為他真個明天不讓她走，『什麼話哩？谷生，明天我一定要走的！』

『一定要走？走罷走！一定要走！』谷生又用唱歌的調兒唱起來，惹得她們都笑了。

回到了棧房，衛如先睡下，新君開了箱子，整理她的衣物。谷生也不睡，站在一旁看她檢點。這一件好，那一件更好，說得不離口，最後看見一個新的白綢洋枕，上面紅線繡着 Good-night 兩字，他一手搶去，定要今夜拿去枕頭。新君無法，只合應允了。她以為谷生今晚發狂了，殊不知谷生心裏的悲痛，正深着哩！

次日一早，他們就起來了，吩咐將行李送下樓去。正當他們自己走到棧房門口時，恰巧碰着一位今天到日本去的同鄉孫君；在孫君口裏，得着所有朋友們的消息，他們放心了，歡喜了，於是他們一陣到東洋碼頭去。

上了船，在三等艙裏，會着所有的朋友。

船是九點鐘開駛，八點鐘才可以買着票，去現在還有一個多鐘頭。但新君帶的些中國紙幣，還沒有換，於是挽着孫君一同去兌日本錢。

時間還早哩，做『兩替』生意的錢鋪，尚沒有開門。谷生想起來，『我們還要照相哩！』於是叫新君將紙幣一齊交給孫君，又重重託了他換錢買船票兩件事，然後他們三人乘着電車到南京路。

照相店都沒有開門，谷生急了，走到一家小照相館，叫開了門，講好生意，各個人先都照了。最後他和新君合照一影，他站在新君左邊，手裏執着一面小國旗，這是他贈新君的。他的意思，是要新君莫忘了祖國。

可惜還有一面綢旗匆促間忘記帶來了，那面旗子，青底，粉紅邊，黑字，上面兩行大絨字是 Good-bye，192(?) 上下是兩行極親密款的，這旗的意思是說：『別離了！但一九二幾再會呢？』

曾有一位朋友借這兩面旗子的意思替谷生做了一首白話詞:

相思欲寄從何寄?
　寄個旗兒替!
話在旗兒外,
　心在旗兒裏:
黃條兒是黃族,
　黃帝子孫,
　　務要將他牢記。
藍條兒象徵愛情,
　愛的靈魂常如此;
白條兒是光明,
　心地兒須和他相比;
黑條兒是至誠,
　立志要堅持到底;
到那時,
　回轉頭來,
　　只贏得愛國相思,
　　　淚紅如許!

照好了像,又買一點零碎東西,遂乘電車回去。到得船上時已不早,大家見他們來了,也自放心。不多時,谷生衛如和幾個來送行的人,都下船退到沒遮攔的躉船上。

下船時,新君送到船梯口,別了,別了,眼見着他們一步步離開了自己,心中兀自難受,衛如又不住地揩她眼淚。自己心一酸,眼一熱,不覺也珠淚盈睫了。但她不得不力自制止,不然就要見笑於別的朋友了!

解纜預告的鑼聲,震天價響,新君繫着谷生贈她的國旗,和別的朋友都撫着船欄,對祖國及愛人作最後的凝視。躉船上的人,又都昂着首對上面望着。新君似有無限話要告訴谷生,但是礙着朋友們在面前,反一句也說不出了。最後鼓着自己勇氣,遏着要流的眼淚,對谷生說:『阿哥!阿哥!衛如小呵,什麼事你務必好好照應她!』

『是的,是的!』谷生仰頭回答着:『一切我都曉得了,只是新君到一個地方,就給我一封信呵!』

一輪旭日,自燦燦的白雲中射過來,照在離人的面上,顯出一種壯別的神情。『丈夫有壯別,難爲兒女顏,』谷生想:『怎的丈夫的壯別,顯到我至愛的身上呢?何以今天新君面上不帶一點愁容呢?……啊,新君呀!你是奇女子,你的行徑久已顯示出你壯烈的心性

了！……好！去吧！旭日是你的前程，雲濤是你的面巾，你所少的，只是你的花冠，你努力博你的花冠去！今後我若有什麼榮譽，怕只配作你的花環了！……」

谷生正想時，一轉眼新君不見了，這是什麼原故呢？衛如叫他問問船欄上別的朋友，他們說她到艙裏去了，谷生以爲也許她一息還來的。

解纜的角聲起了，船身動了，上上下下的人一齊搖他的手，舉他的帽子，或者擺蕩他的絲巾，『再會……再會，珍重……珍重』的別詞，與機輪鼓浪的聲音攙合，成一種不忍聞的音節，他們不忍分別的心兒，就在這種音節中生生地被分割了！谷生和衛如極力向船欄上望，也望不出一個新君；谷生只盡力對站着在的幾位別的朋友和窗中的新君影子搖他的帽子；衛如則唏噓更甚了！

船換過頭了，他們也慢慢移着步兒回去。谷生正想借幾句話慰安衛如，誰知剛一發音，自己喉中一哽，不覺淚珠掩着眼中的光線。最傷他們心的，是他們以爲現在只有他們兩人了；『每一個別離可以是最後的，』(Any Parting may be the last) 這句話，他們更不敢去想。

新君既去，甚心緒能使他們逗留滬上呢？所以當晚也就登了到天津去的海輪，次日一早，便離開了上海。

他們到了北京，將學校事佈置剛妥，照相館便將在上海攝的那別離之影寄來了。谷生接着照片，左右觀玩，非常得意，這是他和新君第一次合照的影。他們一段悲痛的歷史，至此或可告一段落；而他倆終生無限幸福，亦將借此影而開始了！於是他在影片背面題了一首舊詩寄給新君，那詩是：

莫向陽關怨別離，心旌情旆贈相知；他年黃浦歸舟日，還我春風五色旗！

那面國旗已伴着新君到東京了，自神戶登車之後，她一路執着旗子，未曾釋手。同行的朋友恫嚇她，說日本人不願在他國內看見中國旗子，看見便要干涉，她也毫不顧慮，反勇氣百倍地，似要在島國烟波裏，振醒國魂；又似以爲這即是谷生心情的代表，不忍離去。

她自離了中國，也不知流了多少熱淚，也不知做了多少思家之夢：有時候夢見她媽來了，對於她和谷生交際的事，仍不表示贊成，許多凶狠的話，不禁使她從夢中哭醒；有時又夢見谷生和她在談無限話，正在高興時，又說到從前悲痛的歷史，於是仍然是哭醒。所有的思憶，只增其痛苦，她都一一寫在信裏，告訴了谷生。

一天，剛自校中回到宿舍，接着谷生的信，像片收到了，便放在自己房裏。正想寫回信的當兒，新朋友密司劉來了，密司劉也是這次同來日本的，和新君雖是新交，於她的歷史知道得已經很是詳細。異國聚首，格外易於親暱，何況密司劉原是極活潑天真的女子？密司劉一定向新君要她和谷生合照的像片，新君無法，只得許了。她便在照片背後寫了兩行預祝的話：

愛情是日光，是空氣；假使沒有日光及空氣，萬物決不能生存！人無愛情不應結婚，我願你倆以濃厚的愛情結婚，為戀愛結婚的先鋒！

她的祝辭寫完了，新君硬說她的話不週延，說：「如你的假定，『無愛情的不應結婚，』但是過去人們的結婚，有幾個是有愛情的？然而他們覺子孫滿堂，這又是什麼道理？」

「就因為那是錯了，」密司劉辯着說：「所以現在才要求真正的自由呀！」

「結婚是至神聖至重大的事，必要建其基礎在同心一體之愛上；然後男女的結合才可永久。必要個個人對於所愛的異性，用一種奇異的溫情去愛他，要覺得在世界之上，兩人間是已無絲毫隔密，已無絲毫疑慮，你的身體，要看作同我的一樣；我的心，也正同你的一般同心一體地結合起來以度這一生，然後結婚，這才是真正戀愛的結婚哩！但是這豈容易做到？必要經過多年的交情，才能有這種傾向；你們是有很長很長歷史的了，難道你們沒有這種傾向嗎？」說過，二人都笑了。

那天晚上寫回信，密司劉便一定要新君將她們所談的告訴谷生，但是新君說：

「你講的話固然不錯，但這同心一體之愛，也就真不容易做到了！你看，現在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中國的家庭，又是什麼家庭？在這種環境之下，真實行自由戀愛的，能有幾個？在這種環境之下，就是有人試行戀愛了，然而他們這種戀愛，為環境所束縛，又有幾個能真正自由呢？不能自由了，唉！什麼同心一體，不過是曇花泡影罷了！不過是樂觀派青年的幻想罷了！……我們呢，雖不敢說，——但我們的愛真也算是痛苦鑄成的！我說戀愛要抱三種不怕的主張：第一不怕家庭的壓迫，第二不怕社會的非笑，第三不怕一時的灰心；我向來如此，所以現在才實在覺得沒有谷生，我無處安我的心；怕他也以為，不是我不能夠使他的靈魂安頓哩！」說到這裏，新君眼圈一紅，轉要落下淚來，反將一位常帶着一副笑容的密司劉弄成 Long face 了！

那晚新君寫信給谷生，果然將這些話一古腦兒寫進去了。

十天過去又過了兩天，谷生的復信來了，——這十二天內，谷生原來寫了幾封信，不過這封信確是回復上次一封的，——信以外，還有一張照片，那仍是他們在上海攝的那別離之影。

新君先看那張照片，那張片上題的是三首白話詩：

夢無依，想無據；
將別離，默無語；
從今又添一段離愁，春申浦。

春申江，綠如油；
有旭日，紅似火，
煎煞離人的心了，她知否？

五色旗，伴君處；
祖國魂，君常憶；
更有我一顆心兒帶將去！

天涯海角，所可慰藉的，惟此離影耳，於是新君欣然將此影放在桌子上面，然後去看信，最引她發笑的，是信中所寫關於密司劉所說的一段了，那段是：

『密司劉在影上所題，很是很是，我們是應當感謝她的。但她那最後一句，我以為有點不好。因為我們戀愛，是我們自己發自天然的本能；倘能因愛而結婚，亦正是我們滿足自己自由的意志；我們戀愛也好，結婚也好，為來為去，都為的我們自己；人家的事，我們不管，既無暇管，亦無心管。那麼人家戀愛也好，不戀愛也好，結婚也好，不結婚也好，我們一概不問，又何必去做先鋒呢？據她的祝辭看來，難道我們是因要做「先鋒」才戀愛嗎？將來倘因愛而結婚，又難道為的是要做「先鋒」不成？所以我對於她的祝辭，這一句不願承受，你以為何如？

『但我又要問她了：「劉君呀！您的日光空氣充分了麼？您的愛情圓滿了麼？我願祝你將來亦有濃厚愛情的婚事哩！」』

密司劉來了，新君便把此信給她看，看到最後幾句，不禁都大笑而特笑起來了！新君仔細問她，究竟你自己是怎樣？她這纔說：

『既沒有見過日光，也沒有吸過空氣，只在鼓裏過日子。』



他來了麼

保加利亞　跋佐夫　原作
雁冰　譯

這一天的濃霧是凡武倫(地名)交秋以來不常見的！天融化爲冷的水汽，把村裏的矮屋全都罩沒了。泥濘的街道裏滿是喧囂和紛擾。疲馬拖着的轜車，裝載軍火的牛車，牲畜，御者——全都擠在一處，把介在那兩家酒店中間的那些街道封鎖得密密的沒有一些空兒。而那些新召集的後備兵夾在這亂堆裏快跑，也有穿軍衣的，也有穿羊皮馬甲的，但他們大都戴着破氈做的帽子。許多排的槍彈從他們的肩頭掛到腰間，閃閃地發光；他們的來復槍口裝飾着細木條，他們的背包挑在槍刺上。

濃霧浸着的，疲勞而且泥污的他們一遍一遍地唱那……『快樂的配乞甘尼，』這是他們的稱號。

酒店的門前，有一羣喫驚的農夫和旅客，瞪着眼，看這一批拖泥帶水的英雄。在那大酒店的前面，攢聚着一大堆的婦女和小孩子，皮膚都凍得紅紅的。他們聚在這里，又是來送凡武倫的兵開到所非(保加利亞的京城)去抵禦塞爾維亞人。

『喂，支凡柯呵！那邊是喬治夫的兒子呢！』

『你看，那個是藍格爾啊！』

『唉，伊凡，你的母親在這里！』

許多花球兒急擲到這些走過的兵士們手裏，伴着淚珠和半嗚咽的幾聲珍重。

『媽媽，這就是哥哥了！』一個白面紅脣的女郎高聲的喊。

『司托音哥哥呵！』一個八歲大的男孩子也喊了，他站在女郎旁邊，伸手指着那些兵。

『朵爾呵！朵爾呵！』那母親哽咽的叫着。

一個健壯的黑眼睛的少年從進行的隊伍裏跳出來了。他抓住母親的手吻了一下，親了親妹妹和弟弟的前額，從近旁一個女郎的手裏接過兩支花球來，一枝向胸前一藏，一枝插在左耳朵上，——便又風快般跑開，追上他的同伴，唱着歌向前去了。

『再見，我的兒呵，』那母親喊叫。

『司托音，』那女郎叫着，幾乎不成聲了。

他們的呼聲被周圍的紛擾聲蓋住。司托音早混在大隊中看不見，而那大隊也消失在灰塵的雲裏了。司托音的母親站着直望大軍去的方向；他的妹妹將衣角蒙住了臉兒。

終於那含淚的母親回到家裏了。她開了舊木箱，從一堆汗衫和單衣底下，取出一枝蠟燭來。她點着這枝燭，供在聖像前。她跪在像前，許久許久。

那晚上她得了一個夢。

她看見一片極大的雲，有一枝兵馬正走進這雲裏去，而這一枝兵裏，就有她的司托音。忽然雲裏放出雷聲來了，天吼了，地震動了。司托音陷入雲陣中不見了。母親朵娜從夢裏驚醒來。房裏是黑而陰慘。房外有北風的哀鳴聲。那就是戰殺的聲音呵！『我的上帝，保佑他喲！聖母呵，保佑我的司托音喲！』

她再也睡不着了，然而天還沒有亮呢。

第二天清早，她找着彼得老爹問道：『彼得老爹，做夢看見雲頭，主什麽？』

『朵娜呀，雲有兩種，一是變成雨的，一是消散了的。你夢見的是那一種？』

她把夢裏見的事都告訴他。老彼得沉吟了半晌。他明明記得他的詳夢書裏沒有這樣的雲，但是他看見朵娜滿臉驚惶，兩眼死釘住他，所以他柔聲答道：『不用着急，朵娜。這是個好夢。這片雲主你將接到司托音的來信。』那老婦人立刻喜氣滿面了。

六天後，她接到一封信，是押送塞爾維亞俘虜來的一個兵士帶來的。這封信正是司托音寫來的。她急急趕到牧師家裏，請他念給她聽。

那信上寫的是：

母親：我寫這封信，報告我平安無事，並且我們已經打敗塞爾維亞人了。光榮呀，保加利亞萬歲呀！我身體很好，藍格爾也好，迪謀得叔父也很好。他亦有信給他母親了。

我把我的腰帶忘記在支凡坦諾尾的家裏了，恐怕被那些孩子們弄壞，請你替我去拿回來罷。明天我們要在特拉古麥夾道邀擊那些塞爾維亞人，將來我回家時，可以送一件尼西的土物給克娜，寄上利弗(錢名)一個，備你的零用。告訴拉度爾旭，我回家後，教他吹哨成放槍聲的法子。祝你安好。

你的恭順的兒子司托音。

代我向彼得老爹請安。我要送他一支塞爾維亞的來復槍，可是沒有便人帶給他。塞爾維亞槍火力極足，放的遠，可是瞄頭不準。母親，再替我向司托揚卡問好。

采娜快活到說不出話來，她帶了那封信跑到司托揚卡家裏。但最快活的卻是聽得他哥哥預先允許教他吹哨方法的拉度爾旭。

當采娜急急的從街上奔回家時，她看見一隊新來的俘虜，有一個保加利亞兵在後押送。她乍見時以為這個兵就是她的兒子司托音。然而不對，她正想走過去問這個兵可曾帶了(她兒子的)什麼消息來，但是那些塞爾維亞俘虜引動了她的注意，她看見塞爾維亞人，這是第一次呢。

她低聲兒對自己說道：「呵，上帝，這些就是塞爾維亞人麼？怎的，

他們看來像是些良善的人呀……他們的不幸的母親們……請等一等，孩子們。」

她跑進她家裏，隨又出來，手裏拿着一瓶威斯忌酒，押送俘虜的兵士和善地微笑，喚他們立停。

「媽媽，謝謝你，」困頓的俘虜們說，烈性的酒使他們暖和一些了。

「而且也還剩一點給我呢，好運氣，老媽媽呀，」那個保加利亞兵喜的大叫，當他喝了瓶裏最後的一滴。

「都是上帝的信徒呀……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厮打呢？」老媽媽采娜目送這一隊人再走他們的路程，心裏這麼想。

休戰條約簽字了。

耶穌聖誕節近在眼前，出征的兵士們準備回家來度這些休假日。已有一批回到凡忒倫了，但司托音不在他們中間，並且沒有消息，講到他的近狀。焦慮和不樂充滿着母親采娜的心。她守在門口，眼看着長的白晝一個一個滾過去，為什麼沒有人來叩門呢？藍格爾早已回來了，迪諾夫的兒子彼得也已回來了，司他麥托夫家的兩個孩子也都在家裏了，但是他們都不知道司托音的蹤跡。他們曾經見他過一面，可是以後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了。采娜心裏悶悶

的，覺得不妙。她在家裏做她的工作，呆呆地提不起興致。

『母親，提梅特表哥來了，』克娜在門首喚她母親。母親出去和他道喜。

『歡迎你回家來了，提梅特。你知道司托晉在那里麼？』

然而提梅特也一無所知。

『恐怕是派他到尾亭去了罷，』提梅特寬慰似的猜度着，因為他見老呆娜變得什麼似的。『恐怕他是打從別條路回來了。』

『唉，上帝，我可憐的孩子落荒在那里了呵！』母親嘆口氣說。

她從自己家裏出來走到司托揚卡那里。她的心不住的跳。她料來，司托揚卡一定會告訴她，說已經得了司托晉的消息，說他正在路上，要趕到家過聖誕節。但是司托揚卡竟默默的沒有話，並且她的兩眼都已紅腫了。

第一聯隊凱旋了。村裏人全都興奮起來。街道中央，正對老呆娜的家，人們豎起了兩根木柱，相對的立着，一條彎彎作弓形的木版橫架在兩柱頂尖，把兩柱連結牢。人們從山上採了許多松枝，綑在那兩根柱上；而在那橫木版上他們釘着一塊特地到柏柴迪克去買來的橫匾，大書着：『歡迎勇敢的英雄們。』於是又裝上許多三色的國旗。這就居然像一座凱旋門。得勝回來的軍隊就從這門下長驅而過了。

『也許他還要過幾天纔得回來罷；恐怕他是扣定日子要在聖節前夜到家罷。他為什麼肯在異鄉過這個大節呢。還有兵士來呢；還不曾到盡頭呢。他知道家裏有多少人忍着心痛等他咧。』

第二天清早，呆娜到教堂裏去。她把司托晉寄給她的那個利弗兌成零錢，買了些蠟燭，在每個神像前點一枝。她回家時臉上帶着喜氣了。

『明天方是聖誕節前夜呢……還有一天的時光哩，』她自己安慰的說。『聖母帶他來，使我快活呀。』

克娜跑進來報告，又有一個鄰人回來了。

『你總是把別人的消息來報告我，』呆娜厲色的責備她，『去迎接你自己的哥哥，照別人的樣子。』

『我亦要去呢，』拉度爾想喊着。於是這兩個孩子直奔鋪滿了雪的街上去，並且沿着大路走到山腳下。

呆娜站在門口等候。

一陣冰風吹過山腰，使得山上山下白成了一片。黑的鷹和老鴉，掠地而飛，或停在光禿的樹枝頂上。到伊乞底麥斯的大路的兩旁，攢聚着一堆一堆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子，都等着歡迎回來的兵士

們。因爲直到此時，陸續還有兵士回來，單身的或是結伴的，走個不住。克娜和拉度爾旭挨上前去，趕過他們的頭。他們倆要想比衆人先看見司托音，先向他歡迎。雖然雪風吹得他們的眼盲，他若來時，他們準能立刻認識他。

他們倆走到山頂，那里的風大得可怕。兩個渾身是雪的兵士，遠遠地閃出在山坳邊了，却不是他。

克娜問道：「還有兵士上這條路來麼？」

「我們不知道；你等候誰呢？」

「等候哥哥。」拉度爾旭回答。

那兩個過客自去了。

克娜定着眼睛向兵士們來的方向看住。天氣冷，他們倆都發抖，但是他們的哥哥正要來呢。他們一定要在這里等着。因爲如果不等，母親就會罵他們，而且如果不等着哥哥同回去，母親就要哭了。

幾小時的時間過去了。這兩個孩子站在那里，定定的一動也不動。風更加勁了，雪遮滿他們，但是他們不肯移動一步。忽然克娜心跳起來了。一隊馬兵在山坳裏看見了。他們有這樣多。她的哥哥一定也在內了。她屛着氣等他們。馬隊漸漸近來，蹣跚地爬上山來，很快地走過去了。克娜叫着押隊的兩個騎馬的兵官抖着聲音問道：

「老總，哥哥就在來麼？」

那兩個兵官勒住了馬，詫異的看着她。

「誰是你的哥哥？」他們中間有一個問。

「司托音，哥哥司托音。」拉度爾旭不耐煩地喊着，他聽這兩個打扮齊整的兵官說不認識司托音，覺得出奇，而且覺得是受辱了。

「那個司托音？」兵官又說一遍。

「凡忒倫的司托音，」克娜急接口說。

兵官和他的同伴交換了幾句話，問道：「你的哥哥是騎兵麼？」

「他——他——」可憐的女孩子不知道怎樣回答。

「他不是和我們在一處的，我的孩子。」

「你不如回村裏去，在這里，你要凍死了，」別一個兵官加進來說。

於是他們催馬趕上那大隊去了。

克娜眼眶裏滿了淚珠，拉度爾旭也是如此，他們開始哭了。他們的手和脚早已麻木，他們的嘴脣凍得發靑了。此時這條大路上，直到村口爲止，已經沒有一個人影兒。先前那些來歡迎回家的兵士的人們早已回去，因爲風勢實在太凶。只有剛過去的兵士們的歌聲，還時時有一二句吹到這兩個孩子的耳邊。克娜和拉度爾旭

於是慢慢的下山要回村去。

天是黑下來了。克娜和拉度爾旭在路邊走，不說一句話，想着他們的母親這時還在門口等候罷。

三匹馬拖着的一輛馬車隆隆地從後面趕上來。

『還有兵來麽？』但馬車在面前掠過，而且在黑暗中不見了。

只是風雪的陣頭愈來愈密愈大，似乎是回答克娜和拉度爾旭的問話。這風雪的陣頭是從西方來的，從那戰場來的，在那里，在畢洛特附近葡萄園裏司托普的墳上，雪已經積成了堆。

跋佐夫(Ivan Vazoff 1850—1921)是保加利亞近代文學史上的一顆明星，是那著名的小說輾下(Pod Igo to)的作者。生於一八五〇年，南保加利亞的大鄉村蘇保忒(Sopot)是他生長之所。父親是一個小商販，送他到卡洛佛爾(Kalofer)和非列撲泡列司(Philippopolis)去讀書。那時保加利亞還無所謂文學，用保加利亞文字寫的，除教科書外，就是譯政治的小册子而已；所以跋佐夫也和別的保加利亞文人一樣，從外國文學裏汲取他文藝思想的泉源。他學俄文與法文，利用學校裏的圖書館。保加利亞蒼奮精神的第一張嫩葉，

定期評論出版後，他是第一個投詩稿去的人。從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二年，他寄居於羅馬尼亞，後來他回蘇保忒，遲疑不決地徘徊於兩種職業之間——教讀和經商。他到底決意取經商爲職業，進了他父親的行業，然而不很成功。一八七六年，因受土政府之忌，潛逃至羅馬尼亞避難。在蒲却來司忒(Bucharest)他加入保加利亞革命委員會。此後三年，常在漂泊之中，然他的天才却也充分的顯露出來了。在此時，他的三卷抒情詩次第出版：(1)軍旗與Guzla(2)保加利亞的悲哀(3)割讓。這三卷詩可說是保加利亞解脫的過程的實錄。

一八七八年，跋佐夫再回蘇保忒故鄉，則見故鄉已爲土人所燬，父親亦被害了。輾下的最後一章就是那時的印象的回憶。於是跋佐夫到俄國。一八七九年被任爲新建的東洛美列亞(Eastern Roumelia)邦的省議會的常任委員。他在新京城非列撲泡列司住下後，出版了許多作品，如短篇小說不久之前，米曲洛芬，哈提阿克爾黎馬，喜劇米克哈拉克，及兩卷新詩田野與森林，和意大利，都是那時所作。意大利出版於一八八四年，在他旅行意大利之後。

一八八五年，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之戰時，跋佐夫親到戰

場去看過；他對於塞保間兄弟之爭，非常痛心，有短篇小說多篇描寫這次戰爭的殘酷。一八八六年，因不滿意於本國政治去而之俄國。他住在俄特薩(Odessa)，靴下即於此時作成。一八八九年，回保加利亞，居於所非(Sofia)，承襲了一個叔父的產業。一八九一年到二年，他任晨星(Dennitsa)月刊編輯；那時他有二部著作出版，即列洛的大荒地與洛庚摸的心中。

一九二〇年，保加利亞全國紀念這位大文豪的七十大壽，議會要國家贈他十萬法郎，並發行紀念郵票。

該佐夫可說是保加利亞文學史上的喬失(Chauser)英國文學史上第一個詩人，他運用那組織尚未十分精密的保加利亞文字，獨創保加利亞所未有的韻文作品。他的詩和小說，以非常直接而熱切的情調，反映出一個受辱的農業民族的悲憤與痛苦希望與快慰。他生當保加利亞力爭自由之時，所以他的著作大都有愛國思想；然而他又是愛好自然喜和平的詩人，戰爭的慘酷，他是根本反對的。此篇亦爲描寫塞國與保國戰爭的短篇之一，今據 Slavan Christoff 的英譯文轉譯。英譯文是很有神氣的，只是我的譯筆太壞，如果讀者看後覺得不好，重譯者當負其責。

願望

William Allingham 原著　洪爲法譯

呵！我願我是枝櫻草，
到了青春，我開我金黃色的花了；
遮着我的有柔條，
繞着我的有遊蜂，
圍繞着我的有蘚苔，羊齒，
榆樹又是我的帝王，這是何等好！

否——否！我願我是棵榆樹，
偉大的榆樹，美麗的綠葉兒無數！
風兒依着我跳舞，
月兒照着我楚楚，
柔枝中住有小鳥，
並且宛轉清歌！

否否！我願我是隻知更鳥，
或是隻鷦鷯，隨處可飛！
樹林，田園，園囿，都可走到，
只不能請來脫免或寬饒，
到那冬來，冰塊兒逼着我斂翅了！
好好——聽了！我隨處可到，
漆黑似的茀林幽谷，怎能睡覺？
一天過了，我這彷徨者來到家中了；
因爲我媽的情愛，比什麼都好！

憂愁夫人

德國蘇台爾曼原作

胡學志譯



這篇小說的作者海爾曼蘇台爾曼(Hermann Sudermann 一八五七——)是德國現代文豪的一個，與郝卜特曼一樣的有世界的名聲。他生於東普魯士的瑪志伊于，在閣尼思培爾和柏林兩大學讀過書，又做過柏林政治雜誌的編輯。一八八五年他始將題名『黃昏』的短篇集公於世，次年便出了這長篇小說『憂愁夫人』(FrauSorge)。從此他就成為小說壇的名家。他後來又做了許多小說和劇本，都是極有名的。他的作品的特色是用簡潔有力的文章表現極穩健的思想，雖然有時不免帶着憂鬱的情調，却並無病的

第一章

正當美尤阿街的邸宅將要拍賣的時候，他的第三個兒子保爾生了。

這委實是艱難的時候呵。

蘇爾思倍思女士帶着憔悴的臉龐和悲哀的微笑，躺在她四柱的大牀裏，在她近旁放着初生的孩子的搖籃；她在那凄涼的病室裏，傾聽着從院子和宅內傳到她這里來的一切聲音。

她一聽到每個可疑的聲音，就仰起身子來，而且每當聽得一個陌生人的聲音或者一輛車子發着輪轉聲駛過來的時候，她便非常焦急的捏着牀柱子問道：

『已經到得最壞的地步麼？已經到得最壞的地步麼？』

沒有人回答她。醫生曾經給過嚴緊的吩咐，說她應該離開一切的激動，可是他沒有想到，好的人呵，這連續的休止比最可怕的什麼事情更要難受到一千倍。

一個早晨，她的孩子誕生之後第五天，她聽到她的丈夫，她在這困苦的期間不大見過面的，在隔壁的房間裏來往的踱着，一面賭着咒，又吐着氣。她只能懂得一個字，只有一個；這個字他反覆的儘

現象。憂愁夫人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品了。這篇小說，是用一個不幸的苦鬪的少年的故事爲緯，眞摯的少女的戀愛爲經，而織成的錦緞一般美的可愛的作品。貫串全篇的根本調子是道德與同情。現在我國的普通社會所引爲詫怪的象徵與神祕的成分，在這篇小說裏是一點也沒有。我以爲對於我國的小說界，像這樣的小說，委實可以算是最適當的典型的作品了。這就是我翻譯這篇的一個原因。

臨末我須得聲明一句，這篇譯文，是從英文本上轉譯過來的。

譯者記

說着便是『無家』這個字。

於是她知道了已經到得最壞的地步了。

她將那衰弱的手放在初生的孩子的小小的頭上，那孩子露着嚴整的小臉龐，靜靜的正在打着盹；她又將她的臉藏在枕頭間，於是她哭了。

過了一會，她對着這嬰兒的僕人說道：

『告訴你的主人，我要對他說話。』

於是他來了。他用了響亮的脚步，走近病婦的牀，帶着一副爲要竭力裝出泰然的樣子，却似乎加倍的張皇而且失望的臉看定她。

『瑪克思』她畏怯的說因爲她永是怕他——『瑪克思，不要瞞過我什麼事；我是準備定最壞的了，無論怎麼樣。』

『你麼？』他不信似的問，因爲他記起醫生的警告。

『我們什麼時候須得去呢？』

他見她把他們的不幸看得這樣的安寧，就以爲不必再小心了，於是發一聲怨嗟開始說了。

『今天——明天——正隨着新主人的意思。我們還可以在這里，只是出於他的慈悲罷了，而且，如果隨他高興我們便是這晚上，也許就得在街上歇宿了。』

『不至於會壞到這樣罷，——瑪克思，』她說，苦痛的努力定了神，『要是他聽得，不過幾天以前，一個嬰兒纔到來的——』

『阿，我想我總要央求他——我總要？——』

『阿，不的；他不必央求也會體諒的，這是誰呵？』

『他叫做陀格拉思。他是從因斯透堡來的。他似乎非常之傲慢，這紳士——非常之傲慢。我恨不得把他趕出宅外去。』

『我們丟了一切麼？』她柔聲的問，遲疑的俯看初生的孩子，因爲他的幼小脆弱的生命也許憑賴着這答語哩。

他發出苦相的笑。『是的；可憐的一點兒錢：共總兩千桼斐罷了。』

她寬慰似的吐一口氣，因爲她幾乎覺得彷彿已經聽到那可怕的『沒有什麼』從他嘴唇裏微微的發出。

『兩千桼斐於我們有什麼用呢？』他接下說，『在我們拋了五萬到泥淖裏之後？或者我在市上開一家酒館，或者做紐扣和帶子的生意。你大概可以幫助我，如果你在貴族的宅第做點縫紉；而且孩子們也可以在街上賣火柴。哈，哈！』

他將手叉進他斑白蓬鬆的頭髮裏，不經意的用脚踢搖籃，這就劇烈的動盪了。

『爲什麼生出這小東西來？』他愁鬱的喃喃的說。他在搖籃近旁跪下，將那極小的兩個拳頭埋在他紅的大手掌裏，便對那孩子譏諷道：『倘使你早經知道我的孩子，這世界是怎樣的敗壞，奸僞怎樣的勝利，以及誠實怎樣的歸於失敗，你當眞就要一直住在你原來的地方了。你的命運將怎麼樣呢？你的父親是流氓之類，一個顚連的人，他須得同着他的妻和他的三個小孩子在街上彷徨，直等到尋得一個可以完全『破滅』他自己和家屬的地方爲止。』

『瑪克思，不要這樣說；你使我的心碎了！』蔣爾思培思女士哭着呼叫說，一面伸出她的手來，挽她丈夫的頸顆；然而她的手還未到得那頸顆，就無力的落下來了。

他驟然站起來。『你是對的；你哀悼的儘够了。是呵；倘使現在我孤獨着——一個未婚的人，同從前一樣——我就要往亞美利加或俄羅斯草原去了——那邊人可以發財；否則我就要在交易所投機去——今天擺，明天落。阿，那邊人纔可以賺錢；然而這樣的受了束縛呵！』他向他的妻和嬰兒投了悲哀的一瞥；於是他用手指着那院子，從那邊兩個大孩子的笑聲傳過來。

『唔；我知道我們現在是你的一重負擔了，』那女人柔順的說。

『不要對我講什麼負擔，』他厲聲的答話；『我所說的並沒有惱怒的意思。我愛你，這就是了。現在的問題，只是到那里去？倘若至

少這嬰兒沒有生出來，一個不定的生計的機會早晚總會碰到的。然而現在，你病了，這孩子又須得當心的撫養，異弄得無法可想，只有買點田地，破費兩千泰斐求點利子罷了。呼而啦！這也是一種良好的生活罷：我帶着破口袋，你帶着負囊；我帶着鋤頭，你帶着牛奶桶。』

『這還算不得最壞的哩。』那女人柔聲的說。

『算不得罷？』他苦相的笑。『哪，這我能夠給你們買到。譬如，那邊有獸薩兩是要賣掉的——那邊荒原上淒涼的曠地。』

『阿，怎麼那一切地方？』她戰慄着問。

他立時覺得這主意是不錯了。

『是阿；這可以慶賀了。失掉的宏壯永是在眼前——你得知道阿，海命商塞爾的邸宅恰好俯瞰那地方。那是環繞着曠地和池沼——差不多有二百畝。人如果能够開墾幾畝——人就可以做發達的先鋒了。人們會說什麼話呢？「美尤訶佰是一個勇敢的漢子」他們將要說；「他並不以他的不幸爲羞恥；他是用一種譏刺的眼光看這的。」瑭人當真應當用譏刺的眼光看這的；這是世界的唯一高尚的觀察——人應當對這吹脣呵！』於是他發出一個尖銳的吹聲，那病婦就驟然在牀上仰起身子來。

『寬恕我罷，我的愛人，』他突然用了最淡趣的神情撫摸她的手，求懇着；『但我可不是對的麼？人應當對這吹脣啦。人只消有做誠實人的意識，人就會有一種「滋味」忍耐一切的災難。「滋味」是一個適當的字阿。那地皮是無論那一天都可以賣的，因爲地主近來從婚姻上得到一所富麗的邸宅，把這塊不中意的地皮全然荒蕪的棄掉了。』

『你先好好的想一回兒罷，瑪克思，』那女人很焦急的求懇着。

『遲疑有什麼益處呢？』他暴烈的答話。『我們不可做這陀格拉思先生的係累，我們又不能用我們這可憐的兩千泰斐要求什麼更好的事情；所以，我們立刻打定主意罷。』於是他也不對病婦說聲『再見，』就大踏步去了。

幾分時之後，她聽得他的狗車從大門趕出去了。

那天的午後，人來通報一個陌生的來客。說是一位美麗高貴的女客，乘着時髦的馬車，趕進天井裏來，她說要到病室來看女主人。

『這是誰呢？』她原來不肯說出她的名字來。

『怎樣的希奇呵！』蘇爾思培思女士想；然而她因爲在哀愁裏，起首相信『特別的天意，』她也就沒有拒却。

門開了，一個苗條優美的形相，有着溫和柔美的容貌，用了輕浮

的脚步走近病婦的牀。她一聲不響，握了她的手，又用一種柔和的微微掩飾的聲音說道：

『我隱瞞了我的名字，愛的美尤訶伍夫人，因爲我恐怕如果我預先宣布出來你會不肯見我的。而且便是現在我覺得也還是不吐露的好。不幸我恐怕當你知道我是誰的時候，你不肯再和善的看我了。』

『我不恨世界上的人，』藹爾思培思女士答話，『至少也不恨一切的名字。』

『我名叫海倫陀格拉思，』那女客輕輕的說，於是她將病人的手握的更緊了。

藹爾思培思女士忽地哭起來，一面那來客彷彿她本來是一個老朋友似的，將臂膀挽住她的頸項，在她眉毛上接了吻，便用一種柔和安慰的聲音說道：

『不要惱着我，命運註定着我應當把你們推出這房子；然而這不是我的過惡呵。我的丈夫因爲這邸宅的名字和我的教名相合，便要給我一回驚異的愉快。但我聽到他在怎樣情形之下得着這房子，而且尤其是你，愛的美尤訶伍夫人，在這兩重困苦的時候，一定怎樣的受苦，我的喜悅便立時消失了。因此我覺着爲安我的心起見，不得不親自來求你原諒我曾經引起，而且還得引起的你們的悲哀，因爲你們受苦的時候還沒有完結哩。』

藹爾思培思女士已經俯下頭到那陌生人的肩上了，彷彿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舉動似的，她儘自不住的柔聲的啜泣。

『而且大概我也能够於你有點用處罷，』她接下說；『至少我還能够分受你心靈中的苦痛。我們女人家比那苛酷使性的男人們彼此更要了解的多。我們人人所受着的普通的委屈使我們彼此更相接近了。而且，最緊要的一件事：我已經對我的丈夫講過了，我體了他和我的意思，請求你們像你們的產業一般的看管這房子，隨你們多少時候。我們通常是在市上過冬季的，而且我們此外還有別的邸宅，我們正想叫一個監查員去管理呢。所以，如果你們同先前一樣的在這里再住半年或者更長久些，你們並不怎樣打擾我們，却反而有惠於我們哩。』

藹爾思培思女士並不向她道謝，然而她給那陌生人的帶淚的一瞥足以算是感謝了。

『現在高興些罷，最愛的美尤訶伍夫人，』她接下說，『倘若將來你需要勸告或幫助了，常常記着那里有一個人，她須得大大的報答你——怎麼一個可愛的嬰兒呵！』——她轉向搖籃了——

『一個男孩呢，還是一個女孩？』

『一個男孩，』藹爾思培思女士帶着衰弱的微笑說。

『他已經有了什麽兄弟姊妹麽？可是我爲什麽問的呀？外邊兩個壯實的孩子迎接我的馬車的——可以希望給我更熟悉些麽？不，這里不可以的，』她急快的停嘴了；『這也許越發要激動你了。後來罷後來罷。這世界的小國民此刻使我們最是有趣了。』

她俯向搖籃，整理嬰兒的衣服。

『他有一個十分懂事的小臉龐，』她玩笑着說。

『憂愁站在他的搖籃邊，』藹爾思培思女士悲哀的輕輕的答話；『這就是他有那個老臉龐的緣故。』

『阿，你不可迷信愛的朋友，』來客答說。『人告訴我說，初生的嬰兒時常有什麽老的氣色在他們的面容上他們不久會失掉那種氣色的。』

『你一定也有孩子們的？』藹爾思培思女士問。

『阿，我還是這樣一個年青的妻子，』她的來客紅暈着回答。『結婚還不到六個月。然而——』於是她越發紅暈了。

『在你困難的時候，上帝保佑你罷，』藹爾思培思女士說；『我願給你禱告哩。』

陌生人的眼睛漸漸濕潤起來了。『謝謝你，一千分的謝謝你，』她說。『我們就此做朋友罷，我全心的懇求你。我可以提議一樁事情麽？教我做你這最小的孩子的教母罷，而且當上天祝福我的時候，你也一樣的給惠於我罷。』

兩個女人靜靜的互相握握手。友情的接合於是固定了。

當來客已經離她的時候藹爾思培思女士用一種羞怯哀愁的眼色四面一望。『剛纔這里一切都是光明而且快活的，』她喃喃的說，『而現在重復變成這樣的暗黑了。』

片刻之後，兩個最大的男孩不管看護婦的反對發着快活的喧音，衝進病室裏來每人手裏捧着一袋的糖果。

『這是陌生的女客給我們的，』他們呼喊着。

藹爾思培思女士微笑了。『噓，孩子們，』她說，『一個天使已經與我們同在了。』

兩個小男孩張開焦急的眼睛，問道，

『媽媽，一個天使麽？』

第二章

陀格拉思夫人於是做了保爾的教母了。

美尤阿伯對於這新的友誼，委實非常憤怒，因爲他時常說，『我不願受幸福的人們的憐憫』；然而當那和藹溫文的女人第二次到那宅裏來，竭力的勸導他的時候，他就不敢再說『不』了。

他又應允了在舊宅裏多住些時候，雖然他的應允不是出於本心的。默薩南莊地其實是他同日所買的，荒涼到似乎妻子和孩子們在寒冷的冬天住在那里是很危險一般。不但如此，最緊要的修理須得着手起來。木匠，泥水匠，與建築師，也就須得叫來，這纔可以說到搬移咧。

雖然如此，葛爾思培思女士因了她的丈夫的固執，在修理完畢之前多時，就不得不搬進新屋去了。有一天，一個從新主人這里來的一個監查員帶着許多工人到來，請求歇宿，於是他斷言這種舉動是有意的侮辱，便堅心決定着不再住在從前曾經是他的產業的那土地上了。

當葛爾思培思女士和她的孩子們只得對親愛的房子告別的時候，是寒冷沉悶的十一月的一天。濛濛的細雨從天上落來，使一切都潮濕了。

那荒原籠罩在灰色的霧裏，在他們眼前荒涼的不愉快的橫着。最小的孩子在她的胸頭，兩個別的孩子在她近旁號叫着，她護送那引導她向新的命運的車子，這命運，噯喲！似乎這樣的黑暗呵。

當他們乘着車子出了大門的時候，從荒原吹來的冷風用了冰的鞭似的鞭着他們的面孔。於是那嬰兒，一向平靜的躺着的，淒苦的哭起來了。她用她的大衣將他裹的更緊些，向那發顫的小形體，低低的彎下身去，爲要遮掩那不住的從她面頰流下的眼淚。

車子在雨水浸徧的泥路上趕了半點鐘之後，他們到得那目的地了。當她看見新房子在她面前，十分荒涼而且破敗的時候，她不禁大聲的銳利的叫了。

淒涼的泥污的農家房屋；一個潮濕的天井；一所低低的住房，有着一個木版的屋頂，石灰已經從牆壁上崩裂下來，露出裏層裸露的牆壁；一個荒廢的花園，這裏邊夏紫苑和向日葵的最後悲傷的殘枝站立在半萎的野菜中間，周圍是華美的油漆的闌柵，這似乎正在臨終時候，接受着塗膏式——這便是破落的地主的家屬此後須得居住的地方。

這便是小保爾成長的地方，而且便是這地方他的童年的愛，他的半生的憂愁供獻着。

他在初生的幾年中，是一個柔弱多病的人；在許多晚上，他的母親顫抖着，恐怕他的生命的微光在天明以前就要熄滅了。在這樣

的時候，她就坐在又低又黑暗的臥室裏，將肘節倚在小牀的邊沿，用發燒的眼注視着他的小而且瘦的身子，那身子苦痛的痙攣着。然而他經過了童年初期的一切的危機，到五歲上，雖然四肢蒼白而且軟弱，臉上幾乎是飽經憂患一般——因為他當真已經保留着老的氣色了——他却是一個健康的孩子，頗有長壽的指望。

在這時候，他的最初的回憶的事起始了，那最早的事，在晚年他時常記起的，是如下：

屋子是半暗的。垂冰黏附着窗子，落日的紅㷔照到帳子裏。哥哥們溜冰去了，但他却在小牀上——因為他須得早先上牀的——而他近旁坐着他的母親，一手圍住他的頸項，別的一手在兩個小姊妹睡覺的搖籃沿上，這搖籃是一年前思多克君兩雙同日帶來的。

『嬤嬤，講一個神異故事給我聽，』他求懇着。

於是他的母親給他講了。是什麼呢？他只能很隱約的記憶了，然而這其間有一段事情，說着一個灰色的女人，曾經當他的母親悲傷的一切時辰，來看訪她，是一個生着蒼白憔悴的臉與暗黑的沾着淚跡的眼的女人，她鬼一般的來，鬼一般的去，伸手到他母親的頭上——她不知道是為着祝福呢還是為着咀咒——又講過於他——小保爾——有關係的話。在這些話裏，有着犧牲和補償的問題；這些話他已經忘掉了——大概他太笨了，懂不得這些話罷。然而一樁事到現在還非常之分明：有一回正當他帶着恐怖和期望，屏息着傾聽他母親的話時，他忽地看見她所講的灰色的形相，昂然的站在門邊了——恰是一樣，有着擎起的手和蒼白悲傷的臉龐。他將頭伏在他母親的臂膊上，他的心跳動著，他的氣息急促起來，於是在死一般的恐怖裏他驚喊道：

『嬤嬤，她在那邊，她在那邊！』

『誰呢？憂愁夫人？』他的母親問。

他並不回答，却哭起來了。

『那麼，什麼地方呢？』他的母親接下說。

『那邊，在門邊，』他答說，一面立起來，抱住她的頸項，因為他大大的出驚了。

『阿，你這笨小孩，』他的母親說；『這是爸爸的長的旅行大衣。』

於是她將大衣拿下來，叫他摸摸裏外兩面的質料，這纔可以使他全然信服了；於是他也就沒得說了。然而在他心裏，他却越發堅信着看見過灰色女人的事，而且現在他又知道她名叫什麼了。

『憂愁夫人，』這就是她的名字，

然而他的母親已經沈思起來了，她不肯講出這神異故事的終結。便在以後時候，他也不肯講出來，任憑他求懇的怎樣的急切。

他對於那時他的父親只有一個依稀的記憶罷了：穿着高的惠靈吞鞋的一個男人，他罵過他的母親，打過他的哥哥們，而沒有顧到一處在着的他。只有希罕的幾回，他得到斜視的一眼，這似乎沒有含着好意的。有時候，尤其當他的父親到過市上的時候，他的臉是暗紅顏色，像一只燒紅的鍋子似的；他橫過屋子時，他的脚步左右擺着。那時候，一樣的事情，常常重復的演着。

他最先撫弄雙生兒，他們似乎是他所格外疼愛的，他在臂膀間搖動他們，一面他的母親緊緊的站在他旁邊，用了焦急的眼光跟隨着他的每一動作。然後他坐下吃食，倒掉碟子裏的東西，將碟子推在一邊，說那些是極壞的不清潔的東西，只配畜類吃的。他有時就用棍子打璊克思或者哥德弗里特，對他們的母親出氣，最後便出去和僕人們尋吵鬧，他的駭人的聲音在天井裏發響，那就連凱羅，上了鏈的，也將尾巴藏在兩脚中間，退到狗舍的最遠的一角，倘若過了一會，他回到屋子裏來，他的心境便大抵早已從憤怒變到失望了。他捏緊他的兩手，悼歎他住在那里的愁苦，儘自談着各類的大事業，這些大事業，如果沒有這樣那樣的事情阻礙他，如果天與地沒有聯合着破壞他，他就要着手的。於是他往往走到窗口，對着那邊的白房子擡擧頭，那房子遠遠的顯得異常奪目哩。

『唉，白房子呵！』

他的父親若是只向着那面看，他便咒罵那房子並且皺起眉頭來了；而他自己呢——他愛那房子，彷彿他的心靈的一部分逗留在那里一般。爲什麼呢？他並不知道。大概只因爲他的母親愛那房子罷了。她也時常站在窗口，注視那房子；可是她並不皺眉頭。她的臉變得柔和而且哀愁，從她的眼睛，射出這樣熱切的一種戀慕來，便是他，在她近旁站着，也時常感得一種恐懼的感覺透澈了他。

他的小小的心可不曾充滿着同樣的戀慕麼？自從他會思想以來，那房子在他眼中，可不是同一切美麗宏壯的物事的集合體一樣麼？當他閉了眼睛，甚至入夢的時候，那房子可不是常常站在他的面前的麼？

『你白房子裏曾經到過罷？』有一天他問他的母親，當他不能再抑制他的好奇心時候。

『阿是的，我的兒子，』她答說，她的聲音是悲戚而且顫弱。

『時常去罷，嬤嬤？』

『長久在那里。我的孩子，你的爹娘從前便在那里住，你也是那

裏生的。』

從那時以後，『白房子』之於他，有如『失樂園』之於人類了。

『現在誰住在白房子裏呢？』他別一回問。

『一位美麗和善的女人，她愛一切人，尤其是愛你，因爲你是她的教子。』

他覺得彷彿一個無盡的幸福的泉流到他的頭上似的，他激動到發抖了。

『那麽你爲什麽不乘車子到美麗和善的女人那里去呢？』他停一會問。

『爸爸不肯讓我們去，』她答說，她的聲音裏有一種異樣鋒銳的調子刺戟着他。

他不再問了，因爲他的父親的意志算是一種法律，沒有人有問一問理由的權利的，然而從那天起，白房子的祕密造成了母子間一種新的結合了。他們不能公然的說起這件事，人只消略略提到那房子的存在，他的父親就發怒了，而且他的哥哥們也不喜歡同他這小兄弟談這事；好似他們恐怕他不懂事，要多嘴的。然而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却信託他哩。

當他們母子單獨在一處時候——在校課期間他們差不多總是單獨的——她就放懷的講了，他聽到她敍述白房子，那房子就彷彿更高更光輝的在他眼前湧起了。不多時他知道了每間屋子，花園裏的每個亭子，綠的樹叢所環遶的池，池前面閃爍的玻璃球，以及露臺上的日晷只有意想呵！一個時鐘，這上面是太陽指示時辰的。

怎樣一個奇蹟呵！

他閉了眼也能够在海侖南塞爾裏行走，不至於迷路了。

當他玩弄磚石的時候，他便自己造了一所白房子，有着露臺和日晷——一總二十四個，他在沙泥裏掘了池，又將石塊縛在小竿子上，是代着玻璃球的。然而，當然呵，那些沒有映照出什麽東西來。

第三章

這時候，他定了計畫要親自去逛白房子。他將這事延宕到春天，但春天來時，他失了必要的勇氣了；他將這事延宕到夏天，但到了那時，各類的阻礙又來到計畫和實行的中間了。有一回他看見了一隻大狗在草地上獨自跑着——誰能够知道這不會是一隻獵狗呢？還有一回，一隻公牛低着角向他直奔過來了。

『是呵，當我大得同哥哥們一樣，』他自慰着想，『並且上學校

去時候，那麼我要拿一枝手杖殺那獵狗了，而公牛呢，我要捉住他的角，那就不會再傷害我了。』他將這事延宕到次年，因爲那時他起首上學校去，正同他的哥哥們一樣了。

哥哥們是他的欽慕的對象。做到同他一樣，這在他看來，是一切世俗的願望之最光明的目的了——騎馬，騎眞的馬，溜冰，全不用浮子或氣袋的泅水，穿『護胸』(Shirt-front)用帶子束在腰間的『護胸』——阿，倘若他能够幹這一切呵！然而要那麼幹，人第一須得大起來，他自想着想。他那樣的儘自想着；他不願意告訴他的母親，至於他的哥哥們呢，他們是不把他放在眼裏的。

在他們的眼中，他是一個小小的『小人』，當他們的母親教他們帶他到什麼地方去時候，他們便惱了，因爲那時他們須得照顧他，並且爲着他的愚笨，又不能够玩許多的把戲。這種情形保爾是很覺得的，他爲要避免他們的怒臉，更其是怒打，通常總說他要留在家裏，任憑他的心感到怎樣的苦惱。於是他自己坐在抽水筩柄上，自己搖動，夢想着他能够同他的哥哥們一樣幹那時候。

學業上呢，也是一樣，可是這不是小事情了；因爲他們兩人，瑪克思和哥德弗里特，在學校裏常是最優等的，放假的時候，又常常有好品行的上上的獎品帶到家裏來；他們是怎樣的優秀，這是十分明白的，因爲他們的父親常常給他們一個銀『格羅先』，他們的母親隨後便又給一個蜜糖餅。

在這樣的喜悅的日子，他時時聽到他的父親說：

『是呵；只消兩個大孩子能够進一個好學校，他們總可以有點成就的，他們原是有着靈敏的頭腦哩；然而像我們這樣的窮人，我想我們只有將他們養成到像乞丐一樣罷了。』

保爾將這事大大的思量了一會，因爲他早已知道瑪克思是生成做陸軍元帥，而哥德弗里特是生成做砲兵司令的了。

其實是，有一回一本魯賓圖畫書，有着奧大利軍隊的圖片的，帶到哈台霍思裏來，便在那一天，哥哥們約定着將軍隊裏兩個最高的職位自己分了，而給他——這兄弟——指定了一個下士的位置。那時以後，委實又有過幾個時期，他們一個想幹『捕獸者』的營生，又一個想做印度的酋長，然而保爾的思想卻附着於金鑲條的制服，這制服與木槍和哥哥們遊戲時穿的修補過的破草鞋——後者他們稱做『鹿皮靴』——是不能相比較的；再者，他們爲什麼後來又想做自然學家和監督，這於他是不可思議的了；那魯賓圖畫還依舊是好好的在着呢。

這時候雙生兒起首走路了；卡蒂，較大的一個——她比妹子早

生三刻鐘——先走起來，三天之後格來太也跟着她走了。

這是保爾一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忽然覺到自己在責任的周圍中間，不容易脫離了。他看顧那小妹妹們的學步，是沒有受過什麼人的吩咐的，然而這已經於他慣習了；正是一樣他也慣習了在晚上擦自己的以及哥哥們的鞋子，將他的小衣服摺成方形，放在他的牀頭，襪子便橫在其上，不使桌布上遺汚跡，並且接受他父親的責罰，當他哥哥們發生了那種事故的時候——因此，這也變得正是一樣的慣習了：便是他此後應該看管他的小妹妹們，用了早熟的憂愁，留意到他們立着和走着時候最鹵莽的舉動。

他自以爲這職務有這樣的重要，連進學校去的戀慕也漸漸的減縮了；他只想望遇到一個好機會，能够吹唇就好，此外不再有什麼願望了。

唉！要會吹唇，同農僕瓊斯，或者哥哥們一樣；這便是現在他的一切願望的標點，不住的實驗的目的了。然而無論他將嘴唇撮尖到怎樣尖，無論他怎樣的潤澤嘴唇使得他柔軟，聲音總是沒有發出來。若是他吸進空氣去，他就間或的可以響了。有一回他竟吹成了『猶太人投水』的第一曲；然而每個職業的『吹口笛者』都知道空氣須得從嘴裏吹出來，這正是他所不能學的。

此時一個思想又安慰着他：『當我長大時候。』

這年的聖誕節帶來了喜悅的信息。一從市上他的『好姨母』他母親的一個姊妹，寄來的大盒子到了那里，盒子裏有着各種美麗而且有用的物事：書籍，給他哥哥們做襯衫的布，給他妹妹們的小衣服，以及給他自己的一件天鵝絨外衣——一件真的天鵝絨外衣，有着軍制的鑲條和大而晃耀的紐扣。這是一番歡樂呵。然而最美的『聖誕賀盒』却還在信中，這封信他的母親噙着感情的淚高聲的讀了。那好姨母在信裏說，她從蘇爾思培思最近的信上看到她的丈夫切心的想望着有一天能够給他兩個大孩子一點更好的教育，隨後又說她已經決定教他們到她自己家裏來，用她的錢教他們進高等學校去。他的哥哥們歡樂到叫喊，他的母親哭了，他的父親在屋子裏上下的走，用手摸他的頭髮又喃喃的說些激動的話。

同時他靜靜的坐在妹妹們的小牀上，心中喜悅着。

於是他的母親來到他這里，將臉伏在他的頭髮上，說，

『你要不要有怎樣的幸運，我的孩子？』

『阿，』他的父親說——『他是什麼都不懂的！』

『他還是這樣小呵！』他的母親拍着他的臉頰答說；於是她將他美麗的天鵝絨外衣給他穿了，又應許他直穿到夜因爲是一個節日。他的哥哥們於是走來，撫弄他，一半因爲他們的心裏充滿着喜悅，一半因爲那件美麗的天鵝絨外衣。他們以前從不曾對他有這樣的好哩。

唉，這便是一個聖誕節呵！

於是春天近來了，預備出行的許多縫紉的事開手了。保爾也幫着裁剪傘碼尺以及遞剪刀；孿生兒躺在地上在白的布料中間爬播着。哥哥們打扮的好像兩個王子。忘記的東西一件也沒有。他們還收了頸巾，是他的母親用一件舊的綢胸衣改製的。

哥哥們此時非常之得意了。他們早已盡力的模倣起紳士來。瑪克思從他父親的罐子裏拿了烟，放在紙袋裏，捲成了紙烟，點火在粗大的一端；哥德弗里特也戴上了一副眼鏡，這是他在學校裏用了六顆袴紐扣換來的。

『這於我適合的麼？』他來往的在保爾前面蹺着闊步問；如果保爾說『是』他便被撫抱了；要是他說『不』他就要給他耳光了。

復活節過後，不多時兩個哥哥出門了。屋子裏有了許多的哭泣，但狗車轉出了院子的時候，他的母親便將她的沾淚的臉貼在保爾的臉頰上，低語道，

『人忽略了你長久了，我的可憐的孩子；現在我們兩人又同先前一樣的在一處了。』

『嬤嬤，也吻吻我！』卡脫伸出小臂膀來，銳聲的叫，她的妹子便也一樣的叫了。

『好；你們在那里自然也一樣！』他們的母親叫着說，晃耀的太陽光便照到她蒼白的臉上。

於是她每雙臂膀上抱一個，走近窗口，對着白房子注視了許多時候。

保爾將頭伏在她的衣服的疊縫中間，也一樣的注視着。他的母親向下看他，她一遇着早熟的聰慧的眼光在那孩子的眼睛裏，她略略紅暈，便微笑了，但並不說一句話。

當他的父親從市上回來，他要教保爾起首上學校去。他的母親變得很哀愁了，央求着再給他在家裏住半年，這纔她不會十分掛念着兩個大孩子了。她情願自己教授他，一定使他比學校教師教授更其進步呢。然而他的父親不肯聽一句這類的話，還要叫她『一個哭的傻子。』

保爾戰栗了。他先前所感着的對於學校的戀慕現在已經全然

消失了；然而那時哥哥們，他希望競爭的，自然也不復在那里阿。

第二天，他的父親拉了他的手，領他到村上去，村上開首的幾家離着美尤阿佤的農地幾百碼——總之，對於這樣一個小孩子是一個還可忍耐的距離罷了。

然而保爾勇敢的忍耐下去。他對於他父親的打有這樣的怕，便是地的盡頭他也會奔去哩。

那學校是一所低的草屋，和農家的小舍沒有什麽兩樣；只是近旁立着各類的長竹竿，梯子以及『架臺』。

『這便是懶惰孩子們絞首的地方，』他的父親解說着。

保爾的憂悶更其高起來了；但那教師，一個長着短硬的白胡鬚穿着油膩的背心的和善的老頭子，將他抱到膝上，給他看一本美麗的彩色的圖畫書的時候，他便覺着安心些了；只有從長櫈上注視着他的那許多陌生臉對他似乎沒有含着好意罷了。

他只得坐在最低的座上，趁兩點鐘的時間在石板上胡亂塗寫。

在中午休憩的時候，大孩子們來到他這里，問他的午食，當他們看見是臘肉來餅時候，他們便將這從他面前拿去了。他全然依順着，因爲他以爲應該須得這麽幹的。回家的路上，他們打他，有一個還把茅草塞進他的領口裏。他以爲這也只是意料中的事，因爲他年紀最小罷了；但他離了村，獨自走過閉塞的荒原那時候，他便哭起來了。他在一株柏樹下面，將身子躺倒，仰視着燕子們來往的飛過的青的天空。

『阿，但願人也能够那樣的飛阿，』他想。於是他記起了白房子；他站起來，緊張着眼尋找那房子；那房子在遠處晃耀，（像他母親在神異故事講起的迷離的城堡；）那些窗子柘榴石一般的發亮，而且綠色的樹叢，遠着房子像一個生長了一百年的荊棘的籬笆。

一個驕傲與自尊的感覺混和着他的哀愁。『你現在大了，』他自己說，『因爲你進學校了。如果你現在去實行那遊訪的事，誰也不能够說句反對的話哩。』

於是恐懼又制住他了。惡牛和癲狗——人所不知道的。他決意考慮這事情直到禮拜日爲止。

然而此後白房子使他心神不寧了。每當他走過荒原的時候，他便問自己：不走學校去的路而走那條路，果真是可以的麽？那條大路，委實穿過一個松林，在這樣的樹林裏住着各種的魔怪和女妖；便是狠也是常見的，據小的紅頭巾的故事裏明明白白的說着；然而他如果走過那些田野去，他可以一路望着他的家，記明歸路的。

在他想來，他爲了光榮也不得不作此行的，因爲他現在是『大』了；當他的恐懼從新起來的時候，他便罵自己是一個『怯弱漢。』這個字在學校裏算是一個重大的侮辱的。

禮拜日到了，他決計冒着險往白房子去。他循着籬笆一路走，儘快的跑過他父親的草地，向了白房子的方向。

隨後來到一段容易爬過的『土堰』隨後又是一片不知名的荒原，他從來沒有到過的。然而這里卻還沒有什麼危險的東西。荒原在太陽中閃爍着，枯萎的鷄草在他的脚旁搖裂着響，一陣暖風柔和的向他吹來。他竭力的吹脣，然而他還得吹進空氣去，纔可以發出一點聲音。這在他以爲是羞恥的，於是頹喪的感覺襲着他了。隨後到得一塊潮濕的曠野，又是屬於他的父親的。他的父親時常說起這塊地他想在那里採泥炭，然而他卻要大範圍的採掘，而這樣他又缺少必要的資本。保爾從膝髁以下沒在濕地裏了，現在他方纔想到他的新鞋許要泥污的。

他害怕了，因爲他記到他的母親說：『要十分留意那雙鞋，我的孩子；我是節省着牛奶錢買來的呵。』他因爲是禮拜日又還穿着美麗的天鵝絨外衣哩。他俯看明晃的絲縷條；暫時遲疑着想：他還是回去了好罷，這並非爲着天鵝絨外衣的緣故，不過爲要不使他的母親痛惜罷了。

『但我或者可以走過去不至於受損罷，』他自慰着想，於是又跑上去了。地土陷落在他的脚下，每一步聽到一種濺泥的聲音，彷彿攪乳器裏拔出柄子來一般。

隨後到得一塊黑色的沼，地在這沼地的邊，際立着白髮的草棉，沼地上面浮着一層鐵砂，綠青一般的發着亮。

他小心的避開這地方，可是他終於踏進了沼地，後來努了力纔回到燥地上來。鞋子已經糟蹋了，但他以爲大概還可以在抽水筒邊洗拭的。

他向前進行，不復有吹脣的心情了；白房子在矮林上顯露得愈分明，他愈覺慌張起來。他已經辨得出一種爲樹木所圍繞的壁壘；從樹葉的罅間，他又看見一所低而長的房屋；這從遠處，他從不會注意到的；那後面別一所房屋，以及在黑洞裏一個上下跳動的高的火焰。『那定是一個工場；可是他們難道連禮拜日也工作的麼？』

一個不可思議的哭的欲望襲着他了，他一面盲目的跑着，一面從他的眼眶裏迸出眼淚來。

他忽然在他前面看見一道瀰滿着水的廣闊的溝。他很知道自己不能够渡過去，然而固執逼着他預備一跳，在其次的刹那間他就浸在濃濁的水裏了。

他到得陸地，濕透了皮膚，滿身沾着一層爛泥和水藻。

他竭力的使他的衣裳乾起來在草上坐下，遠望白房子。他變得十分頹喪了。隨後他因爲大大的發抖，便悲哀而且徐緩的向家回轉了。

（未完）



兒子的病

仲回

A—夫人和B—女士，從小同學，他倆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有一年，A—夫人被運命逼他嫁了人。B—女士也在一個醫院裏學醫去了。

時光過去得眞快，A—夫人給人家斷定是個不會生育的婦人，現在居然也生下一個兒子了。這是在結婚後的第七年。A—夫人身邊有了個小孩子，運命又逼他不能再去做教員了。A—夫人心裏時常想：『我是個女人，女人究竟和男子有些不同。倘若我也不在家裏管理家務，當初結婚這樁事，可以說是很無意義的了。現在更有了兒子，我有了爲妻的責任，更兼個爲母的責任了。那麼，我不給社會服務，也可以免除良心上的慚愧呵！』於是A—夫人便定下心來，老住在家裏，一方面給A—先生做個公餘的消遣品；一方面又給A—先生的兒子做保姆。有時候，A—夫人也不免起了不平之念：『他在外面，何等適意呵，把我關在家裏，給他玩弄兒子；兒子是大家生下來的，他不也可做兒子的保姆麼？』這一想到『女人和男子不同』這句話，她終於被運命所屈服了。

一天，兒子病了，A—夫人的心裏，又種下了一種新憂愁了。覺得眼看見父，母，親，朋，丈夫的病，心裏的憂愁，和見了兒子的病，大有不同。見了父，母，親，朋的病，心裏也會有淡下來的時候。自己病了，更不會去擔心，因爲女人是個犧牲的動物，她沒有自己的存在，惟有丈夫病了，恨不得把自己去代替。我死了，他還可以做人，他依舊可以去娶個女子，做他的伴侶；倘若不幸先我死了，我可在世界上做不得人呢。幸而丈夫很強健，可是兒子病了，也很夠教我心戰了。

B—女士於前月，在A—夫人所住的鄉村裏，大約相去距離五六里

路,一處熱鬧的鎮市上,設了個醫院。今天A夫人要請教她的老朋友了,差個人叫她趕早到來。她倆有七八年沒見面了,A夫人為了關心兒子的病,和多年的老朋友也不很親熱,見面第一句便問道:

『你看小孩子的病怎麼樣?』B女士細細的診察了一番,說道:

『很輕微的一種傷風症,怕你們於夜裏給他受下涼了。』A夫人聽了,很覺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她記念兒子的心,纔於這時放下來了。眼看着B女士配藥,然後很熱情的問了一句道:

『B,我們有多年沒談了,今天可要和你談談,你不會有事麼?』

『沒有事,我的醫院裏病人很少,出診也不多。』這時,A夫人從懷裏抱起兒子給她。

『這孩子身體結實罷?』

『將來很有希望,是個很可愛的小孩,你現在可得着人生的安慰了!』

『安慰,有時候,也許有的;可是我為了他,麻煩得累次要病了,然而我不敢說有病,我好像精神依舊很充足。』說罷,倒了一杯茶給B女士喝,B女士纔坐下來吃茶。

『A先生近來很忙麼?他做得出這麼熱烈的言情小說,怕不將你終生當作意中人吧!』

『我倆也說不到情愛上面去,不過他做他的丈夫,我做我的妻子罷了。』

『B,你真自由,你不受那一個的束縛,我佩服你有毅力,你實行了你的獨身主義。』

『人生是苦痛的人生,那一個不嘆自己的苦,不羨慕人家的幸福;究竟那一個是幸福的呢?也很難解答,我也是不幸裏面的一個人。』那時,孩子在B女士懷裏啼哭起來,好像聽見了B女士咀咒人生的話頭,驚慌得哭了。A夫人接過來,把奶頭塞進小孩的口裏,纔算禁止了小孩的發哭權。

『人很容易受欺,小孩吃了奶,可以教他不得再哭;我也為了要做個人,受了人的欺辱了。』

『終還是你,你有家庭的人,多麼幸福咧!我只有我孤悽悽的一個我。現在我拿學問來自己安慰自己;老了,我有什麼可以安慰我呢?所以我相信我是早死的,不會像你們將來會受着兒孫的恭敬呢。我是個被社會所遺棄的人,我的不幸,較C姊的不幸,還要不幸得多咧!』B女士說罷,默不作聲的過了許久,好像心中蘊蓄着無限的傷心,再說下去眼淚將吊下來了。

『C姊的不幸,我每一想到,滿包同情的淚,再也忍不住了。然而

這也是她自己不好，倘若她也像我一樣愚蠢，她不會死的呢。纖弱的生命，怎能和環境相抵抗呢。」

「C姊說太美了，她給美貌葬送了一生。我呢，我想是為了太醜陋了，只配當醫生，又不得不信仰宗教。A你怪我信耶穌教，你還不曉得我的苦衷吧。自從我信了耶教，我得着一切的安慰，我的父母親戚，好像復活了；我好像也有兄弟兒女了，放眼看去，老的是我父母，小的都是我的兄弟兒女，不然，我早就死了。」

「D姊她也嫁了人呢。」

「這就是因為她不信教的緣故，她便耐不住寂寞了。我不是不歡喜嫁人，老實和你說，我很想嫁人。兩性的戀愛，我想在「人生之幸福」一部書裏，佔據了大部分。然而我沒有福氣，你想那一個男子會要我這個人；要我的人，也許我不要他，那真窘呵」

這時候，孩子在母親懷裏睡熟了。A夫人便輕輕的抱起來，把他放在被裏，口裏不停的喊寶貝，孩子被他送到很平安的國土裏去了。兩人好像找不着話頭，都默坐着。忽然外面起了一種革履行動的聲音，纔把B女士驚覺了。

「我要走了。這幾包藥，吃了，果然有效驗，我也不來了。」

「B，他來，我們也可以談的。吃了飯去，不好麼？」

她戀愛的是什麼

董小蘇

溫暖而甜蜜的空氣，他擁着纔結婚三天的白昭南。

這天早晨，那初起的太陽，黃金色的光，滿照着粉紅的窗紗，更加光亮閃爍。他剛梳洗完了，着好了衣服，見天氣很好，分外的愉快。他想結婚以來，總是和愛妻廝守着，便沒有出外一步；今天須要出去會好友，談談天，不要被人笑着：娶了妻子，就不理會舊日朋友了。他便從衣架上，取着帽子，出了房來，復進去了，向着他正在梳頭的妻子，說了一聲：

「我出去一會，就回來；等着一同用早飯罷。」

他剛糾糾地走到門口，却劈頭同一個郵差撞個滿懷，倒把他嚇了一跳。

『先生！恕我你這兒有位汪女士麼？』郵差退了一步，拿出一封信來，一面說着。

『是的，她是我家纔娶的……』他說着，就將信接了過來。

他走出門來，一面拿着信封來瞧，上寫着：

『北新路六十四號，白宅汪若婉女士收。』

他不看下面寄信人的名字還好，他看着倒呆了！這時他也不出去了，回到一間書房裏，不像先前那樣笑嘻嘻地走得高興了。進了屋子，就在書桌前面一張舖着紅墊子的圓背椅子上坐了，嘴裏還咕噥地說着：

『仲宏斌寄。』

他嘴裏這樣說，心裏却不覺得因這一呆，頓起了一陣疑惑：

『仲宏斌不是我們大學文科免費生嗎？他的學問很好；什麼演說會呀，雜誌上呀，我都領教過他的議論。怎麼會寫信給我的妻子——纔結婚的妻子——呢？』

他心中一面想着，一面疑惑；可是他這疑惑的結晶力，就將他向來主張的——男女平等，書信自由種種——念頭，都驅逐出了心窩之外；不覺得兩手將信封拆開，抽出一張雪白的信紙，上面滿寫淺墨的字，也來不及細觀書法的秀勁圓潤，就往下看：

『若婉女士呀！這寫信給你的不是常和你在公園裏，那東南小亭子上會面的人麼？他的愛田，不是受過你的灌漑麼？他的情芽，不是受過你的培植麼？當一個月前，不是你曾許婚於他麼？！唉！現在講什麼愛田之水，情芽之苗，什麼許婚不許婚；你却拋棄了他，度你的美滿和甜蜜的新婚歲月了！……』

他看到這里，那掛在壁上靠近他身後的時鐘，却噹噹地敲起來了；一陣響聲，衝破了沉寂的空氣，把他的疑悶，倒攪了一下。不耐煩地向鐘瞧了一瞧，重又回頭繼續往下念着：

『我是個窮學生，原不比得你那丈夫，——督辦的公子——你當初愛我，不是說，「以人的性情合得來而愛；以人的學術足可羨慕而愛；決不因黃白的錢去愛他人！」這話你還記得麼？唉！現在我袋裏不聽見「打拉司」響，家裏還是四個破壁；自然比不上督辦的府上，高巍巍地光亮的洋樓住着；金銀錦繡，珠光寶氣裏着；山珍海錯的吃着；……既有這樣闊塌，自然是從前的話不作準了！可是我寫這信，幷非怨你不愛這窮酸；不過在這「自由戀愛」潮流澎湃的時候，對於你前後兩般戀愛不同，很是疑惑，所以問你一聲：「戀愛的什麼？」仲宏斌最後的信。』

白昭南將仲宏斌給他妻子的信看完了，慢慢地抬起頭來，一面

將信放在信封裏，摺了一摺，就收進袋裏，同時臉上發了蒼白，如罩了一重霜。太陽已經退到台階底下，室內頓現了陰沉，一點聲息也沒有；只是壁上掛鐘滴滴地響着。他這時心房裏思想之輪的迴旋，大概和鐘擺一來一回的動着一般。可是那信上最後一句『戀愛的是什麼？』更加刺着心頭，不覺就默默地想着：

『她戀愛的是什麼？』

他想了一會，他新婚妻的芳容却走進他眼簾裏來了：她的粉渦和玫瑰似的兩頰，秋水盈盈的眼睛，黑壓壓的髮，和欲笑的櫻口，露着編貝的齒，——一個如花的面龐活現着。

『她和我數月的相識，結婚了三天，和時時笑靨迎着我，都是由於熱烈的心窩裏所儲的戀愛開的花結的果麼？！唉她究竟戀愛的是什麼呢？』

他這樣的想着，問着自己，他腦海裏所有的玄想，不覺就問答起來了：

『仲宏斌的信上，不說她從前一直是愛着他的麼？

『這可見是宏斌那人的學問高，所以她同他生了戀愛了！

『她既愛了這樣有學識的人，怎樣又和我結婚呢？

『啊！我是督辦的公子，有高巍巍光亮的洋樓住着，金銀錦繡珠光寶氣裏着；山珍海錯的吃着；……她纔愛了我，和我結婚的罷！』

他想到這里，便覺得他妻子有了兩樣的戀愛，——先前的被後來的征服了——他們婚姻的成功就是這個結果。因此他倒明白了『她戀愛的是什麼？』

白昭南昏昏地過了幾天，却因為『性情不合』的緣故，和他妻子——纔結婚的妻子——宣告了離婚。

介紹新刊

·　·　·

美麗呵，
這五色虹紋的美麗呵；
鮮明與燦爛，
莊嚴而溫柔，
這藝術化的，
多變幻的虹紋呵！

·　·　·

使詩人的身沈醉
在這新雨後的景象裏，
使詩人的心沈醉
在這新雨後的虹紋裏；
哭呵，笑呵，
朋友們，
盡量的哭呵，
盡量的笑呵！

這是文藝季刊虹紋的題詞：近來文學的定期刊物，逐漸增多，實在是文學前途的好景象。本刊係焦菊隱君編輯，直隸第一中學出版部發行。第一集有小說十餘篇，詩七十餘首，評論四篇。（四開本一百四十頁，定價三角。）

小品

吻的分析

Eldred Wayne 原作

東原

在家庭幸福的樂趣中，建立一維持接吻的技能會這是必需的嗎？

從前，在法庭上，一個丈夫控告他妻子的吻『太冷』。在別的地方，他又看出別人的吻是『生命品粹的動盪』。

接吻是一件習爲的事。他的根原，已消失在古代縹緲之中了。但他是表示愛情的天然的法則。有些荒遠地方，人們磨擦鼻子作他們互相敬重的記號，這是我們將走到的地步嗎？

那只要曾向婦人接過一次吻的人，他定要說擦鼻子的可惘了。誰願將樂園(Paradise) 改變爲玻里尼西亞(Polynesia 太平洋中之小島)呢？

自然，吻的種類多着哩。一個吻應當是相互的事。那纔是吻的本素。溢出這界說以外的，有種種例行故事的吻：——較長的保護人的純潔的敬禮啦，震怒的祖母的一啄啦，說吻了不安靜的孩子就送他上床去。無論如何，這都不是吻。這是問候禮。

其次，有種輕忽的吻。婦人們小別後再見了，互與一吻，那是極無心的。那目的在頰而不在唇。這是一種歡迎儀式，更不是聖禮了。有時候也舉行兩下子，——每頰一下。第二吻乃是第一吻當音的控訴者。實質上少了熱，這不過是來調解的。

不所有根據於儀式的吻，都是欺人的東西——不是真的。

中等的有賣弄風情的吻，種類是很多的。而且他們都有他們的目的。那偷接的吻，大家都知道是最美的了。那膽大的吻，使受者異常驚恠，必在不當意時接的。

其次，有蝴蝶吻，一種尖的飛快的事，給與

受都不很莊重。還有那——請求的吻，挑撥的吻，逃避的吻，熱情的吻，皆視其舉行的情形而不同。

但只有那愛人的吻是真實的。一個女子第一次從她的愛得來的吻，她的真靈魂聯結了，是她終生不會忘却的事。

這不但是一吻了，簡直是一個告白，是一個熱誠的鼓動的冠冕而勝利的戀愛的宣言。這種戰慄而柔嫩的快樂用不着言語去伴着他。但這是一定要用嘴唇去吻。但尼孫（Tennyson）知道此理，當他論到愛侶時，他說：『他們的靈魂衝到一起來了，聚會在嘴唇上。』

然而我們要一個學校來教這個嗎？自然不必了！親吻是一種贈禮，不是一種藝術。不能用文藝去教授，而必要彼自然所鼓舞。所以無需我們憂慮的，戀愛將覓得一種途徑。

（譯自十一月三號英文快報）

我的家庭

宋樹男

我先要說的是，我們家有多少人呢？

父親，母親，哥哥，二姐姐，妹妹，小弟弟和我，一共是六個人；另外還有一個廚子，廚子的妻子，小弟弟的奶媽，算起來又是九個人了。不過家裏止有八個人的影子，因為哥哥是在北京讀書；他前天還來信說，明年想轉學到南京去，為着北京的各學堂，常受政治的牽動，以致時有風波的緣故，父親和母親都允許了；二姐姐同我也想到那地方去讀書，又捨不得離開母親，只好等到明年再說罷。

大姐姐二十三歲的時候，既嫁到常州去，我們都很想念着她，她和姊夫一年總要回家兩三次來看看我們哩。

父親和母親的歲數相加，是七十四；哥哥小父親二十二歲；我們姊妹三個人歲數，再減去三，等於母親的；母親的九分之一，同哥哥的四分之一，都是小弟弟的歲數，是多少呢？他才止有四歲呵！剛剛是是我的餘數，還個餘數要送給妹妹，她也和二姐姐一樣了。

你們看那一個後面臨着一條小河，四圍有涼臺的「L」式的房子，就是我們的家了。我們都是住在樓上，下面是家庭圖書室啦，會客室啦，餐室啦，浴室啦。園裏栽着不少花草，培植這些，是我們課外的一門功課；而且很有趣味的，又有四株梧桐，還有一個網球場。父親體育最好，又會運動，他在銀行俱樂部足球隊裏是隊長，母親同他打網球，所以總是輸給他。母親會弄批亞那，弟弟頂歡喜聽這個，這是父親弄不來的；我們姊妹都會唱歌，奶媽說唱得極好聽，常常要我們唱哩！你們要是願到我家來玩玩，我們一定是開茶會歡迎的，還要唱一曲娛佳賓的曲子給

你們聽，再請母親奏批亞那，你們肯來不肯來呢？

我和二姐姐今年才進師範本科，妹妹是在附小，弟弟只會吃麼爾登糖，還不能夠看兒童畫報，我們已能讀少年雜誌了，但是要想了解母親看的那些什麼婦女雜誌，現代婦女，……母親說還要過兩年。二姐姐向母親道：『我們家圖書室裏那個四部叢刊，那麼許多，怎樣能看得完呢？』母親笑着對我們講，候你們從大學裏畢了業，包管就會看了；我們仍舊不相信，母親又說這書是給人參考研究用的，并不是非將他讀完不可，一個人那有這許多時間呢？——但是，你們有沒有讀完過那四部叢刊的麼？有的，這真很難得啊！

我們姊妹三個，一早就到學堂裏去，家裏的事，都是周媽——廚子的妻子！——幫着母親料理。母親身上穿着一件很長的白圍裙，袖子捲得高高的，頭上假若再要帶一個平頂白帆布帽子，繡一個紅十字在上面，人家還當她是醫院裏的"Nurse"哩！妹妹就愛這樣的裝束，天性又很仁慈，心又很細，聽說母親預備叫她將來就學看護去，她心裏也很情願，大約還要候她從中學畢了業才可以。弟弟有奶媽帶着玩，也不很大吵人。下午四點鐘，我們放了學家來，父親也從銀行裏回來了，大家都在園裏坐着一個大圈子閒談。有時父親和母親打網球，我們將在旁邊看着；弟弟妹妹同奶媽他們踢着小皮球，弟弟常常弄跌倒了，還是嘻着一個小嘴笑個不住。記得有一次我們同父親作拔河的游戲，弟弟父親是一組，我們和母親是一組，講起來他們一組，只能算是一個人，弟弟在裏面不過徒擁個虛名罷了。我們雖是四個人，到底仍敵不過他們，於是暗地裏商議了一下，候父親用力拉我們的時候，我們猛的都把手一鬆，父親望地上一仰。弟弟剛好睡在他身上，引得周媽奶媽笑得打跌。父親連忙爬起來，帶着弟弟來打我們，我們一溜煙都跑到樓上躲起來，弟弟還是不依的，後來母親說晚上不奏鋼琴了，他這才不鬧：如今想起父親和弟弟睡在地上的樣子，委實真好笑咧！

每逢星期日，是我們頂快樂的一天：父親吃過午飯後，就到俱樂部裏去了。家裏下午有茶話會，這一天姑母帶着表姐姐薇芝，表弟蕙華，萬師母帶着她的兩個小女兒瑪麗，羅蘭，以及別的親友們都到我家裏來赴會，瑪麗，羅蘭，都會唱讚美詩，并且唱得很愛人的，弟弟同蕙華現在也學着會唱了。我們大家在園裏吃着笑着，都高興的了不得。萬師母又把耶穌行的奇事情，當故事講給我們聽，真同西遊記一般。一直到太陽要落山了，他們才一個個散去。我們候父親回來喫過

了飯，又一同去看電影，弟弟有三樁最歡喜的事，自然不消說得一是喫摩爾登，二是聽鋼琴，三是看電影了。

在平時，喫過晚飯後，父親便在圖書室裏看書，我們在一塊兒各人溫習各人的功課；至於母親呢，把一天家裏各項的零用賬記過了，然後奏着鋼琴，逗了弟弟玩一會。弟弟睡得極早，我們多是到九點鐘才睡，母親在沒有睡之先，還要寫一篇日記哩。

我手也寫得酸了，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再說了，就此同你們"Farewell"罷。

風雨

漱琴女士

這個土坡的斜度，與地面不過成一個二十度的角，很平坦的；而且偏都鋪着淺淺的青草，一直由坡麓望到頂上。——那里，就是我的祖塋了：我的母親，祖母，祖父，……的墳墓，都在那兒。墳的週圍繞着幾十株蒼老的柏樹。

這時正是多雨的清明時節呵！天上總是雲靄靄的，凡視線所能及的地方，沒有不是被那令人煩厭的『灰色』所充滿。柔懦的垂楊被風姨所苦，也祇能『逆來順受』地任她擺弄，哀惻的哭聲隨着風一陣一陣地送來，野犬的吠聲也時時聽得見。

『好一幅愁慘的郊景呵！』

我祭過了每一個墳墓，又掛起『清明幡』，擺過祭品，心裏是怎樣難受呵！雖說『死者不可復生』可是心裏總是這樣悽切的。

立在這坡頂一望，四圍都是棋子一般地排列着無數的『土饅頭』。當着這樣一個環境，心裏不知不覺的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

『人生是爲什麼？』

無論任何人，當着這個情景，都要作這樣想：『人生的結果，都不過這樣：——「一坏黃土」罷了。』但是這話果真的確麼？若有人對於這個答案有絲毫的疑慮，那就一定要——是的，一定要立刻再問：

『但是人生究竟是爲的什麼喲？』

現在，怕少有人能再切切實實地回答這個問題罷！

我心中正自這樣癡想，忽地一陣特異的風拂面吹來，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但這並不能使我生一點驚奇的樣子，因爲我早已知道我所要遭逢的了。——我仰頭一看，雲是愈加靉靆了。他——天——沉着個臉兒，好像也在那里揶揄地問我：『你究竟怎樣呢？』他說了，臉色一變，大顆大顆的雨，滴滴零零地打下來了。

這時，擔祭品的老魏，首先喊出來：『喂，消

來了，雨來了……』兄弟也喫駭了，一面呼道：『雨，雨，姊姊？……唉，雨來了！……』一面跑到我面前，柏樹的下面，我們倆就暫時在這里避一避狂虐的風雨。

『但是，兄弟，』我憂愁地說。『這里終不是長久的地方呀！假如風雨的勢力再增大或時間再延長下去，那這里還是失了效力啊。——』

『那怎了呢？——不如走罷！——走！』兄弟一句話提醒了我。

『走罷！快走呵！守在這枯樹下面，荒墳旁邊，有什麼用處呢？倒是早走的好！……兄弟，走呵！——』

我說着，牽着兄弟，離開那里了。偶一回頭，看見老魏還縐着眉頭遲疑地說：『都走了，這些東西呢？——東西呵！……』

『你還戀着他們麼？——快走罷？恐怕太遲了呢。』我急急地向他說了，便牽着弟弟，冒着無情的風雨，努力向前跑去。

忙裏試回頭一看，墳坡朦朧了；柏樹被風吹得搖曳不定。老魏也鼓着勇氣，兀自在廣漠的灰色裏，也不顧及狂虐的風雨，忙忙地向前跑呢！

一九二二，四，十二夜，成都，寄廬。

過後所城

L. F.

這是真的消息嗎？這個很小很小的城裏，真住過一位年輕的姑娘嗎？這個姑娘真是我的未婚已死的妻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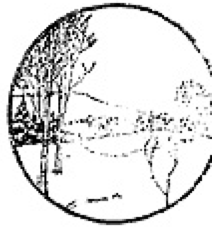
以上幾個疑問號，我每次走過後所城，便重重疊疊留在腦子裏。

十一年六月初七日的早上，我又走過那個城，我又很糊塗的忖了一回；而且這一回更特別，心房別別的跳動，身子像飄飄的飛了去。

有人說：她姓胡，有瓜子式的臉，菱角般的脚，是舊時代的可人；我不相信，當時我爲什麼總不歡喜她？不願意娶她？難道是嫌她不曾進學堂念過書嗎？死後爲什麼又很歡喜她？連綿的想念她？難道是哀憐她早死不曾享盡做人的樂趣嗎？

然而不，那城裏有一個雲衢學校，她也許進過學堂，念過書，我不歡喜她，恐另有理在：她死的時候聞已有十七八歲，在娘身邊做女孩子的快樂已享受到七八分，接着就是做人家媳婦了。惡姑虐媳是舊家庭裏最可怕而又最普偏的事情，她這麼一死，正所以免去這一段的苦痛，我不應哀憐她，正應替她慶幸呢！

呵！生前我爲什麼不歡喜她，不願意娶她？死後我爲什麼又很歡喜她，連綿的想念她呢？呵！我愚蠢！簡直忖不出這個道理！



野蠻民族之抵抗力

日本田中香涯著

顧伯英

體質強健，對於某種病原的抵抗力很大，而不容易罹病，從這一點看來，沒有如野蠻民族的可羨慕了。他們的精神生活雖非常低劣，然肉體的生活却十分優良。要建設那完全健康的人間不再用醫術的社會，是理想的醫學之究竟目的。現在還是原始狀態的野蠻民族，却不得不算做以醫學的理想為最終目的的模範人間了。

征服自然而成就了近代文明的文化民族，却受自然的復仇，體質日漸虛弱，抵抗力衰減；遭着些少害因，便被病魔侵擾。然而那些自然生活的受着自然淘汰而能適者生存的野蠻民族，沒有身體軟弱的。把適於生存的性質遺傳給累代的子孫，決不見有體質退化的。生活於自然狀態的野獸，是從不會發生感冒的，野蠻民族，也同樣有對於氣溫變換的強大的調節力。若是野獸也害了感冒，發起咳嗽來，容易被他敵手發見而奪去他的生命。又如害了鼻加答兒，嗅覺麻鈍，不能發見他的敵手，或不能覺得食物，那終究被淘汰了。野蠻人也是一樣；他們營裸體生活，皮膚對於氣溫之變動習慣了，決不會罹感冒的。然而在歐洲人侵入的蠻地，給他們穿西式的衣服，對於氣溫變動的抵抗力就很快的減退，容易罹感冒，因此傳染病也容易侵襲了。接觸歐洲文化的蠻族，所以漸次死亡，這也是一個原因。去今約二十年前英領紐幾尼亞 (New Genia) 地方的州長麥克格來各爾 (MacGregor) 曾戒土人着洋服。

在自然生活狀態的野獸之皮膚及筋肉，對於病原菌的抵抗力甚強。雖受重創，祇消用舌尖來一舐，覺會全愈的。又因皮膚而起全身傳染，是從未有過的。在野蠻民族，也是一樣，有了創傷，塗敷些唾液，就算好了，並且他們有能夠耐受極苦楚的手術的性質；在有史以前，穿顱術的風行，決非今日可比。如今的南洋土人，還常行這種手術，並且他們用的器械，是石子或貝殼做的，却並不見有

什麼傳染。又帝王切開術(Kaiserschnitt)在歐洲也不過數世紀前纔行出這種手術，但在亞非利加土人間却早已有得施行的了。據醫學者居爾賓(Külz)氏的記載，蠻人對於傳染性病原的抵抗力甚強；即如皮膚的化膿性疾病，只不過限於一局部，決不會再進行而成敗血症。幷且無論如何不潔，產後熱(Puerperalfieber)汎發性腹膜炎(Peritonitis diffusa)進行性蜂窠質炎(Progressive Phlegmone)的病人，是逢不到的。

如上記的事實，我們看來，實在覺得奇異。文明進步，吾人身體的抵抗力反而衰退。人類的原始時代，和動物一樣生活於自然狀態，所以不容易害病。而野生動物，受了人類的馴養，生活狀態起了變化，因自然淘汰的中絕，抵抗力也衰退，疾病也容易侵襲了。同一的結果，人類離野蠻時代愈久，去自然生活愈遠，體質也逐漸虛弱了。病理學家漢塞曼(Hansemann)氏謂多數的疾病，只在被人牧養的動物及人類見之。吾人雖有精神的顯著進步，以致近世的文化社會；然在肉體方面却是反比例，非常退化。關於這一點，我們不禁想起盧騷的「返於自然」的話，而艷羨原始的野蠻民族的健康了。

胎產和育兒改良之必要

醫學士　胡定安

從前我國女子纏足的惡習，現在除了交通隔閡的鄉僻地方，終算都能夠解放了。但是我現在看到女子的胎產和育兒這兩樁事情，缺點很多，却有應當從速改良的必要。因爲女子和兒童常常爲着胎產與養育不宜，重則傷了寶貴的性命，輕則受了許多無辜的痛苦，這不是很可憐的麼？

胎產本來是一樁尋常的事情，就是在醫學上講起來，也算是生理的自然趨勢。在統計上，難產的也很不多；幷且自從消毒法發明以來，除了少數難產之外，更沒有多大的危險，往往總是安全過去了。歐西各國的產科醫生，都受過正確的醫學智識和實地練習，而且法律上的取締又是很嚴厲的。在我們中國差不多大多數還是信託那班毫無

學識的產婆接生。她們既然不懂得什麼叫做微生物和消毒方法，又不知道什麼是難產的手術，只會盲從的處置，你看豈非有極大的危險麼；所以我要勸大家，若是已經快要到分娩的時候，就應當去找一位專門產科醫生去診斷一下，那到了分娩發作（臨盆）的時候，就可請她來用新法接生，這樣的處置，決不會發生危險的。我現在且舉幾個例來比較一下，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一 關於母體方面

（1）生產的時候，產道多少終要受些損傷。譬如初產婦，常常有會陰破裂的缺點，就是產道移行到肛門的地方。因為臨產時候兒頭的磐出，不曉得保護的方法，把筋肉和皮膚都破碎了。以後倘若弄得不得法，却還要糜爛呢！那西法接生，就用會陰保護術，決不會把皮膚弄到撕碎的地步，這不是比較好得多麼？

（2）又若胎兒出來緩慢的時候，我國產婆，常常行撮胞法，往往損傷大血管，以致大出血，或牽動他臟器，都是非常危險。所以舊法接生，一面撮胞，一面又不用止血劑，產後一定發生貧血。而且把羊水漏出很多，倒使胎兒不容易滑出。她們既不懂得消毒法，就是利用出血把濁物和微生蟲來沖洗一下。你看把很寶貴的血液來當作洗滌藥水，豈非呆到極點了麼？西法接生，既用消毒，出血又少，何等安全呢！

（3）產婦經過生產的費力，當然疲勞極了。我國舊法，還不肯使她就安睡，說什麼汙血上昇，倒反危險。但是西法接生之後，把局部處置得很清潔，怎樣還會惡濁呢？所以就可叫她平臥安睡。你想她精神上多麼舒服，那身體也不致衰弱了。并且因為消毒的緣故，也沒有發產褥熱（Wochenbettfieber）的危險。舊法接生，常常產後發熱，就是因為微生物進去的緣故。

（4）產婦在產後應當使她身體快快復元，多給她吃些滋養食品。我國舊法多要忌口，吃素食，所以復元就慢了。

（5）舊法接生，難產時用手放入產道，盲從的拖出胎兒，若是牽動了臟器，有大出血或起虛脫的危險；有時把子宮位置變換，以後就不能生育，或則有月經異常的毛病了。西法產科醫，那當然明白解剖的關係，禁忌的條件，決不會像這樣盲從的動手，把產婦的生命，陷在危險的地步。

二 關於胎兒方面

（1）胎兒出產之後，產婆常常用不消毒的剪刀或碎碗片胡亂地把臍帶從胎盤割斷，以後也不用防腐藥。因這不消毒的處置，微生物常常從臍帶進去，發生什麼臍風，赤

犹丹這些危險的毛病了。但是西法接生，終是處處清潔消毒，那里還有微生物爲患呢？因爲沒有微生物，就不會生危險病，所以西法比較安全得多。

（2）現在花柳病的蔓延很廣，倘若男子在外面有宿娼的事情，那產婦的生殖器，免不了沒有花柳毒。所以胎兒出產之後，就應當用消毒藥水點眼，那就可免掉瞎眼的危險。我國產婆，不明這個道理，我曾經看到幾個兒童，都到瞎眼的地步，這不是很可憐麼？

還有和以上所舉相像的例很多，我也不再寫了。總之，我國產婆，既然不明白傳染和消毒的原理，養了很長的指甲，墊了齷齪的糙紙，一切的處置，都是違背科學的原則，把上面所說的來比較一下，既然都有明明白白的證據了，這不是應當倡用西法接生穩妥得多麼？或則在鄉僻地方，確實請不到產科醫生的時候，那只好預備些消毒藥品，參攷些消毒法和合理的處置法，或總可安全一點，但是總須設法改良才好。

至於育兒，因爲我國女子缺乏科學常識，對於養育方面，缺點也是很多，所以也有改良的必要，我且在下面討論一下。

原來國民的強弱，須把幼小時代的衞生來做標準，因爲先天雖則很厚，倘若養育不適當，經過種種的消耗和催殘，那體質就慢慢地孱弱了。先天雖則比較弱一點，倘若養育得適當，靠着這人力的補助，也會慢慢轉強起來。所以培養國民，應當注重在育兒這起點上。不過育兒這件事，屬於母性，在女子方面擔負的責任，是很大的。

現在女子所受的教育，比不得從前的不切實用了。大凡中等女學，都設有保姆科，或歸於家事類，其他也有關於生理衞生的演講；我想二十世紀在受過新教育的母親下生活的子女，一定能夠享些健康幸福了。我現在把我國女子對於小兒種種不適於衞生的惡習應當改良的地方略說一點。

要打算實施育兒的方法，第一要明白小兒和成人有不同之點。小兒無論怎樣強壯，畢竟比成人吃不起苦，因爲小兒的內臟和身體上一切的組織，對外的抵抗力比較弱的緣故。所以小兒在大人庇護底下過生活，對他生命的保障和他前程的發育，全在大人的處理適當不適當。

育兒的方法，在常人心理，都抱着無足輕重的觀念，但是這關於兒童發育方面，很有多大的關係。倘若沒有相當的常識，往往處理不得法，難免隨時發生危險。我國人既然不能限制生育，所以往往有顧不到的困難，就是富裕的家庭，雖則多雇傭僕，但是把可愛的兒童付託與毫無衞生智識的傭僕，怎不會發生危險呢？所以在兒滿爲患的家庭裏，這育兒方法比較更加要注重些。因爲只

要其中有一個小兒發生了危險，那其餘的都受着感染的影響的。

有些人自己養育小兒，因爲不懂衛生，過於溺愛的緣故，倒發生許多的害處。譬如小兒本來不能自顧寒煖飢飽的，當着很熱的天氣，只知道恐怕小兒受寒，給小兒多穿衣服，因爲和氣溫不調節，倒發生感冒了。或則小兒嗜食，只喜歡他能夠多吃，不管他消化不消化，也是要致病的，還有因爲十分溺愛的緣故，胡亂給他吃些貴重中藥，反把小兒致病。這都是對小兒養育上應當着眼地方。

初產的嬰兒哺乳算最要緊的問題，就是吃乳時間要有規定。我國人往往有個大弊病，碰到小兒啼哭的時候，不管他胃中充滿不充滿，只要能夠使他不哭，就胡亂地給他吃。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小兒吐乳的現象，這是不消化的明證。現在寫個表在下面，這就是小兒吃乳的標準。

狄克森博士(Dr. A. F. Dixson)嬰兒進乳時間表

年齡	日間進乳相距的時刻	夜間進乳相距的時刻	一日夜進乳的次數	每次進乳的額量	一日夜進乳的額量
育後第二天到第七天	三點鐘	四點鐘	七次	一—二盎斯	七—一四盎斯
育後第二星期到第三星期	三點鐘	四點鐘	七次	二—三½盎斯	一四—二四盎斯
育後第四星期到第六星期	三點鐘	四點鐘	七次	三—四盎斯	二一—二八盎斯
育後第七星期到三個月	三點鐘	四點鐘	七次	三½—五盎斯	二五—三五盎斯
育後三個月到五個月	三點鐘	六點鐘	六次	四½—六盎斯	二七—三六盎斯
育後五個月到七個月	三點鐘	六點鐘	六次	五—六½盎斯	三〇—三九盎斯
育後七個月到十二個月	四點鐘	六點鐘	五次	七—八½盎斯	三五—四三盎斯

附註　每盎斯卽二十五格蘭姆

最好能夠照表給乳，但不妨略爲變動些，不過不能十分參差罷了。

還有小兒吃乳之後，母的乳頭和小兒的口腔，我國人都不用藥水淸拭，常常發生鵝口瘡或厚白舌苔口腔腐爛這些毛病，所以在小兒吃了乳之後，就應當用硼酸水把乳頭和口腔淸拭一下，那可以免却這些害處了。

普通健康乳兒吃牛乳的稀釋量，據長尾美知博士所定的標準如次表：

	體重	稀釋乳的種類	稀釋乳一日量	稀釋乳一回量	原牛乳一日量
初生兒	三〇〇〇克				
第一個月	三〇〇〇-四〇〇〇	三分之一乳	六〇〇-八〇〇竓	一二〇-一六〇竓	二〇〇-二七〇竓
第二個月	四〇〇〇-四七〇〇	二分之一乳	八〇〇-九〇〇	一六〇-一八〇	四〇〇-四五〇
第三個月	四七〇〇-五四〇〇	二分之二乳	八〇〇-九〇〇	一六〇-一八〇	四〇〇-四五〇
第四個月	五四〇〇-六〇〇〇	三分之二乳	九〇〇-一〇〇〇	一八〇-二〇〇	六〇〇-七〇〇
第五個月	六〇〇〇-六四〇〇	三分之二乳	九〇〇-一〇〇〇	一八〇-二〇〇	六〇〇-七〇〇
第六個月	六四〇〇-六八〇〇	三分之二乳	九〇〇-一〇〇〇	一八〇-二〇〇	六〇〇-七〇〇
第七個月	六八〇〇-七三〇〇	五分之四乳	一〇〇〇	二〇〇	八〇〇
第八個月	七三〇〇-七六〇〇	全乳	一〇〇〇	二〇〇	一〇〇〇
第九個月	七六〇〇-八〇〇〇	全乳	一〇〇〇	二〇〇	一〇〇〇
第十個月	八〇〇〇-八三〇〇	全乳	一〇〇〇	二〇〇	一〇〇〇

倘若自己乳汁不足，或是因其他特別原因，那不得已就要雇用乳母了。不過對於乳母的選擇，也有一定的試驗標準；(一)請醫生驗她有沒有傳染病？(二)考究她泌乳的成分和分量如何？(三)觀察她自己的清潔狀況是怎樣？這樣辦法，比較可以少點害處。

關於小兒的口腔衛生，要定幾個條件；

（1）不可用口哺食與小兒。

（2）不可多給糖菓吃，糖菓後，就要給他洗口。

（3）不潔的玩具之類，不可任他塞在口裏舐啜，并且要防他誤吞。

口腔既然清潔沒有毛病了，就是急慢驚風（腦膜炎）這種危險毛病，也不會從那里傳染進去了。

日常不應當給他吃閒食，最好絕對禁止。我常常看到我國的兒童，大半有大腹的毛病，差不多都有寄生蟲，這都是因為亂吃閒食和不潔東西的緣故。所以負養育兒童責任的人，應當隨時留意的。

我國人往往不曉得小兒的骨質比較脆弱，常喜歡把小兒呵癢，小兒因了怕癢的緣故，竭力伸屈，有時就為佝僂病（Rachitis）駝背的原因，所以不可不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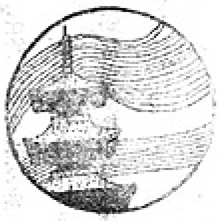
替女性小兒揩糞的時候，切不可向前方揩，因為女性生殖器，比較容易受不潔東西的傳染，無論大小，都要發炎，這也是要防着的。

德國法律，大凡小兒在五個月至十個月之間，都要種痘。我國舊法種痘，非常危險，現在大家差不多都能夠明白了。西法種痘，皮膚上稍切一些，把痘苗接種進去，小兒仍舊一點兒沒有痛苦，就是稍微有些發熱，也是很輕的。所以遇着天花流行，或是出外，或是接種期已經好久，都應當把他接種，才可免染天花的危險。

關於皮膚方面，也應當留意他被有毒昆蟲刺咬，因為小兒的皮膚抵抗力比較弱一點，稍有損傷，或則就要腐爛起來的。

此外對於小兒的日常生活和運動，姿勢，都要時時顧着，營養上更加要講究，現在人工營養，都有很好的成績，我們終要把孩子們養育得強健活潑，這是大人應盡的責任。

西洋人常常舉行什麼嬰兒會（Baby Exhibition）把許多小兒齊集起來，觀察他們的體格，姿勢，營養狀況，容貌，智力，一一地比賽一下，然後評定優劣。我國內地教會也有時舉行這件事情，不過我們中國人只知道溺愛，不想到把他們身體上怎樣養育才算是合法，可憐一般無辜的孩兒，為着養育不合法而害病或是死亡的，平均起來，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呢！這樣看來，不是要快快改良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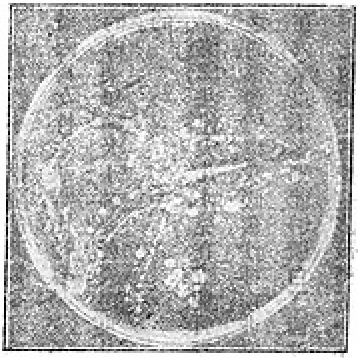
室內清潔法

克士

管理家事是很不容易的事，要使家庭合於衛生及適於安息精神與身體的疲勞的原理，有許多方面應該顧到；不但食品等應該注意，於裝飾及潔淨也很重要。現在別的不說，先舉出這最重要的清潔一事來大略一講。許多塵土是活的，裏面雜有許外微生物的胚種；但非常之小，人目看不見。有幾種微生物是無害的，但病菌也有，一經乘機侵入身體內，人就發生疾病，所以揩拭器具，不但爲雅觀，一方面又爲衛生。

爲了衛生，必須將微生物除去，所以揩拭器物及地板的第一要點，是要不令塵土飛揚到空中。因此必須用溼布揩抹，不宜用帶或撣帚拂拭了。

但傳染病的微生物，不僅從塵土中來的，許多別的蟲類也能夠傳染。又有許多蟲類，於人類有別的害處，而這宗蟲類也都是因不潔而來的。現在我們先舉出這些有害的蟲類，然後再說清潔的方法。



蒼蠅在玻璃片上爬過之後用顯微鏡照看見有微生物發育起來的形狀

這類害蟲中最常見的，有蝨，蚤，臭蟲，蟑螂，蚊，蒼蠅等。蝨，蚤，臭蟲的繁生，全因房屋不潔所致；螞蟻，蟑螂則屋內或屋外也能生殖；蚊，蠅戶外也能蕃生，四週的園庭間都能生出來的。其中只有蚊是飛來吮人的血，螞蟻及蟑螂蒼蠅等則因有食屑可喫而誘來的，所以只要清潔，就都可以設法驅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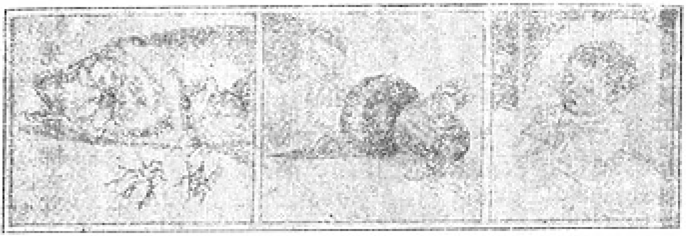
另外還有許多蟲類，如白蟻，蠹魚，及多種蛀蟲，蕃能損害物件，蜈蚣的鉗，蝎子尾後的鈎，則有劇烈的毒汁，人被咬時很疼痛的。

但各種蟲類中，蒼蠅傳播疾病的力量最強；他好生卵在穢汙的地方，各種腐爛的東

西上，動物的排洩物上都能生育。他又有翼，能各處飛行，常止息在汙穢的地方，如果室內有食品不遮，他就聞氣味而來，同時將汙物及病菌都遺在食料上。一年內，人死於蒼蠅的傳染疾病的，實在很多。防禦的方法，須使他沒有地方去生卵，汙物盡遮蓋，低溼的汙濁地方，須舖以沙或灰，每星期用乾石灰撒在上面，蒼蠅就不來了。

一方面，最好窗戶上都蒙紗，不但可以避蠅，可又以避蚊子，再有潛入房中來的，可以用打蠅網拍殺他。各種食物都應遮蔽，小孩的食品上更須當心；并且他的臥牀也須用帳蒙住，不可聽蒼蠅爬行。

蒼蠅之外，最爲害的又有蚊子。蚊子不特吮人的血，兼能傳遞熱病。但防禦他的方法，並不十分容易。他生卵常在水中；地面上不可使有水停滯，陰溝必須流通，如有積水之處，可以洒以石油。庭園中長的草茅必須割去，因爲茂密的葉樹叢中，是蚊子極喜歡聚藏的地方。



蒼蠅在腐敗的魚身上停過之後又來到小孩的乳瓶上小孩現在拿來吃乳了

室內蚊子，只消焚燒橘皮之類可以逐出，強烈的芳香，如樟腦，薄荷類的氣味，他也怕的。除蟲菊做的蚊煙香，他雖然一嗅着就醉倒，但香氣散後，仍能蘇醒過來。西洋常用大而堅固的樹葉，或什麼薄板上塗以挪子油撲蚊，蚊能夠黏在上面。有時人如睡在沒有帳子的地方，不堪蚊蟲咬時，只得用石油塗在露出的皮膚上，他就不近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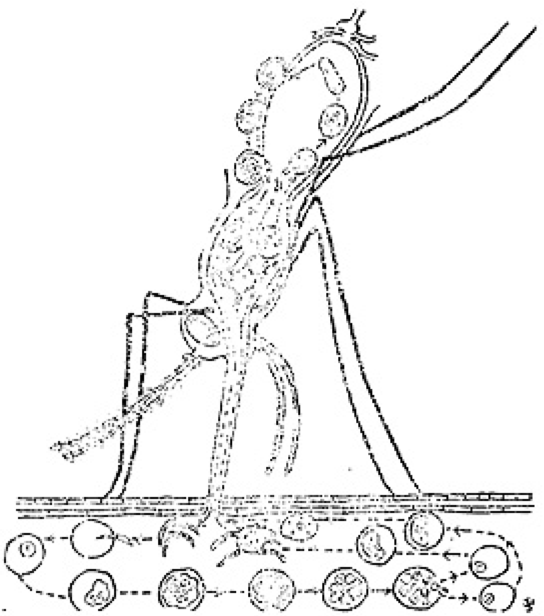
蝨有的生在身上，有的生在頭上，但清潔可以免除這類蟲類的。生在髮上的蝨子，用石油及醋可以撲滅。蚤則更細小而難以捕捉，他常生在鼠，貓，狗等身上，又由他們傳播到各處去，要除淨他很不容易，除却衣服勤換勤洗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在他所生的地板上等處，則可以用石油揩拭。被咬的地方，必發腫發癢，可用稀薄的亞莫尼亞液，或用鹽加水擦在腫處，很有效。

此外蠊子，蜈蚣等蟲類，比較別的蟲類少些。驅除的方法，也比較的困難些。此外蠹魚，蟑螂等雖不咬人，而損壞衣物書籍很利害，比別的蟲類更可厭，平常多放樟腦之類，可以驅除。相傳有一種藥蟑螂的方法，說非常有效，很可以一試的。方法是粉一杯，硼砂一

基羅格蘭姆八分之一，糖一茶匙，加水拌和均勻，做成小餅，乾燥後再搗碎，撒在蟑螂常常行走的地方。

但要使房屋清潔，方法很多，並不十分容易，譬如我們洒掃地下，便有種種方法。無論地下是板的或者是石，要清潔必須用水洗濯，比僅僅乾掃好得多。但塵土先須掃去，次後最好用肥皂的熱水，醮布或拖色從離門最遠的地方拭起，隨後再用布醮熱水揩一次，最後用乾燥的布拭乾。但如果地板是髹過或上過蠟的，不能用水拭，如有水落在地上，便着痕迹，所以只能用帚或用布乾揩。掃的時候，所有物事須先蓋好，掃帚也必須十分與地接近，可免塵土揚起。掃得的塵土，可以放在火中燒燬。

許多器物是有顏色的漆的，那麼便不能用鹹或鹹性重的肥皂；洗的時候，只能用硼砂水或硼砂粉。如果器物十分不潔，可用亞莫尼亞水和在硼砂粉中，使粉成厚的糊狀，隨又預備水兩桶，一桶是溫的，一桶熱水。先將浮塵拂去，其次將和亞莫尼亞的硼酸粉傾倒在一方粗絨布上，擦了之後，卽用熱水冲洗，後再用溫水輕輕洗濯，又用乾淨的布片將洗濯處拭乾。這樣洗法，漆面自然光潔了。



蚊子的嘴釘在人的皮膚內吮血的時候將瘧蟲的胚種吐在血內了

如果有油的器物，必須用熱水洗滌，肥皂不必多用，但洗後須用絨布猛力的擦，到器物發熱為止，自然能發光亮。要使堅木做的器物光潔雅觀，也只有用這法子。以漆類假作堅木做的木器，最好用硼砂肥皂水洗，卽用布摩擦到極乾，次後用絨布溼火油用力的揩。但火油不宜太多，如太多，則使木上的顏色溶解，反減少美觀了。

堅木製的器物，可用松節油醮在絨布上揩擦，隨後再用煎過的亞麻子油輕輕擦過。如有汙斑，可以用極細的沙和油，用皮革按

而擦之，恐有疤痕，則別用乾淨皮革摩擦令光。堅木製的器具，兩三年間必須用硼砂肥皂水細細洗一次。拭乾之後，上油少許，用光滑的皮革摩擦，直到木面發熱灼手爲止。

洗滌柳木編物，只須用熱硼砂肥皂水，用毛刷洗刷，速令乾燥。如有漆髹過的，那麼最好用布一方，包裹白堊粉及堅木的細鋸屑摩刷，如布片汙了，將內容物傾在潔淨的布上，包了再擦，擦後用軟毛的刷子刷淨末屑。更汙的地方，則可用薄布包硅藻土，如姆指的指頭般大，略浸以熟亞麻子油，用力摩擦便好。

各種椅子之屬，如蒙有墊褥的，四週露出的木邊上，可用布醮肥皂水揩擦，速速令乾，再用絨布，濡火油數滴，用力摩擦，凡栗樹櫚樹等堅木製的器具用這方法洗刷很適宜。紅木紫檀等製成的器具，則不必用肥皂水，只須先用溼布擦，遂後用清潔的絨布摩擦就好。沙發等蒙有織物的部分，先用刷子用力刷了，隨後用清潔的布，浸在熱水中後，絞得極乾，很快的向織物上面揩拭，再用潔淨的絨布，略溼酒精揩拭，因酒精能溶解塵垢，所以容易將塵垢刷去。但一見絨布上沾汙，即應放在溫水內洗淨，否則被酒精溶解的塵垢很容易染在織物的綫縷上的。

各種鍍金的架子之類，要使潔淨，須用細淨的白粉和酒精，調成糊狀，塗在器具上面，（塗的面積不要太大）未乾燥時即行刷去。如汙得利害，則先用肥皂水洗刷，抹乾後，隨後即塗以白粉等，乾燥後，用硬毛刷刷去白粉，然後用軟皮摩擦令光。

多種器物，裝有銅質的東西，像箱上的拉手之類。如上面是塗漆的，則只須用普通的方法可以使他清潔，即用柔片溼微溫肥皂水拭之。如銅上並不裹漆者，則有各種方法。最好的法子，先用熱的肥皂水洗過，須用鹽及醋醮在絨布上細擦，隨後再用乾的白粉和軟布拭光。但必須注意，不可使鹽醋觸着木頭，免受損壞。或者有時因便宜上，用硅藻土的細粉和甘油成爲糊狀摩擦，隨後再用硅藻土燥粉摩擦令光。

家庭染術之心得

羆士

染術爲經濟術之一，近年以來，風行日廣，蓋其利甚溥，宜乎備受治家者所歡迎也。夫顏色萎穢之衣裳，及汚垢滿積之布帛，所當

屏棄而不復穿用者，一經複染，色澤一新，又可再用，其省財如此，誠哉其爲良法也。

染料之學，本甚複雜。彼創製染料者，須熟諳各種布帛原料之性質，配製各色染料之技術，及使原料與染料發生吸引力之方法，然後可。然彼爲其難，而我爲其易；蓋彼已製成可染各種布帛之染料，以授吾人，且配合適宜，收效甚佳，施行便利，乃專備爲家庭之用者，而價值亦不甚昂貴也。

染術之至要用具，即爲染鍋，此鍋必須廓大，不使染汁濺出，庶免污及染者之衣服也。

舉凡棉，麻，羊毛，或絲織之布帛，皆可入染，即鵝絨染後，其質亦毫無損壞。惟初習染術者，爲穩重行事計，自宜先擇樸素價賤之物入染，以爲試驗。實則即以呢絨入染，其成績亦應無不滿意者；蓋近日市售之染料，泰半可染各類布帛者矣。

染料或散作粉狀，或聚而成餅；其最足染布帛若干，必書明包裹之上，普通約爲一磅。故染術之第一級手續，即爲稱得欲染衣物之重量，而購取足量之染料。幸勿購少量染料，祇足供一磅布帛之用者，以之染三磅之物，而責其顏色不符也。

待染之物，當先以肥皂和水，洗之令潔，衣服上之污點，如能滌除，亦宜去之。雖染料間有標明含有肥皂，所有入染之物，不須先事洗滌者，然凡以清潔衣物入染，較易得良美效果；而污垢滿積者，尤必須洗滌，乃可投入染鍋。蓋含肥皂之染料，其肥皂質祇爲染料之補助品，用以佐染料之色澤，固附於布帛之經綜者耳。

凡待染之衣物，其縫合之處，均宜先行拆開，蓋衣縫以及掩蔽之處，染汁常不能透入。

染汁製法，手續甚簡：先將染料之粉或餅，溶化之於少量水中，然後濾清：渠去不化之雜質，乃再加水，以能蓋過鍋內所染之衣物爲度。家庭所用之染料，每須用鹽以助其力；加鹽之法，可依該染料『用法說明書』而行。

凡置衣物入染鍋時，染汁之溫度宜低，庶染料之質，與布帛之質，緩緩粘合，則鮮有深淺不勻，斑紋交錯之弊。既而乃漸增薪加熱，以至沸騰，烹衣物之鍋中，約半小時。

攪拌爲染術中第一要術。當衣物入染之時，宜攪拌不絕：時而提起之，時而翻動之，時而按之使沒入染汁中。若置之而不翻動，則衣物各部，互相摺疊黏合，空氣困處其間，成泡，致全衣不能一致與染汁接觸，遂生條痕。是以宜用良木特製長圓之棒二根，專爲攪拌之用。

染工既竣之後，其衣物宜用涼水漂清多次，至涼水漂後，不復着色，乃止。此時衣物不用絞緊，但懸於晾竿候乾，惟毋使其各部份有接觸之處也。有等製造染料家，主張先晾乾而後漂清者；就經驗所及而言，則凡染羊

毛織品，宜採用此法。蓋先懸之溫處候乾，始入涼水漂之，則縮短較少，惟待至略有餘濕之時，即宜取下壓之。

染術最要之目的，爲恰能染成所欲得之色，此事染者經驗既富，成績便佳，然常識亦堪爲吾人之助。彼製造家所標示染料之色，實指用白色布帛入染之結果，常人所染者，多爲着色衣物，染料之色，因而大受原色所影響，故其染成之色，難知美惡，是以染者每躊躇不決也。然亦有補救之法在焉，先將衣物和中性肥皂溶液，納甑中蒸之，其故有之色，即漸褪去。此法謂之漸除故色。雖衣上故色，未必完全褪去，然就吾輩非專於染業者言之，則此法可謂最平穩無害者矣。

關於染術之顏色，有數定理，染者不可不知之者：凡深色不能染成淺色，此例最明。若以甲色而染乙色，其色之深度相等者，普通皆可成功，但如衣有污點，則恐不能掩蔽，故染爲較深之色，則更宜也。黑色善能掩蓋別色，而青色，藍色，則更易掩蔽，若以紅色棕色之布，染爲黑色，則染後恆微帶紅色棕色之色彩。凡一色之布，染爲別種顏色，則呈第三種色澤，苟染之得宜，每獲美麗可愛之色焉。但初學者，凡染布帛，均宜先用一小幅試染，以察其染就之色，是否滿意，乃可將全幅入染也。迨夫染物既多，經驗既富，識力亦充足，則自能率意而行，或以乙色而染甲色布帛，以得悅目之丙色，或且混合數色之染料以染之，左宜右有，其樂無極者矣。

凡有數種衣物，欲染之同爲一色，則當同時齊染之。

烘染爲簡易之染術；即祇將布帛點入染汁而着色，並不投入鍋內蒸之也。凡欲着色於貴重細軟織品，如各種薄紗，及上等純毛織品，不欲入鍋蒸沸者，均宜採用此法。各種染料製成之溶液，均可爲烘染之需；而市間亦有特製之品，專備此用；其間亦有含肥皂之質者，然如上所云，所烘染之布帛，仍以清潔無垢者爲上。烘染之染料，有屬深色者，可爲掩蔽污點之用，但正式入染，其成績恆較烘染爲滿意也。烘染所得之顏色，其深淺恆因染汁之濃淡，浸入之久暫而定。其新着之色，亦每受舊色之影響，一如正式入染焉。烘染之色，殊不牢固，因布帛浸染料中，不過數分鐘，而溫度亦低，此等狀況，不利於顏色與布質化學上之反應也。故烘染之品，洗不數次，便覺褪色；祇斯時再行烘染，亦復不難。

近日國中婦女，頗尚以絨繩編織各種禦寒衣物。惟每因購得絨繩過多，織後，時有零餘繩球，而不足更織他物者，故祇能留爲製帽縫等用，殊覺可惜。今但擇其粗細略相等者，靡論其顏色之不一，用鐵鍼連續織之爲肩巾等物；然後購黑色染料染之，遂如用黑色絨繩新織者矣，此亦經濟術之一端也。



戀愛與姦淫的討論

錫琛先生：

讀先生覆平陵先生信中，有分別戀愛與姦淫一段文字，讀之再三，深惑不解，祇得通信來求先生指正，先生當亦弗怪。

信中『……就是男子把女子祇當一種洩慾的器具或生殖的器具的，便是姦淫；所以宿娼納妾，以及在家族制度下面專爲繼承宗嗣的結婚，都可說是姦淫。……』先生這一段文字，（最重者在以及在家族制度下面專爲繼承宗嗣的結婚都可說是姦淫，）未必不惹起多數讀者之注意。夫兩性之結合，必先有神聖之戀愛成立，戀愛既然成立，結合自然無礙。然既由神聖不可侵犯之戀愛而成立，兩性而後結合，既結合之後，男女性慾，在所不免。（魏斯脫馬克在他的人類婚姻史上說，野生動物的見苦於性慾與飢渴無異，（人類何獨不然。））既不能免其飢渴，又不能使其禁慾，又未抱獨身主義，或者一妻二錯，恐不能阻其產兒育女了。既產兒育女，先生又謂之爲繼承宗嗣而結婚的，都可說是姦淫，此則我們所不解也。先生的意思，豈以結婚而不產育，爲眞正之戀愛乎？一經產育，爲污蔑戀愛之神聖乎？

還有一層：（但人是兩性動物，因兩性結合，而組織家庭，締造社會，蕃衍子孫，）倘以蕃衍子孫，謂爲姦淫，必致人人避姦淫之名，而不願有子女，一家如是，一邑如是，甚至通國如是，全球如是，勢必致社會有破裂之患，人種有絕滅之憂，先生的意思，以爲然乎？吾知先生必有特別精密圓滿之見解，以釋我之疑惑，先生當亦不吝教也。

我還有幾句話，我要申明：我此質問，出自良心，有非故意問難者可比，是與不是，靜候批答！

吳鴻飛。　九月十號。

鴻飛先生：

承先生提出質問，非常心感。

先生所以有此疑惑，大概沒有注意到我所用把女子『祇』當做一種洩慾的器具或生殖的器具，及『專』爲繼承宗嗣的結婚的『祇』字『專』字的緣故。所謂『祇』和『專，』就是說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意義，就是沒有戀愛，不承認女子的人格，這便所謂『姦淫』了。

至於戀愛的結婚，不但當然不能除外性慾，當然不能不生育兒

女，而且我們所以主張戀愛的緣故，正爲了次代人類——正爲了兒女——的進化優良起見。我屢次引用愛倫凱『生殖之神聖』的話，先生當能明白的。

章錫琛。

對於崇拜女同學的反響

錫琛先生：

上號婦誌上面，載有尹再伊君的一篇——對於我們的女同學隨便談談——大作，我讀了以後，覺着他說得言過其實了。我是同儕學生一份子，而且是二十八人中的一份子，似乎有更正的必要，所以現在用個人名義，做這篇通信。

尹君做這篇文字的主張：一方面極力崇拜女性，一方面極力輕視男性，男性那樣墮落，女性這樣覺悟，要是按照這種進度進行，將來男子非淘汰不可。所以我要說尹君是極力描寫男子不如女子，而描寫失敗者。我對於他的主張的觀察，大概如此。下面再把他說得十分失實的地方，指示出來。

我校成立不過四年，第一次招收女生，在民國九年的秋季，這次招考規則，有『凡有中學畢業文憑，可得免試』一條。尹君說『辦事人恐她們的程度不及格，所以只要中學畢業文憑的就可免試。』其實男生亦受同樣待遇，不是只限於她們。以後學校一天比一天進步，當然要修改章程，招收完全受過中學教育的學生，這是學校進步的程序。

再說考試問題，實在可以不必加以更正，但尹君還認考試是一會正經事兒，我不得不多說幾句。就我校實際說，功課最好的學生，的確不是考試最前的學生。醫學本是極複雜的科學，要說專門醫學，未免太謬些，所以研究醫學，先分出種種——眼科，外科，內科，花柳，耳科，兒科，……——門類，但是無論那門都知道一點的學生，決沒有一門的專長，也可說對於醫界毫無一點供獻。今日中國的醫學，還沒有發達，研究醫學的人，抱的任負很覺重大，決不可在考試中求學問。總而言之，有覺悟的青年，決不願做考試制度的奴隸。本級今年暑考並未揭曉，尹君卻說前十名，又被她們佔去了幾名，我不知他從何處調查得來。我們請求學校方面不再出榜，在暑考將了結的時候。請求的發動，是根本思想的覺悟上。尹君說：『……雖不是爲這事，仔細推求卻也有幾分含着羞慚的意思。』他實在說得我們男生太墮落了。

女子和男子應受同等教育，尹君卻要做不成問題的問題，什麼說她們抱着正大的宗旨，常在言行中間流露出來，如謀經濟獨立，

改造女子事業，……我不知道尹君從何處打聽得來。我們的女同學的言行，實在毫無流露她們的宗旨的表示，難道處處表示出來，像招牌一樣掛出來，算得她們勤學嗎？尹君既想描寫女子有覺悟，却這樣胡亂說她們的宗旨。女子求學眞大光明的宗旨，被尹君說得沒有價值了。尹君說她們往往一堂內，男生只有一二個，女生却全到；我從他這句話，向後思索，得到男生的學問還不如女生的結果，那末，男子到社會上服務，非掛女士招牌，就要沒人來請教，這是一句笑話。我們的教員，德奧俄國人，共有八九位，教育制度，比美國式的教育，當然不同，誰也知道德人的教育，帶些專制色彩，平時注重口試，所以絕少無缺課者。

尹君又說：『就科學方面來說，她們有專長，有靠長，很有程序，不似男生中多半糊塗。』這簡直是瞎說，我們男生糊塗嗎？男生不是統統受過中學教育，爲什麼不能如女子一樣明白呢？老實說，中國現在的女子中學，比較男子中學的程度，還差得多，進到專門或大學，女生多半趕不上男生。這種問題，在他們討論中學男女同校的文字裏，時常看得見。我校教授上，雖不感受女子趕不上男子的困難，但男子不如女子這句話，很難使人相信的。

尹君還有一句沒有常識的話，就是男子解剖頭部，必一刀分做兩半的寫法，我在此證明尹君不是我校的學生，因爲學醫的人，決不這樣隨便談談。

一篇崇拜女性的文字，末後加給她們一個騎字的頭銜，這是矛盾的地方吧。

尹君的大作裏面，還有許多要更正的地方，但是我也不必一一指示，佔婦誌的篇幅。

我很願意把我校兩性同校的實際生活寫起來，登在婦誌上，可惜現在功課太忙，只可以將來再說了。廢話不多說了，就祝你康健！

K. C.　一九二二，十一，十九。

關於女子命名的主張

編輯先生：

我不知道我有權提議於你與否，但我很願我可以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讓大家討論下。這就是婦女底名底問題。我很希望男子底名不混亂於婦女底。這完全不是想於男子和婦女當中，硬要分出個界別來；這不過是因男女交接的機會多，婦女底活動增，婦女底名應用大，故不可不略有些分別。婦女和男子底名互相誤用，誰也不願意。就是在各樣的登記當中，婦女底名底下硬添上女士兩

字也不便。所以我認爲婦女底名應和男子底有分別。而婦女底名，就現在的習慣而論，至好就是改爲花名，鳥名，好的道德名，有美性的名等。不知婦女們和編輯部諸先生們以爲怎樣？

朱福照上。

命名似乎應任各人自由，不必當作一個問題討論的。記者。

對於戀愛名詞的提議

錫琛先生：

我今兒和你討論這點小事，本不成個問題；但是在實際上攷察起來，這件事很足以阻礙『戀愛學說』的進行；所以我早就要和先生討論一番，無奈沒有空兒，以致延遲到如今方才提出來，向先生和閱者諸君請教請教。

我所要提出的是什麼呢？就是『戀愛』譯義文字上的更改。現在一般的人，也不問『戀愛』眞義是什麼，一聞『戀愛』二字，就極力的排斥。有的說『戀愛』是兒女的私情，有的說『戀愛』是姦淫的變態，種種謬解，實叫我難以冒瀆清聽啦。這般的誤解，實在有害眞義，而聽者就以爲『戀愛』有傷道德，立刻拚棄，也不再深索啦。如此看起來，這不是『以訛傳訛』，很足以阻礙『戀愛學說』的進行嗎？攷查他的原因，不過是因爲學解的謬誤，以致有害眞義。我國從來多把『戀愛』二字用在兒女情腸上，表示依戀私愛之意；這個譯解的印像，已經深深的了。現在譯者先生，覺把光明正大極道德極文明的一種新學說標名爲『戀愛』二字，又何怪那一般守舊的人張口就排斥呢？豈不是自己給他們方便的口實嗎？

我以爲不若把『戀愛』改作『摯愛』，把『靈肉一致』改作『神形一致』，似乎較雅一些。但是我也曾想，『戀愛』乃靈肉一致的異性愛，改作『摯愛』，未免偏於精神方面。又一想，這也無妨，摯是眞摯的意思，固然是偏於精神方面；而愛實係於情，在物質方面，也不覺十分的偏枯。再者說，名詞雖然換了，定義仍然存在，不過是換一個較雅的名標，叫那一般守舊的人，無從排斥，還可叫會社上的人們，向前探究，自然可以得着眞義啦。總而言之，這個名詞眞正的定義，乃是『神形一致的異性愛』。標爲『戀愛』，偏於形，標爲『摯愛』，偏於神。我以爲與其標爲『戀愛』，叫人一見一聞，就加非議；不若改作『摯愛』，叫人肯去深索眞味，庶幾可以廣傳，庶幾可以實現。不知先生以爲如何，敢望明析指示，不要吝你的金玉！不要笑我的芻蕘！

一九二三，一，五。金素存。

素存先生：

我以爲『摯愛』終不若『戀愛』二字的明白，因爲這確是指男女間的愛，不像『摯愛』的可以移用到別處。至於爲避守舊派的攻擊而更改名詞，似可不必的。『神形一致』也不若『靈肉一致』的明白，而且似乎也沒有雅俗之別存於其間。

——章錫琛。

一個戀愛問題

錫琛先生：

貴誌對於『結婚問題，』高主『戀愛，』欽甚欽甚！

我是最愛讀貴誌的少年，茲對於一個『戀愛結婚，』難以應付；故特來函向我平日最敬愛的錫琛先生前，懇祈賜教：

他和她均是中產階級孀婦的子女，他們且有點親戚的關係，彼此往來，不覺生了『戀愛』；但是她的母親允許他們倆人的結婚，而他的母親不特不許，還要包辦他的結婚；那末，他們倆應當怎麼樣呢？他們應當取怎麼樣的方針和態度呢？又怎樣可以使他們得到美滿的結果——戀愛結婚成功呢？還有一班知道他們『戀愛』的，信口胡謅，他們很想表白心跡，應取如何的態度和方法呢？

他是深受了舊禮教毒的少年，他的意思：以爲他母孀居，他又是長子——『承上啓下，責無旁貸』的，只得聽他母包辦他的結婚；

但是他對於她，不能割斷『戀愛，』只好等到他的經濟寬裕時，籍資嗣他的大伯，組織新家庭，以完成他們『戀愛結婚。』先生以爲何如？

照上邊所說的去做，她又恐村閭和戚友亂評：說什麼『先大後小』啦，『先姦後娶』啦，——於是他想不如着他入贅，或是結婚時——以至永遠，將他們的姓重疊起來，成一個複姓，則與他家無關；或不要他們的姓，另尋一個姓，同樣與他家無關。照這樣，以爲可免村閭和戚友一切的胡評，並不發生什麼阻礙。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總而言之：先生對於他們倆『戀愛結婚』是怎麼個樣子呢？又怎麼樣能使他們得到完美的結果呢？

如上所述，深望示知（時便示知）不勝企盼，並祝福你！

高崇嗣。　十二，一，一日，西安。

崇嗣先生：

來信敬悉。你所示的戀愛問題，我以爲解決並不很難。我所要問的，就是他們兩人是否都能了解戀愛的真義；相互間是否確有真切的戀愛？

照你所說，他的兼祧兩娶的主張，不但大背戀愛的真義，並且爲現行法律所不許，如果實行，便是犯了重婚罪了。至於入贅的辦法，我更不明白。入贅以後，他是否和自己的本家脫離還是在本家再

妾一人？照前的辦法，他仍然負了不孝的罪名，不能盡繼承宗嗣的責任；照後的辦法，他仍是免不了重婚罪，都是不行的。

我以爲他們如果確有眞切的戀愛，能了解戀愛的眞義，最好由他向他母親懇切的說明理由；他母親祇有他這獨子，決不會不允許的。萬一無效，他祇要堅決的表示不願與他母親代定的妻子結婚，他母親終究是拗他不過的。這樣的解決，不是比較輕易得多嗎？

章錫琛。

同姓不婚問題的提議

記者足下：

我嘗嘗讀婦女雜誌，都非常滿意，因爲貴雜誌所討論的，都是切要問題，爲我素來所欲研究的。但是前天有一個朋友向我說，他有個朋友，與一個同姓的女子，愛情甚厚。他倆很想結婚，因爲中國有同姓不結婚的舊制度，他們的父兄就阻撓他，他倆的意志不能行，於是他倆暫不嫁娶。我聽他這些話，我始覺得婦女雜誌於同姓不婚問題，始終均未論及，不無遺憾。望即賡續研究刊出，以慰閱者。

四川綦江王眞獻。

讀前號欄投稿簡章

本社爲促進讀者注意本誌文字並使編輯者了解一般讀者的意見起見，特從本年起，添設『讀前號』一欄，投稿簡章，暫行訂定如下：

(1)本欄專爲徵求一般讀者對於本誌的意見而設，凡屬本誌讀者都可投稿。

(2)此項文字務求簡明，祇須說明那幾篇最爲愜意或最不愜意的理由；每條至多以一百五十字爲限。

(3)此項投稿，須於本誌出版前一個月內寄到本社，隔號登出，逾期概不發表。（如讀一月號的文字，須一月底寄到本社，三月號上發表。）

(4)投稿人概須用後面所印『讀前號欄投稿用紙』，並塡明姓名住址，如用他種稿紙，概不發表。

(5)來稿一經登載，每條酬送商務印書館實價書券二角至五角。

(6)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概不寄還。

編輯餘錄

▲前號因爲頁數過多，以致出版延期，很覺抱歉。我們原想在本號竭力趕起，特地把原稿提早付排。不料印刷所因爲別種印件太忙，將本誌的排字人調去數人，叫排他書；又爲了陰曆年終的緣故，排印工人都要休假，致本號仍不能如期出版。屢次失信，我們自己也覺得很過意不去，祇有將來努力催趕，來補贖我們的罪愆了。

▲本號所載鄭振壎君的我自己的婚姻史，我們視爲很可討論的問題，希望讀者隨意討論，（並不限於提出的四條問題。）因本號出版延遲，特將截止期再展緩半月，至三月十五日爲止。

▲本號所登長篇小說愛愁夫人，係現代文豪蘇台爾曼的著名作品。近來雜誌上所載小說，以象徵的神祕的短篇爲多，普通讀者看了，往往覺着沈悶。這篇雖係長篇小說，却能引起閱讀的興趣，使人不厭其長。這也可說是今年本誌的特點之一。

讀前號欄投稿用紙

（二月號）

投稿人

通信處

（本號投稿期展緩二十日於三月二十日截止）